

此章已ニ楚策ニ見エタレバ、其重複ヲ厭フテ、此處ニハ省キヌ、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之。悟ハ、悟ト通ズ
張儀陳軫ヲ困メサセ度思ヒ、魏王ニ之ヲ召テ相トセシメ、來ラバ之ニ逆フテ、相トサ

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

陳軫出立セントス、其子陳應、其父ノ出立ヲ止テイフ、物事ノ深キ者ハ察セズバナナル

マヅ、

鄭彊出秦曰。應爲智。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

鄭彊秦ヨリ出テ、イフ、陳應ハ智者ナリ、一体魏楚齊ヲ不和ニナシ度ハ、重ク君ヲ迎ルハ必定ナリ、楚中ノ君ト不和ノ者、君ノ去ルヲ望居レバ、楚王ニ勸テ君ノ車ヲ多ク

シテ之ヲ送ルハ必定ナリ、

公至宋道。稱疾而母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

君宋ノ道ヘ至バ、病氣ヲ言立テ行玉フナ、人ヲ以テ齊王ニイハシメ玉ヘ、魏ガ軫ヲ迎ルハ、齊楚ヲ不和ニナシ度故ナリト、

齊王曰。子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齊王ハ卿東ヘ行バ、魏ヘ往カズシテ、寡人ニ而會セヨ、卿ニ封土ヲ與ヘ、前ニ魯侯ヲ迎タル車ヲ以テ、出迎ヘントイフニ相違ナシ、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

張儀ハ魏ヲ抱ヘ、秦韓ト聯合シテ、齊楚ヲ攻度思ヒ、惠施ハ魏ヲ抱ヘ、齊楚ト聯合シテ、兵ヲ止メ度思ヘリ、人多ク魏王ノ所ヘ往テ、張儀ニ賛成セリ、

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

惠施、王ニイフ、小事ニテモ不可トイフ者ト半分ツ、アルナリ、況ンヤ

大事ハ猶更ナリ、魏ヲ抱ヘ秦韓ニ聯合シテ、齊楚ヲ攻ルハ大事ナルニ、大王ノ群臣皆可ト思ヘリ、此事ノ可ナル事ハ、斯様ニ分明ナリヤ、群臣ノ智術、斯様ニ同ジキヤ、

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

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此事ノ可ナル事、斯様ニ分明ナルマジ、群臣ノ智術、斯様ニ同カルマジ、左レバ半分ノ不可ヲモ蔽ヒ隠セルナリ、所謂君ヲ劫ス者ハ、其半分ノ不可ヲモ失フ者ナリト、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

張儀秦ヲ抱ヘテ魏ノ相トナリタレバ、齊楚怒テ魏ヲ攻度思ヘリ、

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

雍沮張儀ニイフ、魏ガ君ヲ相トセル譯ハ、君ガ相トナリタラバ、國家安泰ニシテ、百姓心配ナカラント思ヘル故ナリ、今君相トナリテ、魏伐タルヤウデハ、魏ノ考違ナリ、齊楚魏ヲ攻バ君危クナルハ必定ナリ、儀イフ、左レバ如何スベキヤ、雍沮イフ、僕齊楚ニ兵ヲ解カシメン、

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

其敝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

雍沮齊楚ノ君ニイフ、大王モ張儀ガ秦王ニ約束セル事ヲ聞玉ヘルカ、儀ノ辭ハ大王若シ儀ヲ魏ニ相トナシ玉ハ、齊楚儀ヲ惡ミ居レバ、魏ヲ攻ムルハ必定ナリ、魏戰テ勝バ、齊楚ノ兵挫テ、儀ハ魏ノ心ヲ得ルナリ、若シ勝ズハ魏ハ秦ニ事ヘテ、其國ヲ維持スル故、地ヲ割テ大王ニ賂フハ必定ナリ、若シ齊楚ガ魏ノ疲弊ヲ攻度モ、秦ニ敵セマシト、斯様ニ儀ガ秦王ト竊ニ約束セルナリ、今儀魏ニ相トナリタルニ、大王攻玉フハ、是儀ノ計ガ秦ニ的中セル者ナレバ、儀ヲ窮迫セシムル譯ニハ參ルマジ、

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齊楚ノ王イフ、善シト、早速魏ヲ攻ルコトヲ止メタリトナリ、

哀王

○謂張儀。臣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

或人張儀ニイフ、僕齊王ニ大王韓朋ヲ助テ、共々張儀ヲ魏ヨリ放逐シ玉フニ若カジ、魏因テ公孫衍ヲ相トシ、因テ齊魏ニテ韓朋ヲ廢シ、公叔ヲ相トシテ、秦ヲ伐チ玉ヘト

申サン、

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公仲ハ、韓

韓明此事ヲ聞バ、齊ヘ聯合セヌハ必定ナリ、君ヲ魏ニ托セシメバ、君患ナカラン、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

陳軫秦ノ爲ニ齊ヘ使ニ往ク時、魏ヘ立寄テ、公孫衍ニ面會シ度求タレド、陳軫ニ謝絶セリ、

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

陳軫イフ、僕ガ來リタル譯ハ、君ニ國事ヲ多クサセン爲メナリ、君面會セズハ、僕立去ラン、他日ヲ待居レズト、公孫衍早速面會セリ、

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

陳軫イフ、君國事ヲ嫌玉フカ、何故飲食ノミシテ暇ナルヤ、衍イフ、僕愚ニシテ國事ヲ目付ル事出來ヌ也、何モ國事ヲ嫌フ譯デハナシ、軫イフ、僕天下ノ國事ヲ君ニ移シ

テ忙シクサセン、衍イフ、其ハ如何、軫イフ、魏王李從ニ車百乘ヲ以テ楚ヘ使ニ遣タレ

ハ、君其國ニ居テ、諸侯ニ之ヲ疑ハサセ玉ヘ、

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

君魏王ニイヒ玉ヘ、臣ハ燕趙トハ舊交アル故、度々人ヲ以テ臣ヲ召ビニ來テイフ、間暇ナレバ、來訪セヨト、今臣間暇ナレバ、願ハ休暇ヲ戴テ參タシ、其モ久シキ間デハナク、十五日ヲ期シ度ト、魏王君ヲ止ムル辭ナキ故、君行ク事出來ン、因テ自身朝廷ニ言觸シテイヒ玉ヘ、臣早速燕趙ヘ使ニ行ク故、至急事ヲ用意シテ仕度サセヨト、衍イフ、

承諾セリ、

謁魏王。王許之。卽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事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

魏王ニ告タレバ、王之ヲ許セリ、因テ燕趙ヘ使ニ往クト言觸シタレバ、諸侯ノ客之ヲ聞テ、皆人ヲシテ其王ニ告ゲシメテイフ、李從ハ車百乘ヲ以テ、楚ヘ使者ニ往キ、公孫

衍又車三十乘ヲ以テ、燕趙ヘ使ニ往ク、齊王聞テ天下ガ魏ニ取入ニ後ル、事ヲ恐レ國事ヲ衍ニ托シタリ、衍齊ノ國事ヲ受タレバ、魏王モ衍ノ出立ヲ止メタリ、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

燕趙モ之ヲ聞テ、國事ヲ衍ニ托セリ、楚王之ヲ聞テイフ、李從寡人ニ約束セルニ、今燕齊趙皆國事ヲ衍ニ托セリ、衍モ寡人ニ望マン、寡人モ之ヲ望ムト、雖テ李從ニ背テ國事ヲ衍ニ托セリ、

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魏王イフ、予ガ衍ヲ用キヌ譯ハ、不可ト思タル故ナリ、今四國ガ國事ヲ托シタレバ、寡人モ國事ヲ托セント、衍終ニ天下ノ國事ヲ主リ、兼テ魏ノ相トナレリ、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以百

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

行人ハ、官名、

齊王衛ニ於テ、燕趙楚ノ相ニ面會シ、約束シテ魏ト親ムマジトナシタレバ、魏王諸侯ガ魏ヲ伐ツヲ謀ルナラント恐テ、公孫衍ニ話シタレバ、衍イフ、大王臣ニ百金ヲ與ヘ玉ハ、臣其會合ヲ散セシメン、魏王其ガ爲ニ車ヲ仕度サセ、百金ヲ車ニ載セ遣タリ、衍齊王衛ヘ來ル日限ヲ料テ、先ヘ五十乘ヲ以テ衛ヘ往キ、竊ニ齊ノ行人ニ百金ヲ贈テ、先ヘ齊王ニ面謁シタシト願タレバ、面會スル事出來タリ、因テ久シク坐リ、安問トシテ寛々談話セリ、

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三國ノ相怨テ、齊王ニイフ、大王三國ト魏ヲ度外ニスル事ヲ約束シテ置ナガラ、魏、衍ヲシテ來ラシメタラバ、久シク共々談話シ玉ヘリ、左レバ大王三國ヲ謀リ、玉フナリ、齊王イフ、魏王寡人ガ來ルヲ承リ、衍ヲシテ寡人ヲ慰メシメタレド、寡人此ト談話セズト、三國ノ相、齊王ガ衛ニ於テノ會合ヲ信用セズ、會合ノ事終ニ毀ハレタリ、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魏公孫衍ヲ以テ、和親ヲ秦ニ請ハシメタリ、綦母恢之ニ教テ告テイフ、多分ニ地ヲ割キ玉フナ、

曰：和成以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別君長曰、更言曰者、別恢說其由也。

和親成バ、秦和親ヲ重シテ、魏王ト會合セン、和親成ズハ、後日諸侯ノ中、魏ニ地ヲ割テ、秦ニ聯合セシメヌヤウスル者アルハ必定ナリ、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車衡中ノ兩馬ヲ服トイヒ、其外ノ兩馬ヲ驂トイフ、

公孫衍魏ノ大將トナリテ、宰相ノ田需ト不和故、季子衍ノ爲ニ魏王ニイフ、大王ハ牛ヲ服シ驂馬ヲ驂ニセシヲ見玉ハヌカ、牛馬ノ遲速甚キ故、並テ百步モ行カレマシ、

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今大王衍ヲ大將ニサレルト思召シタル故、用牛玉ヘルナラン、然ルニ田需ノ計ヲ用キ玉フハ、恰度牛ト驂馬トナ一ツ車ヘ付ルト同ジ事ナレバ、牛馬トモ斃テ、其功ヲ成

就スル事出來ズシテ、大王ノ國害アルハ必定ナリ、願ハ大王察シ玉ハ、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

犀首田盼、齊魏ノ兵ヲ得テ、趙ヲ伐度思ヘドモ、魏王齊王共欲セズ、犀首イフ、五万人ヲ練出セバ、五ヶ月以内ニ趙破レント、田盼イフ、輕卒ニ兵ヲ用レバ、其國兎角危クナリ、容易ニ計ヲ用レバ、其身兎角困ムナリ、君今趙ヲ破ル事ハ、至極容易ナルヤウイハレタリ、恐ハ後日ノ報ヒアラン、衍イフ、君ノ愚サヨ、彼ノ二王ハ趙ヲ伐ツ事ヲ望マヌニ、今君趙ヲ伐ツ事ノ困難ヲ言テ怖シ付バ、趙伐タズシテ、我々ノ謀困マン、且君唯容易トイフモ、事機最早去テ再度用キテレマシ、

夫構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
抑戰爭始タル以上ハ、齊王魏王危急ノ場合ニハ、兵卒ヲ棄テ、援ハズニハ居ラレシ、

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田盼イフ善シト終ニ二王ニ勸テ衍ニ許サシメタリ。衍ト盼ト終ニ齊魏ノ兵ヲ得。未ダ國ヲ出切ヌニ二王ハ敗北ヲ恐レ盡ク兵ヲ起シテ續テ往キ大ニ趙ヲ敗レリ。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臣。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

公孫衍魏王ニ面謁シテイフ。臣力ヤ智ヲ盡シテ大王ノ爲ニ地ヲ廣メ尊キ名ヲ取度思ヘド田需ガ大王ノ側ニ居テ臣ノ事ヲ破リ大王モ其イフ事ヲ用キ玉フ故臣成功出來ヌナリ需去バ臣止ラン需止ラバ臣願ハ去ラン。

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外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
犀首曰。君長曰。母恐衍文。

王イフ需ハ寡人ガ輔翼ノ臣ナリ卿ガ不利ノ爲ニ殺シタリ遂フタリ疎ミタリセバ外ハ天下ノ内ハ群臣ガ恠マン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

亡之。胡如。犀首許諾。
外之ノ二字ハ當ニ亡今寡人卿ノ爲ニ敢テ卿ノ事ニ關係サセマシ若シ關係セバ寡人卿ノ爲メ殺ストモ

遂フトモ疏ストモ致スガ如何衍承諾セリ

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魏テ東ノ方田嬰ニ面會シテ約束シ孟嘗ヲ召テ魏ノ相トナシ己ハ韓ニ相トナレリ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

蘇代田需ノ爲ニ魏王ニ說テイフ臣願ハ問ハン文ガ魏ノ爲ニスルト齊ノ爲ニスルトハ孰レナルヤ王イフ齊ノ爲ニスルト若カシ衍ガ魏ノ爲ニスルト韓ノ爲ニスルトハ孰レナルヤ王イフ韓ノ爲ニスルト若カシ蘇代イフ衍ハ韓ヲ先ニシテ魏ヲ後ニセントシ文ハ齊ヲ先ニシテ魏ヲ後ニセントセリ此兩人ハ大王ノ國ヲ用テ世ニ事ヲ行ハントセリ半途ニシテ不可ナラバ大王ノ左右ニ人ナクハ聞キ知ル事出來マシ

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横田惟孝曰、此十一字、疑他章錯簡、滲ハ漏ナリ

大王ノ國漏器ノ如クナルモ、樂テ此兩人ニ從テ然ルベシ、

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外心ハ、猜ニ心ノゴトシ、

大王臣チ左右ニ置テ、兩人ノ所行ヲ見セシムルニ若カジ、左レバ兩人ノ者イハン、需ハ吾黨ノ者デナキ故、我々ガ事ヲ行テ魏ニ不利益ナラバ、需ガ我々ヲ魏王ニ折クハ必定ナリト、左レバ兩人ノ者、ニ心ヲ生セヌハ必定ナリ、

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而便於事。

兩人ノ所業魏ニ利アルトナキト、大王需チ左右ニ置テ、兩人ノ所業ヲ見サセ玉ヘ、臣思フニ大王ノ身利益ニシテ、事ニ便利ナラン、

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王イフ、善シト、終ニ需チ己ノ左右ニ置ケリ、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

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

史舉公孫衍ヲ魏王ニ謗タレバ、衍之ヲ苦メサセ度思テ、張儀ニイフ、王ニ國ヲ史舉ニ讓ラサセン、左レバ堯舜禪位ノ如クナラン、史舉受ケズハ、許由天子ノ位ヲ受ヌ如クナラン、衍願ハ因テ王ニ萬家ノ邑ヲ史舉ニ獻セシメン、

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錢福曰、史舉蓋張儀羽黨、故數使見衍以求萬戶之邑

張儀悦ビ、因テ史舉ヲシテ度々衍ニ面會セシメタリ、

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王最初史舉ガ衍ヲ謗リ、今度々面會スル由ヲ聞キ、疑テ登庸セヌ故、史舉無斷ニ魏ヲ去レリ、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蕎。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蕎。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蕎。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蕎乎。若戰而勝。兵罷敝。大王之攻蕎易矣。蕎ハ、魏地

楚王魏ノ南ヲ攻メ、韓因テ蕎ヲ圍メリ、成恢公孫衍ノ爲ニ韓王ニイフ、烈シク蕎ヲ攻

バ、楚ノ軍進ムハ必定ナリ、魏支ヘ切レズハ、臂ヲ交ヘテ楚ニ聽ク故、韓危ナルハ必定ナレバ、大王、韓ノ圍ヲ解キ玉ヲニ若カシ、魏韓ノ攻伐ナクハ、楚ト戰フハ必定ナリ、戰テ勝ズハ、大梁守レマシ、況シテ、韓ヲ保ツ事出來マシ、若シ戰テ勝バ、兵疲ル、故、大王其時、韓ヲ攻玉ヲ事、容易ナラン、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塞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又塞四平、諸侯四通、條達幅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張儀秦ノ爲ニ連橫シテ、魏王ニ說テイフ、魏ノ地方千里ニ至ラズ、兵卒三十萬ニ滿タズ、又地ハ四方平ニシテ、其道眞直ナリ、諸侯四方ヨリ集リ、名山大川ノ固メナク、鄭ヨリ梁迄ハ百里ニ足ラズ、陳ヨリ梁迄ハ二百餘里、人馬疲レ倦マヌ内、梁ニ至ル事出來、

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成四方守、障者參列、粟糧糶庚、不下十萬、魏之塞勢、故戰場也。國君長曰、庚疑作、庚、糶通梁南ハ楚、西ハ韓、北ハ趙、東ハ齊ト境シ、兵卒四方ヲ守リ、城壘ヲ守ル者、三重列リ、粟糧糶庚ハ、十萬ニ下ラズ、魏ノ地形ハ、誠ニ戰爭ノ場所ナリ、

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魏南楚ヘ就テ齊ヘ就カズハ、齊其東ヲ攻メ、東齊ヘ就テ趙ニ就カズハ、趙其北ヲ攻メ、韓ヘ聯合セズハ、韓其西ヲ攻メ、楚ニ親睦セズハ、楚其南方ヲ攻メ、左レバ魏ハ四ツニモ五ツニモ分裂スル仕方ナリ、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ニ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

且又諸侯ガ合縱スルハ、國家ヲ安シ君ヲ尊ビ、兵ヲ強シ名ヲ著ス爲メナリ、合縱者ハ天下ヲ合一シ、約束シテ親類トナリ、白馬ヲ殺シ洹水ノ邊ニ盟テ親密ニセリ、元來親シキ兄弟ヤ、同ジ父母デサヘ、金錢ヲ爭フ事アリ、然ルニ虛言ツキノ蘇秦ガ遺謀ヲ特ニ度思フモ、合縱ノ出來ヌハ、知切タ話ナリ、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

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

大王秦へ事へ玉ハズハ、秦兵ヲ下シテ河外ヲ攻メ、卷衍ト燕ノ酸棗ヲ援取リ、衛ヲ脅迫シ、晋陽ヲ取バ、趙南ノ道止ラン、南ノ道止バ、魏北ノ道止ラン、北ノ道止バ、合縱破

レン、合縱破バ、大王ノ國危カラヌヤウニト願テモ、安泰ニハ參ルマジ、

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

秦韓ヲ抱テ魏ヲ攻ン、韓秦ニ劫サレバ、秦ニ聽ヌ事ナシ、秦韓合シテ一ノ國トナラバ、忽チ魏滅亡セン、是臣ガ大王ノ爲ニ憂フル譯ナリ、

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

大王ノ爲ニ計ルニ、秦ニ事ルガ最上ナリ、秦ニ事ヘバ、楚韓モ攻マジ、楚韓攻ズハ、大王安心シテ臥スル事出來、魏國心配ナキハ必定ナリ、

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

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

且又秦ガ弱マシ度望ムハ、楚ガ第一ナリ、楚ヲ弱マス事出來ルハ、魏ガ第一ナリ、楚ハ富大ノ評判アレド、其實ハ貧困ナリ、兵卒多キモ輕卒ニシテ、逃亡シ易キ故、蹈止テ戰

フマシ、盡ク魏ノ兵ヲ出シ、南ニ向テ伐バ、楚ニ勝ハ必定ナリ、一体楚ヲ害シテ魏ヲ利シ、楚ヲ攻テ秦ノ氣ニ入り、禍ヲ他ヘ讓テ國ヲ安スルハ、吉祥善事ナリ、大王臣ニ聽シ

玉ハズハ、秦ノ兵出テ東ヲ伐タン、其時秦ニ事ヘ度望テモ出來マシ、

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搃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

且又合縱者ハ多ク辭ヲ奮ヘド、信用スベキ事少シ、一ノ諸侯ニ說キ付、出テハ諸侯ノ

車ニ乘リ、一國ヲ約シテ成バ、歸來テ封侯ノ地ヲ取ル、ソレ故天下ノ游說者ハ、日夜腕ヲ握リ、目ヲ怒シ、齒ヲ喰ベ、合縱ノ利ヲ言テ、人君ニ說付居レリ、人君其辭ヲ見、其說

ニ引張り込ル故、如何シテ惑ハサレズニハ居ラレヌナリ、
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臣承ルニ鳥ノ羽積バ、舟モ沈ミ、輕キ者群レバ車輛モ折レ、衆人ノ口ニテ争ハ金モ銷
ユルトカヤ、願ハ大王能ク能ク計リ玉ヘ、

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恐ナリ、

魏王イフ、寡人愚昧ニシテ、前日ノ合縱策遺損フタレバ、願ハ東ノ藩臣ト稱シ、秦帝ノ
旅館ヲ築キ、冠帶ヲ受ケ、春秋二季ニ秦ノ爲ニ祭テ、河外ヲ献上セン、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
肝夷爲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

齊魏約束シテ、楚ヲ伐テ、魏董慶ヲ齊ヘ入質ニ遣タリ、楚齊ヲ攻テ大ニ敗タルニ、魏救
ハヌ故、田嬰怒テ董慶ヲ殺サントセリ、肝夷董慶ノ爲ニ田嬰ニイフ、楚齊ヲ攻テ大ニ
之ヲ敗タルモ、押切テ深入セヌハ、魏ガ楚ノ兵ヲ齊ヘ納レ置テ其後ニ廻ハルト思ヒ
居ル故ナリ、

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今董慶ヲ殺バ、手モナク魏ガ齊ヘ附キ居ラヌ事ヲ楚ヘ知ラセル譯ナリ、魏怒テ楚ヘ

聯合セバ、齊危急ニナルハ必定故、董慶ヲ重シ、魏ト和ギテ、楚ヘ疑ハシムルニ若カシ、

○張儀走之、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內張儀。
張儀秦ヲ去テ魏ヘ往タレバ、魏之ヲ出迎ントセシニ、張丑王ヲ諫テ魏ヘ納レマシト
シタレド、王許サズ、張丑退テ又王ヲ諫テイフ、大王モ老タル妾ガ其主婦ニ事ヘル事
ヲ聞玉ヘルカ、子ガ生長シ己ガ顔色衰バ、只其家ヲ重ンスルノミナリ、今臣ガ大王ニ

事フルハ、恰度老妾ガ其主婦ニ事ルト同様ナリト、魏王因テ儀ヲ納レズ、
○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

文子田需周霄仲善キ故、公孫衍ヲ罪セントシタレバ、衍心配シテ魏王ニイフ、今憂フベキ者ハ齊ナリ、田嬰ノ辭ハ、齊王ニ用ナラレ、故、大王齊ヲ抱込度思召バ、嬰ガ子ノ

文子ヲ召シテ相ニナシ玉ヘ、嬰ハ務テ齊ヲ以テ大王ニ事ヘン、

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

王イフ善シト、因テ文子ヲ召シテ相トナシタレバ、衍、文子ヲシテ田需周霄ニ背カシメヌ、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乘數鈞。

魏王惠施ヲ楚ヘ遣リ、公孫衍ヲ齊ヘ遣リタリ、兩人ノ乘車ノ數同一ナリキ、

鈞ニ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

横田惟孝曰、此十五字、因上下文誤衍。

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ニ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施因テ人ヲ以テ先ヘ楚ニイハシメテイフ、魏王衍ヲ齊ヘ、施ヲ楚ヘ遣ルニ、兩人ノ乘車ノ數ヲ同一ニセルハ、齊楚二國ガ魏ト交情ノ厚薄ヲ量ラントノ考ナリト、楚王之ヲ聞テ、因テ自身施ヲ郊外ニ出迎タリ、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田需魏王ニ尊重セラレタレバ、惠施イフ、君、王ノ近臣ト親ミ玉ヘ、今楊柳ハ横ニ植テモ生キ、倒ニ植テモ生キ、折テ植テモ又生ク、左レド十人楊柳ヲ植ユルモ、一人之ヲ拔バ、生キル楊柳ナカルベシ、ソレ故十人ノ多勢デ生ヒ易キ楊柳ヲ植テモ、一人ニ勝タレヌハ、何故ゾ、植ユル事難クシテ、抜ク事容易ナレバナリ、今君自身王ニ樹エテモ、君ヲ去ラシメ度望ム者多勢ナレバ、君危キハ必定ナリ、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昭魚ハ、

田需死去セリ、昭魚蘇代ニイフ、田需死セリ、予張儀薛公犀首ノ中、孰カ魏ノ相トナル者アルヲ氣遣ブナリ、

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

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

代イフ、左レバ誰ヲ相ニスルヲ君便利トナシ玉フヤ、昭魚イフ、僕太子ガ自身相トナル事ヲ望メリ、代イフ、願ハ君ノ爲ニ北魏王ニ面謁シテ、太子ヲ相ニナサン、昭魚イフ、如何、代イフ、君假ニ魏王トナリ玉ヘ、僕願ハ君ニ説付ン、

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

昭魚イフ如何、代イフ、僕楚ヨリ來レリ、昭魚甚憂ヘ居レリ、代イフ、君何ヲ憂ヘ玉フ、昭魚イフ、田需死去シタレバ、予張儀薛公犀首ノ中、孰カ魏ノ相トナル者アルヲ氣遣フト、代イフ、憂ヒ玉フナ、魏王ハ明君ナレバ、張儀ヲ相トセヌ事ハ必定ナリ、張儀ガ魏ノ相トナラバ、秦ヲ先ニシテ魏ヲ後ニスルニ相違ナシ、薛公魏ノ相トナラバ、齊ヲ先ニシテ魏ヲ後ニスルニ相違ナシ、犀首魏ノ相トナラバ、韓ヲ先ニシテ魏ヲ後ニス

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

ルニ相違ナシ、魏王ハ明君ナレバ、屹度相ヲ使ハジ、王イフ、左レバ寡人孰レテ相ニセン、代イフ、太子ヲシテ自身相トセシムルニ若カジ、此三人ハ、皆太子ハ永ク相ノ位ニ居ラヌト思フ故、皆務テ自分ノ國ヲ以テ魏ニ事ヘテ、宰相ノ印形ヲ望マン、魏ノ強サニテ、三ノ諸侯ノ國ヲ以テ之ヲ助ケサセレバ、魏安泰ナルハ必定ナリ、ソレ故イフ、太子ヲシテ自身相トセシムルニハ若カジト、

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終北ノ方魏王ニ面謁シタル時、此辭ヲ以テ告タレバ、太子果シテ自身相トナレリ、○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周最齊ト親シク、翟強楚ト親シクシテ、皆張儀ヲ魏ニ傷ツケテ、宰相ヲ免セシメント

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間見者。因無敢傷張子。

吳師道曰、見者謂引見傳命之臣、膏夫、小臣之名、〇儀之ヲ聞キ、因テ己ノ家臣ヲ王宮ノ取次役ニナシテ、前ノ取次役ノ様子ヲ窺ハシメタレバ、其切リ儀ヲ傷ツクル事出來ズ。

○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

豫テ魏王ハ秦ト齊ヲ伐度望ミ居タルニ、今周最齊ヘ往タレバ、秦王怒テ姚賈ニ魏王ヲ責サセタリ、

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横田惟孝曰、爲王誤爲王誤

魏王秦王ニイフ、魏ガ合縱ノ主トナリテ、交チ天下ニ通スルハ、周最アル故ナリ、今最逃テ齊ヘ往タレバ、齊天下ト絶交セリ、魏ガ大王ニ事フルモ、齊ノ心配ナシ、大王至急齊ヲ伐度思召バ、魏ハ勿論ノ事、趙ヲ驅テ進マシムベシ、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鮑彪曰、要領、朝別也

秦魏ノ相信安君ヲ召タルニ、信安君性キ度ナシ、蘇代之ガ爲ニ秦王ニイフ、臣承ルニ忠義ハ其心ニ當ルトモ定ラズ、心ニ當ル事ハ忠義トモ定ラズ、今臣願ハ大王ノ爲ニ臣ノ愚意ヲ申述ベン、只大王ニ不忠義ニシテ、腰領ヲ斷ツノ罪ヲ犯サン事ヲ恐ル、ナリ、願ハ大王察シ玉ヘ、

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

今大王人ヲ遣リ、魏ノ政事ヲ執ラシメテ、交チ親密ニセントノ趣ナルガ、臣ハ魏ガ秦ノ趙ヲ已ニ絶タシムル計畧ト思テ、益々魏ガ疑ハン事ヲ恐ルナリ、左様ナレバ魏趙ノ交堅キ故、趙益々強クナラン事ヲ恐ル、ナリ、

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

儲魏王が信安君ヲ愛習スル事甚シク、其ヲ智能ノ者トシテ任用スル事モ厚ク、又秦ヲ恐レ尊ブ事モ分明ナリ、今大王ノ臣、魏ヘ往テ相トセズハ、魏ニ往タル甲斐モナクラン、若シ相トセバ、魏ハ是非共愛習スル臣ヲ棄テ、畏憚スル臣ヲ用ユル事ハ、魏王安ジマシ、諸侯ノ政事ヲ廢メ退ク事ハ、信安君出來マシ、人ノ君ニ安セヌ事ヲサセ、人ノ相ニ出來難キ事ヲ行ハサセテ、其デ親密ニナリ度モ永續シマシ、臣ソレ故魏ガ益々疑ハン事ヲ恐ル、ナリ、

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横田惟孝曰、舍於之、金、疑當作合

且信安君諸侯ノ政事ヲ廢ムレバ、趙ノ謀臣必ズイハン、秦ニ聯合セバ、秦ハ自分ガ愛信スル者ニ趙ノ政事ヲ執ラシムルハ必定ナレバ、是趙存在スルモ、我々ハ滅ビシテ、趙安泰ナルモ、我々ハ危クナラン、進デハ野テ戰フ氣象アリ、退テハ堅ク守ル心アラン、

臣ソレ故趙ガ益々強クナラン事ヲ恐ル、ナリ、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

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

大王魏ノ交ヲ厚シ、趙ニ畏レサセ度思召バ、信安君ヲ用テ之ヲ尊ブニ宰相ノ名ヲ以テスルニ若カシ、信安君大王ニ事ヘバ、國安シテ名尊クナリ、王ニ背バ國危シテ權輕クナラン、左レバ信安君ガ大王ニ事フルハ其君ノ爲ニハ忠義ニナリ、自分ノ爲ニハ利益ニナレバ、大王ニ事ヘテ、交ヲ完スルハ必定ナリ、

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民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招質ハ、皆的ナリ

趙ノ謀臣必ズイハン、魏ノ名氏ハ趙ヨリ高クハナク、土地ノ實モ趙ヨリ厚クハナキモ、信安君魏ヲ以テ秦ヘ事ヘタレバ、秦甚ダ之ヲ嘉ミシ、國モ安泰ニナリ、身モ尊榮ニナレリ、今趙ガ秦ト不和ニナレバ、趙ハ的トナリ、國ガ削リ危クナル形勢ニ居ルハ、得

策ニ非ジ、他國ト怨ヲ結ビ、王ハ國內ニ憂ヘ、身死亡ノ地位ニ立ツハ、無事ニ濟マシト、趙ハ前ニ秦ニ敵セル事ヲ傷テ、其過失ノ行ヲ後悔シ、利益ヲ冀バ、多ク地ヲ割テ厚ク大王ニ謙ラン、左レバ大王手ヲ拱キ居ルノミニテ、多ク地ヲ割テ大利ヲ得、是堯舜ガ求テモ得ラレヌ事ナリ、願ハ大王熟考シ玉ヘ、

○樓許約秦魏。魏太子爲質、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

樓許、秦魏ヲ一致サセ、魏ノ太子人質トナリダレバ、紛彊之ヲ毀シ度思ヒ、太后ニイフ、國ハ共々循環スル者ナレバ、秦ヲ敗テ魏ニ利アレバ、魏、秦ニ背クニ相違ナシ、秦ニ背キタル時ハ、太子死シテ秦ノ土トナラン、

太后坐而王泣。王因疑於太子。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

太后坐テ魏王ニ泣付ダレバ、王モ太子ガ害セラレン事ヲ疑テ、之ヲ酸棗ニ留サセタレバ、樓許憂ヒヌ、

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爲期與我約矣。

昭衍周ノ爲ニ魏ニ往タレバ、樓許之ニ話セリ、昭衍魏王ニ面謁シタル時、魏王イフ、何

カ聞タル事アリヤ、衍イフ、秦ガ魏ヲ伐ントスル趣ヲ聞ケリ、王イフ、秦ハ寡人ト和グ故、伐ツ氣遣ナシ、

日。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

衍イフ、秦ハ大王ノ約ヲ疑ヒ、太子ガ酸棗ニ留テ、秦ハ人質ニ往ヌ故、秦王計テイフ、魏我ト約セズシテ、我ヲ攻ルニ相違ナシ、我坐リ居テ攻メラル、ヲ待ツヨリハ、一層

先ハ魏ヲ伐ツニ若カシト、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

高誘曰、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故也、○秦ノ強サデ、志ヲ屈テ同盟國ニ謙バ、臣ハ秦ガ魏ヲ害ハン事ヲ恐ル、ナリ、

○秦楚攻魏。圍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合於秦。

秦楚、魏ヲ攻テ皮氏ヲ圍タリ、或人魏ノ爲ニ楚王ニイフ、秦楚、魏ニ勝バ、魏王亡ボサル、ナテ恐テ、秦ハ附クハ必定ナリ、

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効城。

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

大王何故秦ニ背テ魏ヘ附キ玉ハヌヤ、魏王喜テ太子ヲ人質ニ送ラン、秦楚ヲ取失フ事ヲ恐バ、城地ヲ大王ニ獻スルニ相違ナシ、大王又々秦ト魏ヲ攻玉フモ宜カラシ、
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内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横田惟孝曰、欲上疑脱楚字。

楚王イフ善シト、秦ニ背テ魏ニ附タレバ、魏太子ヲ楚ヘ遣セリ、秦恐テ楚ニ城地ヲ與フル事ヲ許シタレバ、楚秦ト又々魏ヲ攻度思ヘリ、

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

樗里子楚ノ反復ヲ怒リ、魏ト楚ヲ攻度思タレド、魏ハ太子ガ楚ニ居ル故、承知シマジト恐タリ、

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地而爲魏。太子之尙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

或人樗里子ノ爲ニ楚王ニイフ、外臣ノ疾、臣ヲシテ告シメテイフ、秦王城地ヲ獻シ度モ、魏ノ太子今以テ楚ニ居ル故、未ダ獻セヌナリ、大王魏ノ人質ヲ戻シ玉ハ、城地ヲ

獻シ、又々秦楚厚ク交テ、早速魏ヲ攻申サン、

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楚王イフ承諾セリト、魏テ魏ノ太子ヲ戻シタレバ、秦因テ魏ト共々楚ヲ攻タリ、

○魏太子在楚。謂穰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鄢陵、魏ノ地、

魏ノ太子楚ニ居レリ、或人鄢陵ニ於テ、穰原ニイフ、君ハ齊楚聯合シテ、皮氏ヲ救フヲ

待タントノ心ナレド、齊楚ハ道理上聯合サレヌハ必定ナリ、

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横田惟孝曰、公必之公衍字。

彼ノ翟強ガ國中ニテ惡ム者ハ、君ニ若カジ強ノ徒ハ、皆齊秦ヲ聯合サセ、楚ヲ度外ニ置テ、君ヲ輕シサセ度思ヒ、必ズ齊王ニイハン、魏ガ伐ル、ハ秦ガ誠ニ主唱者トシテ

伐ッデハナシ、楚ハ魏ガ齊王ニ事ヘル事ヲ憎メル故、秦ヲ勸テ魏ヲ攻メサセルナリ、
齊王固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

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故ハ、固ト通ズ。

齊王ハ誠ニ楚ヲ伐度思ヒ、又楚ガ己ニ善クナキヲ怒バ、魏ニ地ヲ以テ秦ニ許シテ平和ヲナサシムルハ必定ナリ、此前茅儀ノ強サデ、秦韓ノ重ヲ以テサヘ、齊王憎ミタレバ、魏王敢テ儀ニ頼ラズ、今齊秦ノ重ヲ以テ、楚ヲ疎シテ君ヲ輕セバ、猶更魏王ハ敢テ君ニ頼ルマシト、僕君ノ爲ニ患フルナリ、何ノ道地ヲ出シテ秦ニ和グナラバ、楚ニ由テ和グニ若カシ、

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

秦速ニ楚ヲ攻メ、楚兵ヲ轉シテ、秦ト魏ヲ攻バ、魏王恐ル、ハ必定ナリ、君因テ汾北ヲ秦ニ與ヘテ平和ヲナシ、合縦シテ齊ヲ孤立セシメバ、秦楚君ヲ重スル故、君宰相ニナル事ハ請合ナリ、

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

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

僕量ルニ秦王モ樗里子モ、此事ヲ望ミ居ル故、僕君ノ爲ニ說付ケン、

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

總テ樗里子ニイフ、皮氏ヲ攻ルハ、秦王ガ首兵者ナルニ、援取ル事出來ズハ、天下此一

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

樗里子イフ、予最早魏ト聯合シタレバ、皮氏ヲ攻ル必要ナシ、對テイフ、僕ノ心ニテ君ノ爲ニ量リ見ル故、君幸ニ罪シ玉フナ、皮氏ヲ所有スルハ、國家ノ大利ナルニ、魏ニ與ヘタルハ、君自分ニ守ラレシト思タル故、魏ニ與ヘタルナラン、今君ノ力ニ於テ之ヲ守ルニハ充分ナルニ、何故有キ玉ハヌヤ、

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鼻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主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怨顔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

樗里子イフ、如何、對テイフ、魏王ガ恃ミニスル者ハ齊楚ニテ、用ユル者ハ樓鼻翟強

ナリ、今齊王魏王ニイフ、和グモ攻ルモ、皆齊ノ命令ニ從ヘト、是唯兵ヲ主ル丈ノ辭ニシテ、其難儀ヲ救ハヌナリ、楚王魏ガ樓鼻ヲ用キズ、翟強ヲシテ齊秦ニ平和ヲナサシムルヲ怒リ、顔色ニ怨ヲ漏シテ魏ヲ絶ク、魏王ハ亡ホサル、ヲ見テ、恐ル、ハ必定ナリ、

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

翟強ハ齊秦ヲ合セ、楚ヲ外ニシテ、樓鼻ヲ輕シサセ度思ヒ、樓鼻ハ秦楚ヲ合セ、齊ヲ外ニシテ翟強ヲ輕シサセ度思ヘリ、君魏ノ平和ヲ差扣ヘ、人ヲ以テ樓鼻ニ貴殿汾北ヲ秦ヘ贈ルナラバ、楚ト聯合シ、齊ヲ外ニシテ貴殿ヲ重セン、是子ガ任ナリトイハシメ

玉フニ若カシ、左レバ樓鼻ト楚王ト、早速君ニ應セン、

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鼻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又翟強ニイハシメ玉ヘ、貴殿汾北ヲ秦ヘ贈ルナラバ、齊ト聯合シ、楚ヲ外ニシテ、貴殿

ヲ重セント、左レバ翟強ト齊王ト、早速君ニ應セン、是君外ハ齊楚ヲ得テ用ニ使ヒ、内

ハ樓鼻翟強ヲ得テ輔トナス、譯故、何條河東ノ皮氏ヲ有ツ事出來ナカラウヤ、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或人書ヲ秦王ニ獻シテイフ、臣竊ニ大王ガ魏ヲ伐ツ事ヲ謀リ玉フト承リタルガ、此

ハ不得策ナラン、願ハ大王熟考シ玉ヘ、

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中身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尙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

魏ハ山東ノ腰ナリ、譬ヘバ此ニ蛇アランニ、其尾ヲ擊バ、其首救ヒ、其首ヲ擊バ、其尾

救ヒ、其腹ヲ擊バ、首尾俱ニ救フ、今魏ハ天下ノ腹ナリ、秦魏ヲ攻ルハ、是天下ノ腰ヲ

刺シ、山東ノ脊ヲ斷切ル故、山東ノ首尾、皆腹ヲ救フハ必定ナリ、山東亡形ヲ見バ恐ル

ハ、ニ相違ナシ、恐バ皆合同スルニ相違ナシ、山東今以テ強キ故、臣ハ秦ニ大ナル患ガ

直様至ルナラント思ハル、ナリ、

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吳師道曰、必恐當作不

臣竊ニ大王ノ爲ニ計ルニ、南方ノ楚ヲ擊ツニ若カシ、其兵弱シテ、天下救フ事出來ズ

ハ、地モ廣マリ、國モ富ミ、兵モ強ク、君モ尊クナルベシ、

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

大王ハ殷湯ガ夏桀ヲ伐タル事ヲ聞玉ハヌカ、先ツ兵ヲ弱キ密須氏ニ用キテ、勇武ノ教ヲナセリ、密須氏ヲ得テ、殷湯ハ夏桀ヲ服從セシメタリ、

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

秦果南攻藍田鄢郢、鮑彪曰、藍田秦地、疑衍文、

今秦ハ山東ト仇敵タレバ、先ツ弱キ者ヲ伐テ、武教ヲナサズハ、兵ハ大ニ挫ケ、國ハ大ニ憂アルニ相遠ナシト、秦終ニ南方藍田鄢郢ヲ攻タリ、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

魏秦、楚ヲ伐タレド、魏王伐ツ事ヲ望マヌ故、樓緩魏王ニイフ、大王秦ト楚ヲ攻玉ハズハ、楚ガ秦ト大王ヲ攻ル故、大王秦楚ニ戰ハサセ置テ、大王兩方ヲ制御シ玉フニ若カ

戰國策講義卷之十一

魏下

昭王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

秦東周ヲ敗リ、魏ト伊闕山ニ戰テ、其將犀武ヲ殺セリ、魏公孫衍ヲ秦ノ勝ニ乘シテ、國境ニ留ラシメ、辭ヲ鄭重ニシテ地ヲ割テ、秦ニ和解セシメヌ、

爲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

或人竇屢ノ爲ニ魏王ニイフ、臣ハ衍ガ秦ニ許シタル地ノ多寡ヲ知ラ子下、臣能ク衍ノ許セル地ノ半分丈ニテ、秦ヲシテ大王ニ和解セシメン、

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

王イフ、如何、對テイフ、大王竇屢ニ關内侯ヲ授ケ、趙王ニ其出立ノ時、多ク贈物ヲ與ヘ、因テ言觸シテ周魏ガ竇屢ヲシテ魏ノ地ヲ奉陽君ニ割テ秦ニ許セリト聞ケリトイフニ若カジ、

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質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扱周君ヤ竇屢ヤ奉陽君ハ、穰侯ト首ヲ遣取スル程ノ敵ナリ、今和解ヲ行フ者ハ、竇屢ニテ、地ヲ割ク事ヲ裁決スル者ハ、奉陽君ナリ、太后ハ此度ノ事ガ、弟穰侯ニ因ラヌ事ヲ恐テ、之ヲ毀シ度思バ、多クノ地ヲ割カズトモ、大王ニ聯合ヲ申込テ、東周ト魏トニ和解スルハ必定ナリ、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

秦趙共ニ魏ヲ伐タレバ、魏王之ヲ患タリ、芒卯イフ、大王憂ヒ玉フナ、臣願ハ張倚ヲ使者ニ遣サント、固テ趙王ニイハシメテイフ、彼ノ鄴ハ寡人何分有チ切レズ、今大

王秦ヲ收テ魏ヲ攻玉ヘリ、寡人願ハ鄴ヲ獻シテ、大王ニ事ヘン、
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
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

趙王喜ビ、宰相ヲ召テ、之ニ言付テイフ、魏王鄴ヲ以テ寡人ニ事ヘ、寡人ニ秦ト絶テ
ヨト請ヘリ、宰相イフ、秦ヲ以テ魏ヲ攻テモ、鄴ヲ得ル程ノ利益アルマジ、今戰ハズ
シテ鄴ヲ得ル譯ナレバ、願ハ魏ニ許シ玉ヘ、

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
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

張倚因テ趙王ニイフ、魏ノ城ヲ獻スル役人ハ、最早鄴ニ居レリ、大王何ヲ魏ヘ返報
シ玉フヤ、趙王因テ關門ヲ閉切テ、秦ト絶タシメタレバ、秦趙大層不和ニナレリ、

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效鄴者、使
者之罪也、卯不知也、

芒卯趙ノ使者ニ對テイフ、魏ガ大王ニ事フルハ、鄴ヲ無難ニナシ度爲メナリ、然ル

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遠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二鄴ヲ獻セルハ、使者ノ過失ナリ、卯ハ一向存シ申サズ、
趙王恐テ魏承秦之怒、遠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趙王恐テ魏承秦之怒、遠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趙王恐テ魏承秦之怒、遠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趙王魏ガ秦ノ怒ヲ繼ゲン事ヲ恐テ、早速五城ヲ割キ、魏ニ聯合シテ、秦ニ抵抗セリ、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背
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
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
司徒、

芒卯秦王ニイフ、大王ノ士ニハ、未ダ諸侯ノ中ニ居テ計ル者アラス、臣承ルニ明君
ハ此仕方ニ違テ行ハズト、大王ガ魏ニ望ミ玉フ者ハ、長平、王屋、洛林ノ地ナリ、大
王臣ヲ魏ノ司徒ニナシ玉ハ、臣魏ヲシテ此地ヲ獻セシメン、秦王イフ善シト、因
テ芒卯ヲ保證シテ、魏ノ司徒ニナセリ、

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
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
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
上地ハ上
地ニテ、秦ガ魏ニ望ム者ハ、長平、王屋、洛林

魏王ニイフ、大王ガ心配シ玉フ者ハ、上地ニテ、秦ガ魏ニ望ム者ハ、長平、王屋、洛林
ノ地ナリ、大王之ヲ秦ニ獻シ玉ハ、上地心配ナカラン、因テ秦ニ請ヒ、兵ヲ下シテ
東齊ヲ擊シメバ、遠方迄地ヲ廣ルハ必定ナリ、魏王イフ善シト、因テ此地ヲ秦ヘ獻

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已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橫田惟孝曰。契券也。折。毀也。券毀謂無也。

秦へ地ヲ贈テヨリ三四ヶ月過テモ、秦ノ兵、齊ヲ攻メ故、魏王、芒卯ニイフ、地ヲ秦へ入テ最早數ヶ月ナルモ、秦ノ兵齊ヲ攻メハ何故ゾ、芒卯イフ、臣死罪ヲ犯セリ、左レド臣死セバ、證據ガ秦ニ毀ル、譯故、大王秦ヲ責玉フナ、大王因テ其罪ヲ赦シ玉ハ、臣大王ノ爲ニ約束ヲ秦ニ要求セン、

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懼ハ、避視ナリ、澹ハ、暗ト通ス、給ナリ。

魏テ秦へ社キ、秦王ニイフ、魏ガ長平、王屋洛林ノ地ヲ獻セル譯ハ、大王ノ兵ヲ下シテ、東、齊ヲ擊度了簡ナリ、今ヤ地ヲ獻シテモ、秦ノ兵齊ヲ攻ズ、臣ハ死罪ノ者ナリ、左レド此後山東ノ士、大王ニ利スル爲メ事フル者ナカラン、秦王懼然トシテイフ、

國內多事ニテ、今迄兵ヲ下ス事出來ヌモ、今コソハ兵ヲ以テ事ニ從ハン、

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後十日過テ、秦ノ兵下タレバ、芒卯秦魏二國ノ兵ニ將トナリテ、東、齊ヲ擊チ、二十

二縣丈ノ地ヲ廣メタリ、

○蘇代拘於魏。欲走而之齊。魏氏閉關而不通。

蘇代魏ニ拘留セラル、時、齊へ出奔シ度思ヘド、魏關門ヲ切テ、通行サセズ、

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代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

齊蘇厲ヲシテ代ノ爲ニ魏王ニイハシメテイフ、齊ハ宋ノ地ヲ以テ、涇陽君ニ封シ度ト請ヘド、秦受ケズ、一躰秦ハ齊ノ交ヲ得テ、宋ノ地ヲ得度ナキ譯ハナケレド、其受ヌハ、齊王ト蘇代トヲ信用セヌ故ナリ、今秦ハ齊魏一致セヌ事斯程甚キヲ見バ、齊モ秦ヲ欺ズ、秦モ齊ヲ信用スルハ必定ナリ、齊秦一致シテ、涇陽君宋ノ地ヲ有バ、魏

ノ不利益ナラン、

故王不如復東蘇代。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鮑彪曰、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地。

ソレ故大王再度蘇代ヲ齊ヘ遣ルニ若カシ、秦ハ屹度齊ヲ疑テ、齊ニ一致スル事ヲ許スマジ、扱齊秦一致セズハ、天下憂ナク、秦、齊ヲ伐ツ事成就セバ、大王ノ地ハ廣マラン、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

五國秦ヲ伐チ、功ナクシテ引揚タリ、其後齊宋ヲ伐度思タレド、秦之ヲ止タリ、齊宋郭ヲ秦ヘ遣リ、聯合シテ宋ヲ伐度ト請タレバ、秦王之ヲ許セリ、魏王齊秦ノ聯合ヲ恐テ、秦ヘ和解シ度望メリ、

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强者。大國也。乘宋之傲。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加宋者。欺之。不爲

逆殺之。不爲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矣。又以力攻之。期於陷宋而已矣。鮑彪曰、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皆必伐之、啗ハ食ナリ、吞滅スルヲイフ。

魏王ニイフ、秦王宋郭ニイフ、宋ノ城ヲ裂キ、宋ノ強キヲ從ヘサヒル者ハ、貴國ナリ。宋ノ疲弊ニ乘シ、城ヲ得タシトテ、大王ト争フ者ハ、楚魏ナリ、今大王ノ爲ニ楚ガ魏ヲ伐ツヲ禁セヌ故大王獨宋ヲ援玉ヘ、大王ガ宋ヲ伐ツハ、宋ノ強弱ヲ論セズシテ、伐玉ヘ、宋ノ如キ者ハ、欺テモ抵抗シマジ、殺シテモ復讎シマジ、大王宋ト和解セズシテ、地ヲ取玉ヘ、最早地ヲ得テモ、又力ヲ盡シテ之ヲ攻テ、宋ヲ滅スヲ目的トナシ玉ヘ、

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

臣前陳ノ辭ヲ聞テ、竊ニ大王ノ爲ニ悲メリ、秦ハ今ニ此策ヲ大王ニ行ハントスルナリ、且大王ヲ脅迫シテ、地ヲ要求セン、地ヲ得タ曉ハ、又力ツクテ大王ハ攻ルナラン。又屹度大王ニ言テ、大王ニ齊ヲ輕セシメン、齊魏不和ニナレバ、齊ヲ取收テ、更ニ大

王ニ要求セン、秦前日此策ヲ楚ニ用キ、又韓ニモ用キタリ、願ハ大王熟考シ玉ヘ、秦

魏ト親ムモ、其眞僞ハ分ラヌナリ、

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
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詳ハ、伴ト通ス。

ソレ故大王ノ爲ニ計ルニ、最上計ハ秦ヲ伐ツナリ、次ノ計ハ秦ヲ擯斥スルナリ、又

次ノ計ハ、縦約ヲ堅シテ、佯テ和解シ、同盟國ト攻伐セヌナリ、秦齊一致セバ、魏如

何トモスル事出來ジ、大王臣ノ辭ヲ用テ、秦ト和解シ玉フナ、

秦權重。魏冉明熟。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

秦ノ權勢魏ヨリモ重ク、魏冉ハ賢明ニシテ事ニ熟シ居レバ、君ノ爲ニ秦ヲ害フ事ヲ

隱シテ、魏冉ニ知レヌヤウナシ玉ヘ、

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

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却於與國而不得

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

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

天下秦ヲ伐シメバ、竊ニ勸テ敢テ伐ツナ、天下ガ秦ヲ害フヲ見バ、第一ニ同盟國ヲ

欺テ、自分ニ言譯シ、天下秦ヲ擯斥セシメバ、同盟國ニ傾サレテ、仕方ナク秦ヲ伐ヤ

ウニ見セ、天下勝タズハ、眞先ニ去テ秦ヘ厚ク交テ、自國ヲ重クセヨト、斯様ナ人ハ

大王ヲ賣テ自分ノ助ニナス者ナレバ、何條其國ヲ無難ニ濟マセル事出來ヤウヤ、

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

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兩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

百利。惟己之會安。今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

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一也。

三節ハ、即チ上文ノ太上、及ヒ其次ノ二節ナリ、○國ヲ無難ニスルニハ、前ノ三計ヲ

研窮シテ、其上計ヲ行ヘ、上計ヲ行ヘズハ、中計ヲ行ヘ、中計ヲ行ヘズハ、下計ヲ行ヘ、下

計行ヘズハ、秦ト天ヲ俱ニセヌ事ヲ明シテ、秦ヲ害ヘ、秦ニ數多ノ怨モ利モナク、只

自國ノミチ安泰ニスルヲ圖ラバ、大王之ヲ鬻テ、秦ヘ一致シ玉ヘ、是其國ヲ無難ニ

スル道ナリ、臣何條計ノ當否ヲ論スルニ足ラウヤ、左レド願ハ大王ガ臣ノ計ヲ論シ

玉ハン事ヲ、

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

燕ハ齊ノ敵國ニテ、秦ハ燕ト親類ノ國ナリ、敵國ト聯合シテ、親類ノ國ヲ伐ツ事故、

臣心配セリ、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

黃帝涿鹿ノ野ニ戰テ、西戎ノ兵至ラズ、禹王三苗氏ヲ攻テ、東夷ノ民來ラズ、燕齊ヲ引連レテ秦ヲ伐ツハ、所謂敵國ト聯合シテ、親類ノ國ヲ伐ツハ、黃帝ガ六ヶ敷トスル所ナレド、臣燕ト齊トニ甲兵ヲ起サシメン、

臣又徧事三晋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暉周最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横田惟孝曰、餘爲複名、下文可見矣。

臣又盡ク三晋ノ吏、奉陽君、孟嘗君、韓暉、周最、韓餘爲ノ輩ニ從テ之レニ謙ラン、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横田惟孝曰、扮疑當作紛。

臣其徒ガ秦ヲ伐ニ遲疑スル事ヲ恐ル、ナリ、又自分ニ秦ガ縱約ヲ紛亂スル事ヲ耻

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次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

諸侯ニ在ル秦ノ割符ヲ焚ク事ヲ願フ者ハ臣ナリ、又割符ヲ焚ク約束ヲ諸侯ヘ傳ル者ハ臣ナリ、又五國ヲ合縱サセテ、秦ノ關門ヲ閉ヂサセル者モ臣ナリ、

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蘇脩朱嬰モ三晋ノ吏、鮑彪曰、游、揄揚之。

奉陽君、韓餘爲ハ、秦ヲ伐ツ事ニ同意セリ、蘇脩、朱嬰モ竊ニ邯鄲ニ在テ、秦ヲ伐ツ事ヲ議レリ、臣又齊王ニ說付テ、宋郭ガ秦ニ聯合スル約ヲ敗リ、天下共々和睦セシメン、因テ蘇脩ニ天下ノ辭ヲ揄揚サセ、齊ト厚キ交ヲナサシメン、齊ノ兵魏ヲ伐度請ハ、臣命ガケニテ之ヲ争ヒ止メ、西蘇脩ニ因テ、重テ齊魏ヲ伐タヌ事ヲ報導セン、臣ハ秦ノ權勢ノ重ヲ知ラヌニハアラヌモ、之ヲナス譯ハ、君ノ爲ニスルナリ、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吳師道曰、葉即奉陽君、魏ヲ約親シタル故、魏王、奉陽君ノ子ニ封土ヲ與ヘントセリ、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乃又封其子河陽姑密乎。臣爲王不取也。

魏王乃止

或人魏王ニイフ、大王嘗テ漳水ヲ涉リ、邯鄲ニ入朝シ、葛藟、陰成ヲ獻シテ、趙ノ湯沐ノ邑トナセドモ、大王ノ助トナラズ、大王今又其子ヲ河湯、姑密ニ封シ玉フハ、臣大王ノ爲ニ不賛成ナリト、魏王終ニ見合セタリ、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寄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

秦趙ニ魏ヲ攻サセタレバ、魏王、趙王ニイフ、魏ヲ攻ルハ趙ヲ亡ス、手始メナリ、昔晉ノ人、虞ヲ亡シ度思テ、先ハ虢ヲ伐タリ、虢ヲ伐ツハ虞ヲ亡ス手始メナリ、ソレ故晉ノ荀息ハ、良馬ト璧トヲ以テ、虞ニ道ヲ借タリ、宮之寄諫タレドモ、聽カズシテ、終ニ晉ヘ道ヲ貸シタレバ、晉ノ人虢ヲ伐チ、歸リ際ニ虞ヲ取タリ、故ニ春秋ニハ之ヲ書テ、虞公ヲ罰セリ、
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心腹之疾者趙也。

今趙ヨリ強キ國ハナキニ、齊ヲ併セバ、秦王ハ賢者ニシテ、名望アル者、相トナリ居ル故、趙ヲ秦ノ心腹ノ病トナスニ相違ナシ、
魏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ハ趙ノ號ナレバ、眞先ニ亡サレ、趙ハ魏ノ虞ナレバ、次ニ亡サレン、今秦ニ許シテ魏ヲ攻ルハ、恰度虞ノ所業ナリ、願ハ大王熟考シ玉ヘ、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歛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

乘^ヲ

秦、魏ヲ伐ントシタレバ、魏王之ヲ聞テ、夜分孟嘗君ニ面會シテイフ、秦魏ヲ攻ントセリ、卿寡人ノ爲ニ謀ルニ如何ナスヤ、孟嘗君イフ、諸侯ノ援兵ヲ得バ、國存スベシ王イフ、寡人ハ卿ガ出立スル事ヲ願ヘリ、因テ車百乘ヲ整タリ、孟嘗君趙ヘ往キ、趙王ニイフ、僕願ハ兵ヲ借用シテ魏ヲ救ダシ、趙王イフ、寡人ニハ出來ズ、孟嘗君イフ、兵ヲ借用スルハ、大王ニ忠義ヲ盡ス爲メナリ、王イフ、其理由ヲ承ラン、孟嘗君イフ、趙ノ兵魏ヨリ強クハナク、魏ノ兵趙ヨリ弱クハナシ、然ルニ趙ノ地ハ、年々危クナク、民ハ年々死ズ、魏ノ地ハ年々危ク、民ハ年々死スルハ何故ゾ、是魏ガ趙ノ藩屏トナリ居ル故ナリ、今趙、魏ヲ救ハズ、魏、秦ト血ヲ啜テ盟フ故、趙ハ強キ秦ト隣國トナルナリ、左レバ地ハ年々危ク、民ハ年々死ヌヤウニナラン、是僕ガ大王ニ忠義ヲ盡ス譯ナリト、趙王承諾シテ、十萬ノ兵ト、三百乘ノ車トチ起シテ援タリ、

又北見^ヲ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國君長曰、恐行日字、文稱其父、當曰先公子

又北、燕王ニ面謁シテイフ、亡父嬰、嘗テ燕魏ノ交ヲ約親セリ、今秦、魏ヲ攻ントセリ、願ハ大王救ヒ玉ヘ、

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

燕王イフ、燕ハ二年間飢饉ニテ困メリ、今又數千里ヲ行テ魏ヲ助ルハ如何、孟嘗君イフ、數千里ヲ往テ人ヲ救フハ、燕ノ利益ナリ、今魏王國門ヲ出テ、敵軍ヲ望見居レリ、左レバ數千里ヲ行テ、人ヲ助度思フトモ、出來マジ、

燕王尙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臣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

燕王猶未ダ承知セズ、孟嘗君イフ、臣便利ナル計ヲ大王ニ獻セン、大王臣ガ忠義ノ計ヲ用キ玉ハズハ、臣願ハ去ン、只天下ニ大變アラン事ヲ氣遣フナリ、王イフ、其大變ヲ承リタシ、孟嘗君イフ、秦魏ヲ攻テ、未ダ勝ヌ内ニ、臺ハ早クモ燒カレ、游場ハ早クモ奪ハレン、燕、魏ヲ救ハズハ、魏王志チ屈メ地ヲ割テ、國ノ半分ヲ秦ヘ與フ故、秦兵退クニ相違ナシ、

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

秦が魏ヲ去タル以上ハ、魏王盡ク韓魏ノ兵ヲ繰出シ、又西秦ノ兵ヲ借り、趙ノ兵ニ因テ燕ニ攻來バ、大王孰レヲ利益トナシ玉フヤ、數千里ヲ行テ、人ヲ助ルヲ利トナシ玉フカ、燕ノ南門ヲ出テ、敵軍ヲ望見ルヲ利トナシ玉フカ、道程近クシテ、兵糧ヲ運送スルモ容易ナラン、大王右ノ中孰レヲ利益トナシ玉フヤ、

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燕王イフ、卿去レ、寡人卿ニ聽サント、因テ兵八萬、車二百乘ヲ起シテ、孟嘗君ニ附遣タレバ、魏王大ニ悅デイフ、君燕趙ノ援兵ヲ得タル事、甚ダ多クシテ且速ナリト、秦王大ニ恐レ、地ヲ割テ平和ヲ魏ニ請ヘリ、魏因テ燕趙ノ兵ヲ戻シテ、孟嘗君ヲ封

○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穰田惟孝曰、郢疑郭若之訛、

魏冉、大梁ヲ攻テ、北郢ニ勝タレバ、魏王、秦ニ服セントセリ、

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攻魏。得許鄆。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鄆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陶ハ穰或人魏冉ニイフ、君楚ヲ攻メ、宛穰ヲ取テ、陶ヲ廣メ、齊ヲ攻メ、剛博ヲ取テ、陶ヲ廣メ

許鄆陵ヲ取テ、陶ヲ廣テモ、秦王棄置クハ、何故ナルヤ、是大梁ガ未ダ亡ビヌ故ナリ、今日大梁亡バ、冉ガ許鄆陵ヲ得ベカラズト議スル者アラシ、議セラレバ、君困迫スルハ必定故、君ノ爲ニ考ルニ、魏ヲ攻メ方ガ便宜ナラン、

○白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此一章ハ、秦策ノ段産ノ語ト同ジケレバ、此處ニハ畧セリ、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

秦韓ノ管ヲ攻タレバ、魏王兵ヲ起シテ之ヲ救タリ、昭忌イフ、秦ハ強キ國ニシテ、韓魏、秦ト地續キナリ、秦出テ攻ズハ、其迄ナレド、若シ出テ攻レバ、韓デナクハ必ズ魏ナリ、今幸ニ韓ヲ攻居レバ、魏ノ幸福ナリ、大王若シ救ヒ玉ハ、攻伐ヲ免ル、ハ必ズ韓ノ管ニテ、攻伐ヲ招クハ、必ズ魏ノ梁ナラン、

魏王不聽曰。若不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

魏王承知セズシテイフ、若シ韓ヲ救ハズハ、韓、魏ヲ怨テ西秦ニ聯合セン、秦韓一致セバ、魏危シト、終ニ之ヲ救タリ、秦果シテ管ヲ棄置テ、魏ヲ攻タル故、魏王大ニ恐レ、昭忌ニイフ、汝ノ計ヲ用キヌ故、禍來レリ、如何スベキヤ、昭忌魏王ノ爲ニ秦王ニ面謁シテイフ、臣承ルニ明君ノ事ヲ聽クハ、私情ヲ抱テ攻ヲナサズト、是彼ト已トナ参考シテ行フナリ、願ハ大王魏ヲ攻ズシテ、臣ノ辭ヲ用キ玉ヘ、

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

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鮑彪曰。精猶明。

秦王イフ、何ツヤ、昭忌イフ、山東ノ縱約、或ハ合ヒ或ハ離ルハ、何故ツ、秦王イフ、知ラズ、昭忌イフ、山東ノ合フハ、大王ノ當テニナラヌ故ナリ、其離ルハ、大王ノ當テニナル故ナリ、今韓ノ管ヲ攻玉ヘバ、國危急ナルニ、之ヲ遣リ終フセズシテ、兵ヲ梁ヘ轉シ玉ハ、山東ニ合縱ヲセシムル事明白ニテ、秦ノ要求ハ、必ズ己マシト思ハシ、

故爲王計者。不如制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ソレ故、大王ノ爲ニ計ルニ、趙ヲ制スルニ若カシ、秦、趙ヲ制セバ、燕モ秦ニ事ヘン、楚齊山東ヲ合縱スル事出來ズ、秦ニ敵對セバ、楚齊與國ノ援ナキ故、疲弊スルニ相違ナシ、秦王因テ魏ヲ伐ツ事ヲ己メヌ、

○芮宋欲絶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張洲曰。太后養地、盖魏地、而割以奉秦者、故收之、以激怒秦、○魏人芮宋、秦趙ノ交ヲ絶タシメ度思フ故、魏ヲシテ秦ノ太后ノ供養地ヲ沒收サセタリ、

秦王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

秦王怒タレバ、芮宋、秦王ニイフ、魏、國ヲ以テ大王ニ聽クモ、大王魏ヲ親ミ玉ハヌ、故、國ヲ趙ニ委子タリ、

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

趙人李郝、臣ニイフ、子秦ト親マズト言ヒナガラ、秦ノ太后ニ供養地ヲ獻シ置クハ、手モナク趙ヲ欺クナリト、ソレ故敝邑ニ於テ沒收セルナリト、秦王怒テ終ニ趙ト絶テリ、

○爲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因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或人魏ノ爲ニ楚王ニイフ、秦ニ魏ヲ伐ツ事ヲ求テモ、秦必ズ大王ニ許スマジ、左レバ秦ヘハ智ナキ者ノ様ニ思ハレテ、魏ヘハ交際疎遠ニナラン、楚魏不和ナレバ、秦重クナル故、大王天下ノ意ニ從テ齊ヲ伐チ、魏ニ便宜ノ地ヲ與フニ若カシ、兵傷カズ、交變

セズハ、楚ノ望通り重セラル、ハ必定ナリ、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横田惟孝曰、令翟強管鼻之翟強ノ中、一人秦ヘ使ニ往ク事ニナリタレド、翟強望ヌ故、人ヲ以テ下ノ如ク

言ハシメヌ、

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吾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

或人魏王ニイフ、鼻之下強ト性行ノ異ナル事、恰度晋人ト楚人トノ如シ、晋人ハ楚人ガ緊シク劍ヲ帶ブルヲ見テ之ヲ緩クセリ、楚人ハ其緩ク劍ヲ帶ブルヲ惡テ、之ヲ緊シクセリ、

今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横田惟孝曰、舍不之舍、恐行、鮑彪曰、不足以舍之、守衛之盛、舍不能容、○今鼻之ガ秦ヘ往バ、旅館ハ這入切レヌ程、護衛兵從ヒ居レリ、強ガ秦ヘ往バ、一人モ護衛兵附カズ、強ハ魏王ノ貴キ臣ナルニ、秦ガ賤ム事斯程甚シ、是デハ何條宜敷カルマジ、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

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成陽君韓魏ヲ以テ秦ニ許サントセシモ、魏王便トセズ、白圭、魏王ニイフ、大王竊ニ人ヲ以テ成陽君ニ説テ、君秦ヘ往バ、秦君ヲ留テ多ク韓ノ地ヲ割クニ相違ナシ、韓聽カズハ、秦君ヲ留テ韓ヲ伐ツニ相違ナシ、ソレ故君徐カニ出掛テ、人質ヲ秦ニ送ルニ若カシト、イハシメ玉フニ若カシ、成陽君秦ヘ往ズハ、秦韓聯合セシ、左様ナレバ、大王重カラシ、

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

秦魏ヲ華山ニ敗テ、其將芒卯ヲ逐ヒマクリテ、大梁ヲ圍ミタリ、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

須賈穰侯ニイフ、臣承ルニ魏ノ大臣ヤ、親族ハ、皆魏王ニイフ、最初魏ノ惠王、趙ヲ伐

子戰テ三梁ニ勝チ、十萬ノ軍、邯鄲ヲ拔タルモ、趙ハ地ヲ割カズシテ、邯鄲恢復セリ、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

齊人燕ヲ攻テ、子之ヲ殺シ、舊都ヲ破タルモ、燕地ヲ割カズシテ、燕國恢復セリ、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

燕趙ノ國無難ニ、兵強シテ地諸侯ニ併吞セラレヌ譯ハ、能ク難儀ヲ辛防シテ、地ヲ割ク事ヲ謹タル故ナリ、宋ヤ中山ハ度々伐タレ、度々地ヲ割テ、引續テ亡タリ、臣思フニ

燕趙ハ法ルヘキモ、宋ヤ中山ハ眞似テハナラヌト、

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罃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

一體秦ハ貪慾暴戾ノ國ニテ親ミナリ、魏ヲ蠶食シテ晉國ヲ盡シ、戰テ罃子ニ勝チ、八ノ縣ヲ割キ、其地畢ク秦ヘ入切レヌ内、又モヤ兵ヲ繰出セリ、彼ノ秦ハ何條満足ヲ知ラウヤ、

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

勿聽也。

今又芒卯ヲ走ラシメテ、北方ノ地へ攻入タリ、是ハ梁ヲ攻ルノミデハナク、大王ヲ庇シテ、多ク地ヲ割カシメントスル故、大王決シテ許シ玉フナ、

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横田惟孝曰、循當作倍、史記作背、可證之矣。

今大王楚趙ニ背テ和バ、楚趙怒リ、大王ト爭テ秦ヘ事ヘバ、秦之ヲ受ルニ相違ナシ、秦楚趙ノ兵ヲ抱テ、再度攻バ、國滅亡ヲ救フサヘ、間ニ合フマシ、願ハ大王決シテ和ギ玉フナ、大王若シ和ギ度思召バ、少々地ヲ割テ人質ヲ取置玉ヘ、左ナクハ秦ニ欺カルニ相違ナシト、

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臣ハ、賈自ラ言フナリ、君ハ、穰侯ヲイフ、

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擊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

周書ハ、康誥ノ篇、○周書ニ、運命ハ定リ居ラズトイヘリ、是ハ幸福ノ度々得ラレヌ事ヲイフナリ、一軀戰テ擊子ニ勝チ、八縣ヲ割キタルハ、兵力ノ精キデハナク、計畧ノ巧デハナク、多分ハ自然ノ僥倖ナリ、今又芒卯ヲ走ラシメ、北ノ地ニ入テ大梁ヲ攻ルハ、即チ僥倖ヲ常ニ得ラル、者トナス譯ニテ、智者ハ左様デナシ、

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臣承ルニ、魏ハ其百縣ノ勝レタ兵ヲ盡ク繰出シテ、大梁ニ止テ守リ居レリ、臣思フニ、其數三十萬ヨリ少カラジ、三十萬ノ衆ニテ、十仞ノ城ヲ守ラバ、臣思フニ、殷湯周武再度生レ來テモ、容易ニ攻ラレシト、

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横田惟孝曰、信當作倍、史記作背、亦可證之矣。

一軀輕々敷楚趙ノ兵ニ背キ、十仞ノ城ヲ乘越シ、三十萬ノ兵ヲ戴テ、是非ニ援ク事ヲ期スルハ、臣思フニ天地開闢ヨリ、今日ニ至ル迄、決シテ無キ事ニテ、攻テモ拔ズハ、秦ノ兵疲ル、ニ相違ナク、君ノ封邑ノ陰モ、亡ブニ相違ナシ、左レバ前ニ立タル功ハ、

消滅スルニ相違ナシ、

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横田惟孝曰、當作至、史記作至、

今魏ハ恰度疑ヒ居ル故、僅カ秦ノ地ヲ割テ取收メラレン、願ハ君楚趙ノ兵、未ダ大梁ニ至ラヌ内、早速僅カ地ヲ割テ、魏ヲ取收メ玉ヘ、魏恰度疑ヒ居ル時故、僅カノ地ニテモ得テ和解スル事出來レバ、魏ガ素ヨリ望ム所ナレバ、君ガ望ミノ地ヲ得ル事出來

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

楚趙ハ魏ガ自分ヨリ先ヘ秦ト和解セルヲ怒バ、乞度爭テ秦ニ事ヘン、合縱モ破ル、故、其上ニテ聯合スベキ國ヲ擇ビ玉ヘ、

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衛効。无憚。秦兵已令。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

曰。善。乃罷梁圍。横田惟孝曰、史記兩下有道字、此恐脫落

且君前ニ晉國ヲ割テ、地ヲ取玉ヘリ、何モ兵ヲ要セズ、一躰兵用キズトモ、魏ハ絳安邑ヲ獻シ、又陰ノ爲ニ兩道ヲ開キ好機會ヲ以テ、舊ノ宋ヲ取盡セバ、衛ハ尤憚ヲ獻セシ、秦ノ兵全キニ、君之ヲ制シ玉ハ、何ヲ求テモ得ラレ、何ヲ爲シテモ、成就セヌ事ナカルベシ、臣願ハ君能ク計テ、危キ事ヲ行ヒ玉フナ、穰侯イフ善シト、乃テ梁ノ圍ヲ止メタリ、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

秦魏ヲ華山ニ敗タレバ、魏王秦ヘ入朝セントセリ、

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

周訢、王ニイフ、宋ノ人ニ學問修業セル者アリ、三年目ニシテ戻テ其母ノ名ヲ呼タレ

バ、其母イフ、汝學ブ事三年ニシテ、反テ我ヲ名イフハ、何故ゾ、其子イフ、兒ガ賢明ト
 スル者ハ、堯舜ニ勝ル者ナケレド、堯舜ト名ヲ呼ベリ、兒ガ廣大ナリトスル者ハ、天地
 ニ若クナキモ、天地ト名ヲ呼ベリ、今母上ノ賢ハ、堯舜ニ若カシ、母上ノ大ハ、天地ニ
 過ギシ、ソレ故母上ノ名ヲ呼ベリ、其母イフ、汝ガ學問通り盡ク行フ了簡ナラバ、願ハ
 汝母ノ名ヲ呼バズニ、他ノ稱呼ヲ以テセヨ、汝ガ學問通り行ハヌ了簡ナラバ、願ハ母
 ノ名ヲ呼ブ事ヲ養ルナト、今大王ガ秦ニ事フルハ、尙入朝ニ易フベキ者アリヤ、願ハ
 大王之ヲ易ヘテ、入朝ヲ養リ玉フナ、

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
 殉寡人以頭。

魏王イフ、卿ハ寡人ガ秦ヘ往テ歸ラレヌ事ヲ患ルカ、許綰、寡人ノ爲メ祈テイフ、秦ヘ
 往テ歸ラレズハ、願ハ葬ニ從フニ、己ノ首ヲ以テセント、

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
 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
 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
 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

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
 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

周訢對テイフ、臣ハ鄙賤デサヘ、今人ガ臣ニ深キ淵ヘ這入タラバ、必ズ出デヨ、若シ出
 テレズハ、願ハ一疋ノ鼠ノ首ヲ、汝ガ殉ニナサント申ス者アリテモ、臣ハ決シテ致サ
 ズ、今秦ハ誠僞ノ知レヌ國ナレバ、恰度深キ淵ト同ジ、而シテ許綰ノ首ハ、恰度鼠ノ首
 モ同様ナリ、大王ヲ測ラレサル秦ヘ納レテ、大王ニ殉スルニ、鼠ノ首ヲ以テスル事、臣
 竊ニ大王ノ爲ニ不賛成ナリ、且梁ナキハ河内ナキノ急ニ孰レナルヤ、王イフ、梁急ナ
 リ、訢イフ、梁ナキハ、身ナキノ急ニ孰レナルヤ、王イフ、身急ナリ、訢イフ、此三ノ者ヲ
 比較セバ、身ハ大切ニテ、河内ハ大切デナシ、秦ハ未ダ大切デナキ者サヘ求メヌニ、
 大王其大切ノ者ヲ秦ヘ納レ玉フハ宜敷ルマジト、王ソレデモ承知セズ、

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
 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

支期イフ、大王楚王ノ所業ヲ見テ計リ玉ヘ、楚王秦ヘ往バ、大王三乗ヲ以テ、先ヘ楚ト
 和熟シ玉ヘ楚王秦ヘ往カズシテ、楚魏一致セバ、尙且秦ヲ防グニハ充分ナリト魏王
 秦ヘ入朝スル事ヲ止タリ、

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

王、支期ニイフ、寡人最初范雎ニ承諾シタレバ、今往カズハ、范雎ヲ欺クナリ、支期イフ、大王憂ヒ玉フナ、臣長信侯ニ大王ヲ秦ヘ納レヌヤリ致サセル故大王臣ヲ待玉ヘ、支期説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

支期、長信侯ニ説テイフ、王命シテ君ヲ召ス、長信侯イフ、王ハ何モ臣ニ用ナカラン、支期イフ、臣知ラズ、王至急君ヲ召ス、長信侯イフ、予王ヲ秦ヘ往カシムルハ、何モ秦ノ爲メデハナク、魏ノ爲メナリ、支期イフ、君魏ノ爲ニ計ラズシテ、自分ノ爲ニ計リ玉ヘ、且死生貴賤ノ中、孰レチ安シ玉フヤ、君先ヘ自分ノ爲ニ計テ、後ニ魏ノ爲ニ計リ玉ヘ、長信侯イフ、樓子入閣スル故、僕從ヒ行カン、

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

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

支期イフ、王至急君ヲ召スニ、君往カズハ君殺サレン、長信侯往タレバ、支期其後ニ從テ、王ニ面謁セントスル時、支期先ヘ這入テ、王ニイフ、大王僞テ病人トナリテ面會シ玉ヘ、臣ハ最早長信侯ヲ慌シ付タリ、

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

長信侯入テ王ニ面謁シタレバ、王イフ、大病ナリ、寡人最初秦ヘ往ク事ヲ范雎ニ承諾セルガ如何スベキヤ、抑モ途中デ死ヌトモ、往クガ宜敷ヤ、

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長信侯イフ、大王往玉フナ、臣能ク范雎ニ大王ノ御出ヲ止メサセ申サン、願ハ大王憂ヒ玉フナ、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

華陽ノ戰ニ、魏秦ニ勝タズ、翌年段干崇ヲシテ地ヲ割テ和解セシメントセリ、孫臣魏王ニイフ、魏敗レタル時ニ、地ヲ割ヌハ、敗亡ニ處スル事巧トイフベシ、秦勝タル時ニ地ヲ割カシメヌハ、勝利ニ處スル事拙トイフヘシ、今一年程過テ割度思召ハ、群臣ガ私利ヲ圖ル者ナルヲ、大王知玉ハヌナリ、

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

鮑彪曰、欲璽得秦封受其璽。○且又印璽ヲ望ム者ハ段干崇ナルニ、大王之ニ地ヲ割カシメ、土地ヲ望ム者ハ秦ナルニ、大王之ニ印璽ヲ授ケシメ玉フ、一臆印璽ヲ望ム者ガ地ヲ自在ニシテ、地ヲ望ム者ガ印璽ヲ自在ニシタランニハ、到底魏ハ滅亡スルニ相違ナシ、

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

且又姦邪ノ臣ハ、皆地ヲ割テ秦ヘ事ヘ度望メリ、地ヲ割テ秦ヘ事ヘルハ、恰度薪ヲ抱テ火事ヲ救フト同様ナリ、薪ガ盡キズハ、火事鎮ルマジ、今大王ノ地ハ限アリテ、秦ノ

要求止マズハ、即チ薪ヲ抱テ火事ヲ救フ類ナリ、

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

魏王イフ善シ、左レト寡人最早秦ヘ割ク事ヲ許シタレバ、今更變スル事出來ズ、

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規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張守節曰、博者有梟鳥形者、博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爲餘行也。

對テイフ、大王ハ彼ノ博奕者ガ梟ヲ使用スル事ヲ見玉ハマカ、衆梟ヲ食ヒ度ハ食ヒ、食ヒ度ナクハ食ハズ、今梟梟ナル大王ハ、衆梟ナル群臣ニ切サレテ秦ニ許シ、因テ變スル事出來ズトイヒ玉ヘリ、大王ノ智ハ梟梟ニダモ及バヌナリ、魏王イフ善シト、

因テ段干崇ノ秦ヘ往ク事ヲ止メタリ、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

秦魏同盟シタレバ、齊楚聯合シテ魏ヲ攻度思ヘリ、魏人ヲ以テ援兵ヲ秦ヘ要求セシメ、使者引續テ往タルモ、秦援兵ヲ送ラズ、

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

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

魏ニ唐且トイヘル九十餘歳ノ老人アリ、魏王ニイフ、老臣願ハ西秦ヘ説付テ、老臣ガ戻ラヌ内ニ、秦ガ援兵ヲ送ルヤウ致サセン、魏王イフ、謹テ承諾セリト、終ニ車ヲ整ヘ

テ秦ヘ遣タリ、

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世然ハ、疲倦ノ具、

唐且秦王ニ面謁セリ、秦王イフ、大人疲羸ノ様子ニテ、遠方ノ秦ヘ來リ、甚ダ太儀ナリ、魏來テ援兵ヲ求ル事度々ニテ、寡人ハ魏ノ危急ヲ承知シ居レリ、

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籬。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

唐且對テイフ、大王疾ニ魏ノ危急ヲ御承知アリテ、援兵ヲ送リ玉ハヌハ、大王ノ謀臣

其事ニ堪エヌ故ナリ、且又魏ハ一萬乘ノ國ナルニ、東ノ藩臣ト言テ、大王ヨリ冠帶ヲ拜受シ、春秋ニ祭ル譯ハ、秦ハ強國ナレバ、與國トナルニ、充分ナリト思ハナリ、今齊楚ノ兵、最早魏ノ郊外ニ居レリ、大王ノ援兵至ラズシテ、魏危急ナレバ、地ヲ割テ齊楚ニ一致セン、大王救ヒ度思召ストモ間ニ合フマシ、左レバ一萬乘ノ魏ヲ失テ、二敵ナル齊楚ヲ強クサセル譯ナリ、臣竊ニ思フニ大王ノ謀臣事ニ堪エズト、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秦王喟然ト愁ヒ悟テ、早速兵ヲ起シ、日夜兼行シテ魏ヘ遣タレバ、齊楚之ヲ聞テ、兵ヲ引揚タリ、魏無事ナリシハ、唐且ノ力ナリ、

○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

虞卿趙王ニイフ、人ノ心ハ人ヲ入朝セシムルガ快キカ、人ヘ入朝スルガ快キカ、趙王イフ、其ハ人ヲ入朝セシムル方ガ快シ、何條人ヘ入朝スルハ快カラウヤ、虞卿云、彼ノ

魏ハ縦約ノ主ナルニ、趙ノ志ニ違フ者ハ、范涇也。今大王百里ノ地方、或ハ萬家ノ都ヲ魏ヘ贈テ、范涇ヲ殺スヤウ魏ヘ請求シ玉ヘ、范涇死セバ、趙縦約ノ主トナル事出來ン、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涇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涇而未殺也。范涇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涇之身。夫殺無罪、范涇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薄故ハ、猶小

趙王イフ善シト、早速人ヲシテ百里ノ地ヲ贈テ、范涇ヲ殺セト。魏ヘ請求サセタレバ、魏王承知シテ、司徒ニ范涇ヲ捕縛サセタルモ、未ダ殺サズ、范涇書ヲ魏王ニ獻シテイフ、臣承ルニ趙王百里ノ地ヲ以テ臣ヲ殺セト要求セリト、罪ナキ范涇ヲ殺スハ小事ナリ、百里ノ地ヲ得ルハ大利ナリ、臣竊ニ大王ノ爲ニ美事トセリ、左レド一ノ不可ナル事アリ、百里ノ地ハ得ラズシテ、死セル者ハ生還ル事出來マジケレバ、大王天下ノ笑草トナルハ必定ナリ、臣竊ニ思フニ、死人ヲ以テ趙ヘ賣付ルヨリハ、生人ヲ以テ賣付ル方便利ナラント、

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涇、涇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涇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剛君長曰、涇免相之後、以信陵爲相、故云後相也。咫尺猶尺一也。

又後ノ相信陵君ニ書ヲ贈テイフ、一躰趙ハ魏ノ敵對ノ國ナレバ、趙王ガ咫尺ノ書面ヲ贈リタレバトテ、容易ニ信用サレヌニ、魏王ハ輕卒ニモ罪ナキ涇ヲ殺サントセリ、涇ハ愚ナレドモ、元來魏ノ免セラレタル相ナリ、魏ノ爲ニ罪ヲ趙ニ得タリ、一躰國中ニ賢臣ナクハ、他國ヨリ地ヲ得タリトテモ、到底守ル事出來マジ、今魏ヲ守ル賢臣ハ、君ガ一番ナレバ、魏王趙ニ許シテ僕ヲ殺シタル後、強キ秦ガ趙ノ例ニ倣テ、多クノ地ヲ割テ、君ヲ殺セト請タレバ、君ハ其ヲ止ル事出來マジ、是君ノ憂ナリト、信陵君イフ善シト、早速魏王ニ申シテ、范涇ヲ赦セリ、

○魏將與秦攻韓。朱己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

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

朱己ハ、史記ニ無己ニ作ル、吳師道曰、朱己、即無忌字也。○魏秦ト韓ヲ攻ントシタレバ、朱己魏王ニイフ、秦ハ戎狄ト同様ナル風俗ニテ、猛惡ノ心アリ、貪慾暴戻ニシテ、利益ヲ好テ信義ナク、禮義德行ヲ識ラズ、利益サヘ有バ、親族兄弟デモ頓着セズ、禽獸

同様ナル事ハ、天下皆知ル所ニシテ、惠ヲ施シテ德ヲ積ム、杯ノ事ナシ、

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

ソレ故宣太后ハ、母ナルモ憂ヲ抱テ死シ、魏冉ハ叔父ニテ、大功アルモ終ニ放逐セラレ、高陵、涇陽ハ、罪ナキモ再度其國ヲ奪ハル、秦王ノ親族兄弟デサヘ此ノ通り、況シテ仇敵ノ魏ニ對シテハ、猶更ノ事ナリ、

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

今大王秦ト共ニ韓ヲ伐テ、益々秦ト親近シ玉フハ、臣甚ダ惑ヘリ、然ルニ大王知玉ハメハ、不賢ナリ、知テ居ナガラ諫メメハ、不忠ナリ、

今夫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敵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

今彼ノ韓ハ一婦人ガ一幼主ヲ助ケ、國內大ニ亂レ居レバ、如何シテ強キ秦魏ノ兵ヲ拒グ事出來ヤウヤ、然ルニ大王破ヌト思玉フカ、韓亡バ秦盡ク鄭ノ地ヲ所有シテ、大梁ト接近セン、然ルニ大王安泰ト思玉フカ、大王舊地ヲ得度思テ、今強キ秦ノ禍ヲ爲玉フカ、大王利益ト思玉フカ、

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閔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

秦ハ攻伐ヲ務トスル國ナレバ、韓亡タル上ハ、便宜事ヲナスニ相違ナシ、其時ハ容易ニシテ利益アル魏ヲ伐ツハ必定ナリ、左レバ楚ヤ趙ヲ伐マジ、何故カトイヘバ、山ヲ越ヘ河ヲ渡リ、韓ノ上黨ヲ渡テ、強キ趙ヲ攻バ、前年閔與ニ於テ、秦ガ敗軍セルト同一ナレバ、秦ガ爲サヌハ必定ナリ、

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

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道ハ、由ナリ、

若シ河内ヨリ鄴朝歌ニ背キ、漳水溢水ヲ渡テ、趙ノ兵ト勝負ヲ邯鄲ノ郊ニ決セバ、智

伯ノ禍ト同一ナレバ、秦又爲スマシ、

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國。所行者甚遠。而所

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

楚ヲ伐ツニハ、山谷ノ道ヲ涉リ、三千里ヲ行テ、危ク狹キ國ヲ攻バ、行クニハ遠方ニ

シテ、攻ルニハ困難ナレバ、秦又爲スマジ、

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

不敢也。

若シ河外ヨリ大梁ヲ後ニシ、上蔡召陵ヲ右ニシテ、楚ノ兵ト勝負ヲ陳ノ郊ニ決スル

事ハ、秦又爲スマジ、

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

之日。非魏無攻矣。

ソレ故イフ、秦ハ屹度楚ト趙トヲ伐タジ、又衛ト齊トヲ攻メジ、韓亡タル上ハ、秦ノ兵

練出セバ、魏ノ外ハ攻マシ、

秦故有懷地。邢丘安城。埗津。而以之臨河内。河内之共汲。莫

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

故ハ、固ト通ス、○秦元懷ノ地、邢丘、安城、埗津ヲ有チ、今之ヲ以テ河内ニ出掛バ、河内

ノ共汲危クナリ、秦鄭ノ地ヲ有チ、垣雍ヲ得、滎澤ヲ決シテ、大梁ニ灌バ、大梁亡ブニ

相違ナシ、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

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

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

危。則魏國豈得安哉。横田惟孝曰、言使

者、不、敢、斥、王、也、

大王甚ダ過テリ、安陵ヲ秦ヘ惡シサマニイヒ玉ヘリ、秦ガ許ヲ望ム事久シキ事ニテ、

秦ノ葉陽、昆陽ハ、無陽、高陵ト接近シ居レバ、大王ノ讒ヲ聽キ、安陵ヲ亡シ、引續テ此

等ヲ亡シ度望メリ、秦舞陽ノ北ヲ遶テ、東許ヘ臨バ、魏ノ南方危クナルハ必定ナリ、

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

且韓ヲ惡テ、安陵ヲ容レヌハ宜敷ケレド、秦ガ魏ノ南方ヲ得ルヲ患ヘヌハ、宜敷カルマシ、

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有餘餘疑ハ術闕ハハ關ト通ス遮ナリ

他日秦ハ河西ニ居レリ。晋ガ其都ノ梁ヲ距ル一千里ニシテ。河山アリテ之ヲ遮リ。周ト韓トアリテ之ヲ隔テ。林郷ノ戰爭ヨリ今ニ至ル迄。秦ガ十度魏ヲ攻メ。五度國中ニ攻入り。邊鄙ノ城ハ盡ク拔カレ。文臺ハ落サレ。垂都ハ焚カレ。林ノ木ハ伐ラレ。麋ヤ鹿ハ殺サレテ。國ハ引續テ取圍マレ。又梁ノ北ニ進擊シ。東ハ陶衛ノ郊ニ至リ。北ハ平闕ニ至リ。秦ニ取ラレタル地ハ。山北河外河内ノ大ナル縣數百ト。名アル都。數十ナリ。秦ガ河西ニ居テ。晋ガ其都ノ梁ヲ距ル一千里デサヘ。禍此ノ通りナレバ。况シテ秦ニ韓ノ支ヘナクシテ。鄭ノ地ヲ有タシメ。河山ノ遮モナク。周ト韓トノ隔ナクシテ。梁ヲ距ル百里程ニ接近セバ。禍ハ百層倍増スニ相違ナシ。

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厲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主。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
他日合縱ノ出來ヌハ。楚魏ハ疑テ韓ハ約親サレヌ故ナリ。今韓伐タレ居ル事三年ニテ。秦和解ヲ申込タレバ。韓亡ル事ヲ知リナカラム。尙許サズ。人質ヲ趙ヘ遣テ天下ノ爲ニ從行シテ戰ハント請ヘリ。臣ノ愚ヲ以テ察スルニ。楚趙ハ韓ト共々秦ヲ攻ルハ必定ナリ。其譯ハ皆秦ノ慾ガ際限ナク。盡ク天下ノ君ヲ滅シテ。其民ヲ臣ニナスニアラズハ止マヌ事ヲ知居ル故ナリ。

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太時已。
ソレ故。臣合縱ヲ以テ大王ニ事ヘ度故。大王早速楚趙ト約親シ。韓ノ人質ヲ抱ヘ。韓ヲ存在セシムル事ヲ職務トナシテ。舊地ヲ韓ヘ請求セバ。韓之ヲ返スニ相違ナシ。此様

ニナレバ、士民モ骨折レズシテ、舊地戻ル故、其功秦ト共ニ韓ヲ伐ツヨリ多クシテ、強キ秦ト接近スル禍モナカラシ、一躰韓ヲ存在セシメ、魏ニ安泰ニサセテ、天下ヲ利益スル事ハ、大王ノ一大好機會ナリ、

通韓之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

韓ノ上黨ノ通路ヲ共寧ヘ明ク置テ、關門ヲ設ケ、出入ノ者ヨリ稅ヲ取立バ、恰モ魏ガ重ク韓ヨリ上黨ヲ抵當ニ取ル譯ニテ、共々其稅ヲ分配スレバ、國ヲ富ス事ハ、充分出來シ、左レバ韓ハ魏ヲ難有思テ敬ヒ畏ル、故、魏ニ背カヌハ必定ナレバ、韓ハ魏ノ屬縣ト同様ニナラン、魏、韓ヲ得テ屬縣トナセバ、衛、大梁、河外モ屹度安泰ナラン、

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

今韓ヲ亡セバ、二周モ危クナリ、安陵モ變テ、秦ノ所有トナリ、楚趙モ大ニ破レ、魏齊モ甚ダ畏ル、ニ相違ナキ故、天下西ニ向テ秦ヘ趨キ、入朝シテ其臣トナルハ、近日ナ

ラン、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收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鬪、鬪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

秦趙不和ニナリテ戰タリ、或人魏王ニイフ、趙ヲ附ケテ秦ト不和ニセシムルニ若カシ、大王趙ヲ秦ヘ不和ニセズバ、兵毀折セル故、秦ト不和ニナルマシ、然ルニ大王今之ヲ不和ニセシメバ、秦趙再度戰フニ相違ナク、戰ハ魏ヲ重スルニ相違ナシ、是秦趙ヲ制スルノ道ナリ、

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之也、

大王諸侯ニ己ヲ重クサセ度望玉フテ、齊ヲ取收バ、趙楚ヲ攻メ、又諸侯ニ己ヲ重クサセ度望玉フテ、楚ヲ取收バ、趙楚ヲ攻メ、大王山東ノ長トナリ度ハ、其事ノ成ルヲ待玉ヘ、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鮑彪曰、垣雍、韓所得魏也、

長平ノ戰ニ平都君、魏王ニ説テイフ、大王何故合縱ヲナシ玉ハヌヤ、魏王イフ、秦ハ韓

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

平都君イフ、臣ハ垣雍ヲ割クハ名ノミト思ヘリ、魏王イフ、何故、平都君イフ、秦ト趙ト久シク長平ニ對軍シテ、勝負決セズ、天下秦ニ聯合セバ、趙亡ビシ、趙ニ聯合セバ、秦亡ビシ、秦ハ大王ガ秦ニ背クヲ恐ル、故垣雍ヲ餌トシテ、大王ヲ釣ルナリ

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秦戰テ趙ニ勝バ、大王垣雍ノ割地ヲ責玉フヤ、王イフ、敢テ責ズ、平都君イフ、秦戰テ趙ニ勝ズハ、大王韓ヲシテ垣雍ノ割地ヲ戻サシムル事出來玉フヤ、王イフ、出來ズ、平都君イフ、臣ソレ故、垣雍ヲ割クハ名ノミナリト、魏王イフ善シ、

○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

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

樓梧、秦魏ヲ約親シテ、秦王ヲシテ國境ニ會合セシメントセリ、或人魏王ニイフ、會合シテ相ナクバ、秦相ヲ置クニ相違ナシ、其ヲ承知セズハ、秦ト不和ニナラン、承知セバ、將來大王ノ臣、皆務テ大王ノ上ニ命令スル齊秦ニ事ヘルヤウニナラン、

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之矣。

且秦ト會合シテ秦ヲ有ツ者ヲ相トセバ、齊ノ親ミナキ故、秦大王ヲ輕蔑スルニ相違ナシ、齊ヲ有ツ者ヲ相トシテ、秦ト會合セバ、秦大王ヲ重スルニ相違ナシ、

○八年謂魏王曰昔曹特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特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特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特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

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

八年ニ、或人魏王ニイフ、昔曹、齊ヲ恃テ晉ヲ輕蔑シタレバ、齊、燕、莒ヲ伐テル間ニ、晋人曹ヲ亡セリ、續齊ヲ恃テ越ヲ輕蔑シタレバ、齊ノ田和叛亂セル隙ニ、越人緡ヲ亡セリ、鄭、魏ヲ恃テ韓ヲ輕蔑シタレバ、魏、榆闕ヲ伐テル暇ニ、韓、鄭ヲ亡セリ、原、秦翟ヲ恃テ晋ヲ輕蔑シタレバ、秦翟凶年ニテ、原ヲ顧ルニ暇ナキ故、晋人原ヲ亡セリ、中山、齊魏ヲ恃テ、趙ヲ輕蔑シタレバ、齊、魏、楚ヲ伐テル留主ニ、趙中山ヲ亡セリ、此五國ガ亡タル譯ハ、皆他國ヲ恃ミニシタル故ナリ、只此五國ミノデナク、天下ノ亡タル國ハ、皆他國ヲ恃ミニシタル故ナリ、一体國ガ他國ヲ恃ミニサレヌ譯ハ、澤山アリテ、其種類算ヘ切レズ、政事教法修ラズ、上下和ガズシテ、恃ミニナレヌモアリ、諸侯鄰國ヨリ攻メラレテ、恃ミニナレヌモアリ、五穀實ラズ、貯蓄盡テ、恃ミニナレヌモアリ、利ニ迷ハサレ患ニ近ヅキタルモアリ、臣ハ其故他國ノ恃ミニナレヌ事ヲ知居レリ、
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秦。而久不可知。即

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今大王楚ノ強ヲ恃ミ、春申君ノ辭ヲ信用シテ、秦ヲ擯斥シ玉ヘドモ、此後楚ガ變心スルヤモ知レズ、若シ春申君變心セバ、大王ノミ秦ノ禍ヲ被ラン、左レバ大王萬乘ノ國ヲ有テ、一人ノ心ヲ以テ政令ヲナシ玉フ者ナレバ、臣甚ダ不完全ト思ヘリ、願ハ大王能ク考ヘ玉ヘ、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乎。

魏王張旄ニ問テイフ、寡人秦ト韓ヲ攻度思フガ如何、張旄對テイフ、韓ハ坐リ居テ滅亡チ待カ、又ハ地ヲ割テ天下ニ從フカ、王イフ、韓地ヲ割テ天下ニ從ハン、

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張旄イフ、韓魏ヲ怨ムカ、秦ヲ怨ムカ、王イフ、魏ヲ怨ン、張旄イフ、韓、秦ヲ強シトスル

カ、魏ヲ強シトスルカ、王イフ、秦ヲ強シトセン、張旄イフ、韓地ヲ割テ其強シト思テ、怨マヌ方ヘ從フカ、又ハ其強カラズト思テ怨ム方ヘ從フカ、王イフ、韓地ヲ割テ其強シト思テ怨マヌ方ヘ從ハン、張旄イフ、左レバ韓ヲ攻ル事ノ利害ハ、大王自分ニ知玉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以天下為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鮑彪曰、茲公、指合從之人、

或人司馬食其ニイフ、六國合縱スル事出來ルト思フ人ハ、六國ヲ知ヌ人ナリ、魏ノミニテ秦ニ敵對シ度望ム人ハ、是又魏ヲ知ヌ人ナリ、此公ガ前ノ二事ヲ知ヌトイフ人ハ、又此公ヲ知ヌ人ナリ、

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讐也。橫田惟孝曰、三國蓋三晉、韓即橫者也、

左レド此公合縱ヲナスハ、何故カトイフニ、合縱セバ、此公重セラレ、合縱セズハ、此

公輕セラル、故ナリ、左レド此公ノ重セララル、ヤウナスモ、其ハ當ニナラヌナリ、君早速三國ガ縱約ノ堅固ナル内、自分ニ合縱ヲ背テ、秦ヘ附玉ヘ、秦君ヲ納ル、ニ相違ナシ、左ナクハ連橫者ガ君ガ爲ス所ノ事ヲ圖テ、秦ヘ聯合セン、左レバ君ガ秦ヘ附ク助テ取テ、君ノ仇敵ヲ助ルハ必定ナリ、

○秦拔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魏冉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亡寧者ハ、魏ヲイヒ、得寧者ハ、秦ヲイフ、

秦魏ノ寧邑ヲ拔取タレバ、魏王人ヲ以テ秦王ニイハシメテイフ、大王寧邑ヲ歸シ玉ハ、予天下ニ先ダチテ和解致サン、魏冉秦王ニイフ、大王承知シ玉フナ、魏王ハ天下ノ恃ミニナラヌヲ見タル故、天下ニ先ダチテ和解シタシト望メリ、一体寧邑ヲ失ダ者ガ、更ニ寧邑ノ如キ者ヲ割テ平和ヲ求テコソ然ルベシ、寧邑ヲ得タ者ガ、寧邑ヲ戻スベキ理由ナシ、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講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

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秦、趙ノ邯鄲ノ圍ヲ解キ、魏ヲ攻テ寧邑ヲ取タリ、吳慶魏王ガ秦ト和グ事ヲ恐テ、魏王ニイフ、大王ハ秦ガ大王ヲ攻ル理由ヲ知玉フカ、天下皆イフ、大王秦ト親近セル故ナリト、左レド大王實ハ秦ト親近ナラズ、秦去テ聯合セズバ、天下皆イフ、大王弱キ故ナリト、左レド大王兩周ヨリ弱クハナシ、然ルニ今秦人邯鄲ヲ罷メ、兩周ヲ過テ、大王ヲ攻ル者ハ、大王ヲ制御シ易シト思フ故ナリ、大王モ弱キ者ガ人ノ攻伐ヲ受ルトイフ事ヲ知玉フカ、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入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吳師道曰、俱卷也申舒也。魏王邯鄲ヲ攻ントシタレバ、季梁其事ヲ聞キ、途中ヨリ引返セリ、衣服ハ捲クジレタル儘ニテ、展バンシモセズ、頭ハ塵ダラケノ儘ニテ、掃ヒモセズ、魏王ニ面謁シテ、イフ、今日臣來ル時、大道ニ於テ人ニ出逢タリ、其人車ヲ北ニ向ケ、臣ニ告テイフ、

予ハ南方ノ楚ヘ往度望メリト、臣イフ、君楚ヘ往クニ、何故北ニ向フヤ、其人イフ、吾ガ馬良シト、臣イフ、馬良キモ、北ハ楚ヘ往ク道ニ非ズ、其人イフ、吾ガ旅費多シト、臣イフ、旅費多キモ、北ハ楚ヘ往ク道ニ非ズ、其人イフ、吾ガ御者巧ナリト、此四ツ五ツノ者ハ、益々善キモ楚ヲ離ル事益々遠シ、

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橫田惟孝曰、動舉互言也。今大王ノ行、霸王ヲナシ、天下ニ信用サレ度望ミ、王國ノ廣大ヤ、武器ノ精銳ヲ恃テ邯鄲ヲ攻テ、地ヲ廣メ名ヲ尊クセントナシ玉ヘド、大王ノ行愈々度々スレバ、王業ニ違フ事愈々遠クナラン、恰度楚ヘ往カント欲シテ、北ニ向フト同一ナリ、

○周尙謂宮他曰。子爲尙謂齊王曰。尙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橫田惟孝曰、身在魏、魏一爭、齊、故曰外臣。

周尙宮地ニイフ、君僕ガ爲ニ齊王ニ、周尙ハ外臣トナリ度望居ルトイフテ、齊ナシテ僕ヲ魏ニ助ルヤウニナサシメ玉ヘ、

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

公不如示有魏。

宮他イフ不可ナリ、是君ガ魏ニ重セラレヌ事ヲ齊ヘ吹聴スルナリ、一体齊ハ魏ノ重ナキ者ニ、魏ノ重ナル者ヲ害ハセヌ事ハ勿論ナレバ、君魏ノ重アル事ヲ齊ヘ示スニ若カシ、

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君齊王ニイハシメ玉ヘ、大王ガ魏ニ求ル事ハ、何デモ臣魏ヲ抱テ承ラント、左レバ齊君ヲ助ル事必定ナレバ、君齊ヲ有テルナリ、齊ヲ有テバ魏モ有タレン、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

信陵君將軍晉鄙ヲ殺シテ、邯鄲ヲ救ヒ、秦人ヲ破テ、趙ノ國ヲ完シタレバ、趙王自身郊外ニ出迎ヘヌ、

唐阻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念也。

唐阻信陵君ニイフ、臣承ルニ物ニ知テハナラヌ事ト、知ラナクテハナラヌ事トアリ、又念テハナラヌ事ト、念レナクテハナラヌ事トアリ、信陵君イフ、何ノ諱ゾ、對テイフ人ガ我ヲ憎ム事ハ、知ラナクテハナラズ、我ガ人ヲ憎ム事ハ、知テハナラズ、人ガ我ニ恩德ヲ被セタル事ハ、念テハナラズ、我ガ人ニ恩德ヲ被セタル事ハ、念ナクテハナラヌナリ、

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念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今君晉鄙ヲ殺シテ邯鄲ヲ救ヒ、秦人ヲ破テ趙國ヲ存在セシメ玉ヘルハ、大ナル恩德ナリ、趙王自身郊迎セルニ、卒爾ニ趙王ニ面會シ玉ヘリ、臣願ハ君ガ德ヲ念玉ハン事ヲ、信陵君イフ、僕謹テ教訓ニ從ハン、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

魏管ヲ攻テモ、降ス事出來ズ、安陵ノ人縮高トイヘル者アリ、其子管ノ守將ナリ、

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

信陵君人ヲ以テ安陵ノ君ニイハシメテイフ、君縮高ヲ遣テ、其子ニ説諭セシメヨ、僕

縮高ヲ五大夫持節ノ尉ニ致サン、

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

安陵ノ君イフ、安陵ハ小國ニテ、民ヲシテ己ニ聽カシムル事ハ出來ヌ故、使者自身ニ

往テ説諭アレ、道案内ハ仕ラン、

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

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

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河洛文曰、復致也。

使者縮高ノ所ヘ往キ、信陵君ノ命ヲ白シタレバ、縮高イフ、君ガ高ヲ寵シ玉フハ、高ニ

管ヲ攻サセ度御考ナランガ、父ガ子ノ守城ヲ攻バ、人ガ笑フニ相違ナク、悴ガ父ヲ見

テ降參セバ、其君ニ背クナリ、父ガ子ニ背ケト教ヘバ、君望ミ玉ハシ、ソレ故、此儀ハ

平ニ御免ヲ被リタシト、

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

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

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

安陵之城。安陵ハ魏ノ附庸ナリ、故ニ縮高トイフ、

使者歸テ信陵君ニ報導シタレバ、信陵君大ニ怒テ、大使ヲシテ安陵ヘ往カシメテイ

フ、安陵モ魏ト同様ナリ、今僕管ヲ攻テモ、降ス事出來ズハ、秦ノ兵魏ヘ攻來ル故、國

家危急ニナルハ必定ナリ、願ハ君縮高ヲ生ナガラ捕縛シテ送致シ玉ヘ、若シ君送致

シ玉ハズハ、僕十萬ノ兵ヲ起シテ、安陵ヲ攻申サン、

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

憲。憲之上篇曰。子殺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

子。不得與焉。襄王ハ、魏ノ襄王ナリ、大府ハ、魏國ノ國籍ヲ藏ルノ府ナリ、

安陵ノ君イフ、吾ガ先代成侯ハ襄王ヨリ教令ヲ受テ此地ヲ守リ、手ツカラ大府ノ法

令ヲ受タリ、法令ノ上篇ニイフ、子ガ父ヲ弑シ、臣ガ君ヲ弑セバ、常刑アリテ赦罪セズ

大赦ノ時デモ、城ヲ以テ降參セル者、又ハ城ヲ棄テ逃亡セル者ハ、赦免セズト、

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

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關君長曰、大位、即五大夫之屬

今縮高謹テ大位ヲ辭退シテ、父子ノ義ヲ全クセリ、然ルニ君ハ必ズ生ナガラ捕縛セ

ヨトイヒ玉ヘリ、是僕ヲシテ襄王ノ教令ニ違テ、大府ノ法令ヲ廢棄セシムル譯ナレ

バ、僕死ヌトモ貴命ニ應セズ、

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己。無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

縮高之ヲ聞テイフ、信陵君ノ性質ハ、驚悍ニテ、我儘ナリ、今安陵君ノ辭ヲ以テ、戻テ信陵君ニ告バ、兵ヲ以テ魏ヲ攻ルハ必定ナリ、予最早父子ノ義ヲ全セリ、吾ガ安陵君ヲシテ魏ノ禍ヲ蒙ラシメバ、人臣タルノ義ヲ失フナリト、因テ使者ノ旅舎ヘ往キ、自ヲ頸ヲ斷テ死セリ、

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縮素。避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信陵君縮高死セルト聞テ、喪服ヲ被、席ヲ下リ、使者ヲシテ安陵君ニ罪ヲ謝セシメテイフ、僕小人ニテ、思慮困窮ノ餘リ、君ニ失禮ヲ申セリ、再拜シテ罪ヲ赦シ玉ハン事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

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

魏王龍陽君ト同船ニテ魚ヲ釣タリ、龍陽君十餘尾ノ魚ヲ得テ涕ヲ流シタレバ、王イフ、不安心ノ事アラバ、何故早ク告グヌゾ、對テイフ、臣不安心ノ事ナシ、王イフ、左レバ何故泣クヤ、對テイフ、臣ハ大王ガ得玉ヒタル魚ノ爲ニ泣クナリ、王イフ、其ハ何故、對テイフ、臣ガ最初魚ヲ得タル時、喜ビタルモ、後ニ得タル魚ハ前ノヨリモ段々大ナル故、前ニ得タル魚ヲ棄度存スルナリ、

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入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冀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

今臣ハ凶行醜貌ナレド、大王ノ爲ニ枕席ノ塵ヲ拂テ、共ニ起臥スル事出來、今臣ノ位ハ龍陽君ニ升リ、朝廷ヤ外衢ニ呼唱ヲ行フ事出來ル程立身セリ、左レド天下ノ廣キ、美人ノ多キ、臣ガ大王ニ寵愛セラル、事ヲ承レバ、衣服ノ裾ヲ褰テ大王ノ處ヘ參ラシ、臣モ恰度臣ガ前ニ得タル魚ノ如ク亦棄テラル、ニ相違ナシ、臣何條泣カレズニ居ラレマセウゾ、

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_レ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吳師道曰。誤。恐是諺字訛。

魏王イフ、嗚呼左様ノ心ナラ、何故早ク告ヌヤト、臆テ號令ヲ下シテイフ、誰デモ美人

ノアル事チイフ者アラバ、其二族ヲモ誅セン、

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孽誦也固矣。其自繫繫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左レバ近習嬖倖ノ人ハ、媚ビ諂テ自分ノ地位ヲ堅固ニシ、自分ノ不善ヲ蔽ヒ、人主ニ結付テ、其身ヲ保全ス、今遠方ヨリ美人ヲ進メタリトテ、屹度寵愛ヲ受ルトモ定ラズ、假令ハ寵愛ヲ得タリトテモ、屹度君ノ用ニ立ツトモ限ラズ、然ルニ近習ノ人々ハ、共々美人ヲ進ル者ヲ怨メリ、左レバ禍アルトモ福アラジ、怨アルトモ德アラジ、是智ニ處スル道ニハアルマジ、

○或謂魏王。王儆四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繫之。臣爲王之楚。王胥臣之反而

行。

鮑彪曰、游、旌旗之旒、○或人魏王ニイフ、大王國內ヲ警テイヒ玉ヘ、王ニ從フベキ者ハ、十日以内ニ準備セヨ、準備セヌ者ハ殺サント、大王因テ旗ヲ取テ、舟ノ上ニ繫ギ付玉ヘ、臣大王ノ爲ニ楚ヘ往ク故、大臣ガ戻ルヲ待テ兵ヲ進メ玉ヘ、

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令涉魏境。鮑彪曰、使者、即此說者。

春申君此事ヲ聞テ、使者ニイフ、子楚王ニ面謁セズトモ、其儘歸レ、十日以内ニ、數萬ノ兵ヲ魏ノ國境ニ繰出サン、

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秦ノ使者其事ヲ聞テ、秦王ニ告タレバ、秦王楚魏ノ聯合ヲ恐レテ、魏王ニイフ、貴國出軍スル了簡ナラバ、別段楚ノ兵ヲ借ラズトモ、魏ノ兵丈ニテ充分ナラン、

○觀軼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軼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橫田惟孝曰、今或矣訛。

觀鞅春申君ニイフ、世人ハ皆楚ガ強カリシモ、君ガ政事ヲ執テヨリ弱クナレリトイフガ、僕ハ左様デナシト思フナリ、君ヨリ以前二十餘年間、攻伐ヲ受タル事ナシ、秦ガ澠隘ノ塞ヲ通越シテ、攻度モ攻ラレズ、兩周ノ道ヲ借テ、韓ヲ後ニシテ楚ヲ攻ルハ、不可ナル故ナリ、

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鄆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鬪之日也己。

今日ハ左様デナシ、魏ノ滅亡且タニ迫リ居レバ、其許、鄆陵、梧トナリ、大切ニスル事出來ズ、割テ秦ニ與タレバ、其距離百六十里ナリ、臣ハ此後秦楚日々戰爭スルナラント思ヘリ、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爲之謂安邑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安邑ノ御史死シタル時、其次官ノ者御史ニナレヌチ氣遣タリ、輸里ノ人、之ガ爲ニ安邑ノ令ニイフ、公孫綦ガ知人ノ爲ニ御史ノ官ヲ魏王ニ願タレバ、王イフ、安邑ニハ次官アルカ、左レバ法則ヲ破ル譯ニハ參ラズト、令因テ早速次官ヲ御史ニ直セリ、

景閔王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

秦魏ヲ攻ル事劇シケレバ、或人魏王ニイフ、戰テ地ヲ失フハ、割テ之ニ賂フノ易キニ若カシ、守テ討死スルハ、戰テ地ヲ失フノ易キニ若カシ、能ク地ヲ棄テ、割ク事出來ズ、能ク討死シテ地ヲ棄ル事出來ヌハ、是人ノ大過失ナリ、

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

今大王地數百里ヲ失ヒ、城數十ヲ失テモ、國ノ患免レヌハ、大王地ヲ棄テ、割玉ハヌ故ナリ、今秦ノ強ハ天下無雙ニシテ、魏ノ弱キハ殊ニ甚シ、然ルニ大王弱キ魏ヲ強キ秦ノ的トナシ、大王又能ク死シテモ之ヲ棄テ玉ヲ事出來ズ、是大王ガ重々ノ過失ナリ、

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

而怨報。鮑彪曰、怨謂不
主、攻者也。

今大王能ク臣ガ計ヲ用キ玉ハ、地ヲ損シテモ國ノ害ニナラズ、軀ヲ屈メテモ身ノ
苦ニナラズ、患ヲ免レテ不韋ガ主トシテ魏ヲ攻ル怨ヲ報ユル事出來ン、

秦自四境之内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毐氏乎。與
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

横田惟孝曰、長字非衍、則上下必有闕文、故ハ固ト通ス、畢ハ盡ナリ、嫪毐ハ嫪毐、太后
ノ私人。○秦國內執政ノ大臣ヲ始トシ、車ヲ挽ク者迄、皆イフ、嫪毐ニ附ンカ、呂氏ニ
附ンカト、里門ノ者モ、朝廷ノ者モ、矢張此通リナリ、

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
國贊嫪毐。以嫪毐勝矣。王以國贊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
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

今大王地ヲ割キ秦ニ賂テ、嫪毐ノ功トナシ、身ヲ卑シ秦ヲ尊テ、嫪毐ニ依頼シ、大王國
ヲ抱テ嫪毐ヲ助バ、嫪毐呂氏ニ勝ン、大王國ヲ以テ嫪毐ヲ助バ、太后ガ大王ヲ有難ル
事、深ク骨髓ニ徹セン、左レバ大王ト秦トノ交ハ、天下ノ最上トナラン、

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毐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

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
怨報矣。

秦魏ハ是迄百度交テモ、百度欺ケリ、今嫪毐ノ力ニテ、秦ト仲善クナリ、交ガ天下ノ最
上トナラバ、天下誰テモ呂氏ヲ棄テ、嫪氏ニ從ハン、左様ナレバ大王ノ怨モ報ユル
事出來ン、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
陵君其許寡人。

秦王人ヲ以テ安陵君ニイハシメテイフ、寡人五百里ノ地ヲ以テ、安陵ト取換度故、願
ハ御承知アレ、

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
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

安陵君イフ、大王恩惠ヲ加テ、大國ト小國ト取換ント甚宜キモ、先代ヨリ安陵ノ地ヲ
受居ル事故、願ハ永久此地ニ居タケレバ、取換申スマジ、秦王悅バス、安陵君因テ唐且
ヲ秦ヘ使ニ遣レリ、

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

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措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錯ハ置ナリ。

秦王唐且ニイフ、寡人五百里ノ地ヲ以テ、五十里ノ安陵ニ取換度ト請ヘド、安陵君寡人ニ許サヌハ何故ゾ、且秦ガ韓魏ヲ亡セドモ、君ガ僅五十里ノ地ヲ以テ、全キ譯ハ、君ガ君子ナル故、寡人ガ攻ヌ故ナリ、今寡人ハ十層倍ノ地ヲ以テ、君ニ地ヲ廣ント請ヘド、君寡人ニ抵抗スルハ、寡人ヲ輕蔑スル爲メカ、

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佛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佛然ハ、怒ル貌。

唐且對テイフ、否、左様デハナシ、安陵君ハ地ヲ先代ヨリ受テ守居バ、千里ノ地デモ、敢テ取換マシ、況シテ五百里位ハ猶更ナリ、秦王佛然ト怒テ、唐且ニイフ、御身モ嘗テ天子ノ怒ヲ承リタルカ、唐且對テイフ、臣未ダ承ラズ、

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鮑彪曰、搶地也。

秦王イフ、天子ノ怒ハ、百万ノ死骸ヲ積ミ、千里ノ血ヲ流スナリ、唐且イフ、大王ハ嘗テ匹夫ノ怒ヲ聞玉ヘルカ、秦王イフ、匹夫ノ怒ハ、冠ヲ脱ギ跣足ニテ、地面ニ叩頭スル丈ノ事ナリ、

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鮑彪曰、休、吉徵、祲、戾氣。自三子一言之爲吉。

唐且イフ、其ハ凡夫ノ怒ニテ、士ノ怒ニ非ズ、扱專諸ガ吳王僚ヲ刺殺ス時、彗星ガ月ヲ掩ヒ、聶政ガ韓ノ相傀ヲ刺殺ス時、白虹日ヲ貫キ、要離ガ吳王ノ爲メ王子慶忌ヲ刺殺ス時、蒼鷹殿中ニ擊合タリ、此三人ハ皆匹夫ナレド、怒ヲ抱テ未ダ發表セヌ内、至誠天ニ通ジ、祥瑞天ヨリ降レリ、今臣ヲ加テ四人ニナルナリ、若シ士怒バ、彼我二人ノ死骸ヲ伏シ、五歩ノ内ニ血ヲ流ス、左レバ天下之ガ爲ニ喪服ヲ纏フ、今日ノ場合ガ即チ是ナリトテ、劍ヲ拔テ席ヲ起テリ、

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諗矣。夫韓

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鮑彪曰。誰曉也。
 秦王顔色青。サノ長ニ跪キ謝シテイフ。先生坐セヨ。何條斯程ノ事ニ至ラウヤ。寡人了解セリ。一跡韓魏滅亡シテモ。安陵僅五十里ノ地ヲ以テ無難ナルハ。唯先生アルガ爲メナリ。

戰國策講義卷之十二

韓

康子

○三晋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許應元曰。石溜猶言石田。非沃野也。
 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

三晋ガ智伯ヲ伐テ。其地ヲ分配スル時。段規韓王ニイフ。分地ヲ得玉ハ。是非成臯ヲ取玉ヘ。韓王イフ。成臯ハ砂磔ノ地ナレバ。寡人用キ處ナシ。

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

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
段規イフ。然ラズ。臣承ルニ嶮阻ノ地。一里四方アレバ。千里四方ノ權勢ヲ震動スル事出來ルハ。地ノ利便ナリ。萬人ノ多勢ニテ。三軍ヲ破ル者ハ。敵ノ不意ニ附込ニアリト。

大王臣ガ辭ヲ用玉ハ。韓ハ鄭ヲ取ル事出來ン。

王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橫田惟孝曰。大疑矣訛。

王イフ善シト。終ニ成臯ヲ取レリ。後韓ガ鄭ヲ取ルニ及テ。案ノ條成臯ヨリ伐始タリ。

烈侯

④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

韓傀、韓ノ相トナリ、嚴遂君ニ重セラレ、二人不和ナリ、嚴遂政事ヲ議スル時、明白ニ韓傀ノ過失ヲ指シ舉タレバ、韓傀朝廷ニ叱リ付タル故、嚴遂劍ヲ拔テ逐掛タリ、時

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

ニ仲裁スル者之ヲ和解セリ、
臆テ嚴遂誅戮サル、事ヲ恐テ逃亡シ、行テ韓傀ニ復讐スベキ人ヲ求テ齊ヘ至レリ、

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

齊人ノ中ニ軹ノ深井里ノ聶政ハ、勇氣ノ士ニテ、仇ヲ避テ屠狗ノ仲間ニ隠レ居ルト

イフ者アリタレバ、嚴遂密ニ政ト交際ヲ結ビ、手厚取扱タリ、

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矣。敢有請。

聶政問テイフ、君何事ニ僕ヲ使用シ玉フ御了見ナルヤ、嚴遂イフ、僕君ト交テヨリ、日

未ダ淺キ故、假令ヘ事切迫スルモ、君ニ請フ譯ニハ參ラヌナリ、

於是嚴遂乃具酒饗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

是ニ於テ嚴遂酒ヲ用意シテ、聶政ノ母ノ前ニ杯ヲ侑メ、嚴遂黃金百鎰ヲ捧ケ、進テ政ガ母ノ賀ヲナシタレバ、政ハ其大金ナルニ且驚キ且恠テ、固ク辭退セリ、嚴遂強テ進タレバ、政辭謝シテイフ、僕老母アリ、家貧困ナレバ、漂泊シテ狗殺トナリ、朝夕美味

ヲ得テ、老母ヲ養育スル事出來其手當モ行届居レバ、此贈物ヲ戴クニ及バズ、

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羶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耶。

嚴遂人ヲ掃ヒ、聶政ノ爲ニ話シテイフ、僕仇アリ、因テ諸侯ヲ周流シテ、復讐スベキ人

ヲ求ル事多キモ、未ダ得ズ、齊ヘ來テ、君ガ高義ヲ聞タル故、百金ヲ進呈シテ、母堂飲食ノ入費ニナシ、君ト親交ヲ結度心ニテ、別段依頼スベキ事アリテ、譯デハナシ、

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聶政イフ、僕志ヲ屈シ身ヲ汚シテ、市中ニ居ル譯ハ、唯々老母ヲ養育シ度爲メナリ、老母存生中ハ、僕ノ身ハ人ニ許ス譯ニ參ラズ、嚴遂強テ金ヲ受ヨトイヒタレド、政承知セズ、左レド嚴遂ハ厚ク主客ノ禮儀ヲ盡シテ去レリ、

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

程經テ聶政ノ母死去セリ、埋葬モ濟ミ、忌服モ明タレバ、政イフ、嗚呼政ハ市中ノ人、刀ヲ掉テ狗ヲ屠ル者、嚴遂ハ大名ノ宰相ナリ、千里ノ遠方モ厭ハズ、駕ヲ枉テ政ニ交

ヲ求タリ、政ガ待遇ハ、至極粗末ナリ、未ダ稱スヘキ程ノ大功ナキニ、嚴遂百金ヲ捧テ、老母ノ賀ヲナセリ、政假令ヘ受納セヌモ、厚ク政ヲ知吳タルナリ、一休賢者ハ感激シテ、目皆ヲ裂ク怒ヨリ窮困ノ人ヲ親ミ信スル者ナレバ、政默然トシテ此儘止ム譯ニハ參ラヌナリ、且前日政ヲ要シテ、復讐ヲ望タレド、政老母アル故謝絶セシモ、今日ハ老母モ天壽ヲ全シテ死タル事故、政ハ知己ノ人ノ爲ニ動カント、終ニ西、濮陽ヘ往タ

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

嚴遂ニ面會シテイフ、先日君ニ韓ノ身ヲ許サヌ譯ハ、老母アリタル爲メナリ、今老母ハ不幸ニシテ死去セリ、就テハ君ガ復讐シタキハ誰ナルヤ、願ハ復讐ニ取掛ラン、嚴遂委細告テイフ、僕ノ仇ハ韓ノ相韓傀ナリ、傀ハ韓王ノ季父ナレバ、親族ハ多ク、護衛ハ嚴重故、僕人ヲ以テ刺殺サセ度望メドモ、到底出來ズ、今君僕ヲ見限ラズハ、車騎ヤ壯士ヲ具ヘテ、君ノ助トナサン、

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衛ハ、即チ濮陽ナリ、吳師道曰、仗猶執也。

聶政イフ、韓衛ノ距離遠クナシ、今人ノ相ヲ殺スニハ、多人數ニテハ宜敷ラジ、殊ニ相ハ國王ノ親族ナレバ、猶更ノ事ナリ、多人數ナレバ、可否ヲ生セヌ譯ニ往カズ、可否ヲ生セバ、辭漏ン、辭漏バ韓ノ國中嚴遂ト仇トナル故、至極危シト、終ニ馬車兵士ヲ謝絶シ、別チ告ケ、單身劍ヲ持テ、韓ヘ往ケリ、

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

東孟ハ地名、○韓恰度東孟ニ於テ會合アリ、韓王并ニ宰相列席セリ、兵器ヲ持テ護衛スル者多シ、聶政直機飛込デ、階子段ヲ昇リ、グザト韓傀ヲ刺通シタレバ、韓傀駈出シ、哀侯ヲ抱テ援テ請タレバ、政遂掛テ之ヲ刺通シ、併セテ哀侯ヲ傷ツケタル故、左右混

雜セリ、政大ニ號ビ、數十人ヲ殺シ、因テ自分ニ面ノ皮ヲ剝ギ、兩眼ヲ抉リ、自ラ屠腹シテ、腸ヲ引出シ、終ニ死セリ、韓、政ノ死骸ヲ取テ市中ニ曝シ、千金ヲ懸テ贖タレド、久キ間誰トモ分ラズ、
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軼ハ過ナリ、孟賁育、成荆ハ、皆古ノ勇士。

聶政ノ姊ノ嫫ガ、此事ヲ聞テイフ、予ガ弟ハ至極ノ賢者ナレバ、妾ノ身ヲ惜テ予ガ弟ノ名ヲ沒スル事出來ズ、身ヲ惜ミ名ヲ沒スルハ、予ガ弟ノ本意ニアラズト、軀テ韓ヘ往キ、亡弟ヲ視テイフ、其意氣グミノ盛ナル事、孟賁育ニモ過ギ、成荆ヨリモ高シ、今死シテ其名ヲ顯ハサヌハ、父母ハ皆死シテ、他ニ兄弟モナケレバ、妾ガ迷惑ニナルト思テノ故ナリ、身ヲ惜テ弟ノ名ヲ顯サヌハ、妾ガ忍バレヌ所ナリト、軀テ死骸ヲ抱テ哭テイフ、此ハ妾ガ弟ナル軀ノ深井里ノ聶政ナリト、亦死骸ノ下ニ自害セリ、
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

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蒞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列ハ烈ト通ズ。道ハ淹菜。醢ハ肉醬ナリ。○晋楚齊衛。此事ヲ聞テイフ。毒政ガ能者デ
アルノミデナク。其姉モ烈婦ナリ。政ガ名。後代迄傳ハル譯ハ。其姉ガ切コマサカレル
誅戮ヲモ厭ハズシテ。其名ヲ揚タル故ナリ。

昭侯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
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來ノ字疑ラ

成午。趙ヨリ韓ニ居ル申不害ニイハシム。君韓ヲ抱テ僕ヲ趙ニ重クサセ玉ヘ。僕モ趙
ヲ抱テ君ヲ韓ニ重クサセシ。左レバ君ニ。韓ヲ有テ。僕ハ二ノ趙ヲ有ツ譯ナリ。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
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
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

魏ガ邯鄲ヲ圍ム時。申不害始テ韓王ニ面謁シタレド。王ノ意ヲ知ラヌ故。其辭ガ王ノ
意ニ適ハヌ事ヲ恐タリ。王申子ニ問テイフ。予趙魏ノ何方ニ加擔シテ宜キヤ。對テイ
フ。是安危ノ要件ニシテ。國家ノ大事ナリ。臣願ハ篤ト勘考仕ラン。

乃微謂趙卓韓曰。子皆國之辨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
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
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因テ竊ニ趙卓韓ニイフ。君達ハ韓ノ辨士ナリ。人臣タル者ハ。辭用キラル。時ハ。論
シテ忠ヲ盡サズハナルマジト。兩人共進テ事ヲ論シタレバ。申子竊ニ王ノ悅ブ方ヲ
察シテ。王ニイヒタレバ。王大ニ悅ビヌ。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
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
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
我將奚聽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横田惟孝曰。

申子其從兄ヲ仕官サセ度願タレド。王許サヌ故。申子怨ム様子アリタレバ。王イフ。此
事卿ヨリ教ヘアレタル道ニ非ズ。卿ノ請ヲ容テ。卿ノ道ヲ廢スベキカ。又ハ一層卿ノ
道ヲ行テ。卿ノ請ヲ拒ムベキカ。卿嘗テ予ニ功德ニ循テ。順序ヲ亂スナト教タリ。今仕
官ヲ請タリトテ。予許サレシ。申子家ヲ退キ罪ヲ請テイフ。君誠ニ其道ヲ行フ人ナリ。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

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點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剗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鞞。鐵幕。革抉。敝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蹀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時力。距來。ハ、皆弩ノ名。棠谿。墨陽。合膊。剗師。宛馮。龍淵。太阿。ハ、皆良劍ノ名。鮑彪曰。鞬。革履。鞬。兜。鞬。索。隱曰。敝。與。鞬。同。謂。楯。也。芮。謂。繫。楯。之。紛。綬。也。○蘇秦趙ノ爲ニ合縱シテ。韓王ニ説テイフ。韓ハ北ニ鞆洛成阜ノ固アリ。西ニ宜陽常阪ノ塞アリ。東ニ宛穰洧水アリ。南ニ陘山アリ。地方千里。甲冑數十萬アリ。世間ノ強キ弓ヤ。勁キ弩ハ。皆韓ヨリ出テ。谿子少府ヨリ製造スル時力距來ハ。皆六百步外ニ射ル事出來。韓ノ卒。足ヲ踏テ射ハ。百度發テ止ル時ナク。遠キ處ハ胸ヲ通シ。近キ處ハ心ヲ貫ク。韓ノ卒ノ劍ヤ戟ハ。皆冥山ヨリ出ル金鐵ナリ。棠谿。墨陽。合膊。剗師。宛馮。龍淵。大阿。ハ。皆陸ニ在テハ馬牛ヲ斬リ。水ニ在テハ鵠雁ヲ斬リ。敵ニ逢テハ堅キ物ヲモ斬ラル。ナリ。其他

甲盾。革履。兜。鞬。鐵ノ幕ヤ。革抉。敝芮ノ類モ備レリ。韓ノ勇卒ガ。堅キ甲ヲ被。強キ弩ヲ踏ミ。銳キ劍ヲ橫バ。一人ガ百人ニ匹敵スル位ノ者デハナシ。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一体強キ韓ト賢キ大王トデアリナガラ。西ニ向テ秦ニ事ヘ。東藩ト稱シテ。秦帝ノ旅館ヲ築キ。冠帶ヲ受テ。春秋ニ祭リ。臂ヲ交テ服從シ度望玉ヘリ。國家ヲ羞テ。天下ノ物笑トナル事。此ヨリ甚シキハナカラン。故ニ願ハ大王熟考シ玉ヘ。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

大王秦ニ事ヘ玉ハ。秦宜陽成臯ヲ求ルニ相違ナシ。今年之ヲ贈バ。翌年又々請求セシ。地ヲ割テ與バ。地面ガ續クマシ。與ヘスバ。前ニ地ヲ贈タ甲斐モナクシテ。別段ニ其禍ヲ受ル勘定ナリ。且大王ノ地ハ盡テ。秦ノ要求ハ已ムマシ。一体限アル地ヲ以テ。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鮑彪曰。馳。反走。示形也。

秦陘ヲ攻タレバ、韓、陘ノ人ヲ南陽ヘ逃サシメタルニ、秦早クモ之ヲ逃サシメテ、又陘ヲ攻タリ、韓因テ南陽ノ地ヲ割タルニ、秦地ヲ受置テ、又々陘ヲ攻タリ、

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不取也。

陳軫秦王ニイフ、國ノ形勢不便ナル故、陘人ヲ逃サシメ、交際親密ナラヌ故、南陽ヲ割タリ、今割テモ交親クナク、馳テモ兵止ラズハ、臣山東ガ馳ト割トナ大王ニ致スマジト恐ル、ナリ、且大王三川ヲ攻テ、百金ヲ求テモ得ラレヌニ、韓ヲ攻テ千金ヲ求メ、一朝ニシテ得ラレタリ、然ルニ今韓ヲ攻玉ハ、是厚キ交ヲ絶テ、韓ノ私府ヲ堅固ニスル譯故、臣大王ノ爲ニ不賛成ナリ、

○秦韓戰于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

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公仲朋曰。賂。地於秦也。和。秦伐楚也。

秦韓濁澤ニ戰フ、韓危キ故、公仲朋韓王ニイフ、與國恃ニナラズ、今秦ノ心、楚ヲ伐度思フ故、大王張儀ノ世話テ秦ニ和解シ、一ノ善キ都ヲ賂テ、共々楚ヲ伐ニ若カシ、是一ト二ト取換ヘル計畧ナリ、韓王イフ善シ、因テ公仲ニ出立ノ用意ヲサセテ、西、秦ヘ和解セントセリ、

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

楚王之ヲ聞テ大ニ恐レ、陳軫ヲ召シテ告タレバ、陳軫イフ、秦ハ多年楚ヲ伐度思ヘリ

今韓ノ善キ都一ヶ處ヲ得テ、兵ヲ整ヘ、秦韓兵ヲ合セテ、南楚ヘ向フハ、秦ガ廟ヲ祭テ
 祈ル所ナレバ、今心願叶タレバ、楚國伐タルハ、ハ必定ナリ、大王臣ノ辭ヲ用キテ、國中
 ニ戒テ、軍ヲ算ヘ韓ヲ救フト言觸シ、戰車ヲ道一杯ニ繰出シ、使者ヲ遣ルニ車ヲ多ク
 シ、贈物ヲ厚シテ、大王ガ韓ヲ救フ事ヲ信用サセ玉ヘ、韓ガ楚ニ許サヌ迎モ、大王ヲ有
 難ルハ必定故、秦ニ從テ楚ヲ攻マシ、左レバ秦韓和合セヌ故、兵楚ヘ至ルトモ、國多分
 ニ疲レマジ、韓ガ楚ニ許サバ、秦ト不和ニナル故、秦ハ大ニ怒テ深ク韓ヲ怨ムハ必定
 ナリ、韓楚ノ救ヲ得バ、秦ヲ輕蔑スルハ必定ナリ、秦ヲ輕蔑セバ、秦ニ對シテ不敬ナル
 ハ必定ナリ、左レバ楚ハ秦韓ノ兵ヲ苦メテ、楚國ノ禍ヲ免ル、譯ナリ、

楚王大説乃微四境之内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説乃止公仲鮑彪曰、殉、言以死從之。

楚王深ク悦テ、國中ニ戒テ、軍ヲ算ヘ救フト言ヒ觸シ、使者ヲ遣リ、車ヲ多クシ、贈物
 ナ厚シテ、韓王ニイフ、敝邑ハ小國ナレド、最早盡ク兵ヲ起セリ、願ハ貴國秦ニ快意シ
 玉ヘ、敝邑楚ヲ以テ韓ニ從ハント、韓王大ニ悦テ、公仲ノ出立ヲ止タリ、
 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

之虛名、輕絶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絶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公仲イフ不可ナリ、扱實ヲ以テ韓ヲ苦ル者ハ秦ニシテ、虛名ヲ以テ韓ヲ救フ者ハ楚ナリ、楚ノ虛名ヲ恃テ、輕々シク強キ秦ノ敵ト不和ニナレバ、天下ニ笑ハル、ハ必定ナリ、且楚韓ハ親類ノ國デハナシ、又前以テ約束シテ秦ヲ伐ツ事ヲ謀タ譯デハナシ、秦楚ヲ伐度思ヒ、楚因テ兵ヲ起シテ韓ヲ救フトイフハ、定メシ陳軫ノ謀ナラン、且大王最早人ヲ以テ秦ヘ報知セシメ置テ、使者ヲ遣ラズハ、秦ヲ欺クナリ、一体強キ秦ノ禍ヲ輕シテ、楚ノ謀臣ヲ信用シ玉ハ、大王後悔スルハ必定ナリト、韓王聽カズシテ、終ニ秦ト絶交シタレバ、秦果シテ大ニ怒リ、師ヲ起シテ韓ト岸門ニ戰タリ、楚ノ援兵至ラヌ故、韓大ニ敗レタリ、

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此皆者ノ詞。

韓ノ兵削リ弱メテラタルデモナク、民愚昧ナルデモナクシテ、兵ハ秦ニ擒ニセラレ智ハ楚ニ笑ハレタルハ、陳軫ニ誤リ聽テ、韓朋ノ計ヲ用キ又故ナリ、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也。故不見率也。鮑彪曰、陽、伴同、不、實也。

顏率公仲ニ面會セントシタレド、面會セヌ故、顏率、公仲ノ謁者ニイフ、公仲ハ率ヲ以テ伴ト思フ故、面會セヌナラン、

公仲好内。率曰。好士。公仲齎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

公仲婦人ヲ好ムヲ、率ハ士ヲ好ムトイフ、公仲金錢ヲ吝ムヲ、率ハ能ク財ヲ散シテ人ニ施ストイヒ、公仲ハ不品行ナルヲ、率ハ義ヲ好ムトイヒ置ケリ、左レド今日ヨリハ、率ハ明白ニ言ヒ立テ隱スマジ、

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公仲ノ謁者、之ヲ公仲ニ告タレバ、公仲早速起テ來テ、面會セリトゾ、

襄王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

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圓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

張儀秦ノ爲ニ連橫シテ、韓王ニ說テイフ、韓ノ地ハ險シク惡シクシテ、山國故、五穀ノ生ル者ハ、麥カ豆ニテ、民ノ食ム者ハ、大概豆ノ飯カ、豆ノ葉ノ羹ナリ、一年收入ナクハ、民糟糠ニダモ飽ク事出來ズ、地方九百里未滿ニテ、二年丈ノ貯藏ナシ、大王ノ兵ヲ料ルニ、殘ラズニテ三十萬未滿ナリ、雜役ヲ執ル兵モ其勘定ノ中ナリ、國境ノ城塞ヲ守ル者ヲ引去バ、現在ノ兵ハ、二十萬未滿ナリ、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擊之士。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也。鮑彪ハ、踔ナリ、科頭ハ、兜鍪ヲ着ケサルナリ、

秦ハ帶甲百餘萬、車一千乘、騎萬匹アリ、猛虎ノ如キ士ハ、踔科頭ニテ、頤ヲ貫カレテモ、猶戟ヲ奮フ者ハ夥シクアリ、秦馬ハ良ク、兵ハ多シ、前足ヲ立テ、後足ヲ着ケ、蹄ノ距離三尋モアリ、騰リ躍テ走ル馬ハ、夥シクアリ、

山東之卒。被甲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入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

山東ノ卒、甲冑ヲ着テ合戦スル時、秦人甲ヲ脱棄テ、空手裸體ニテ、敵軍ニ飛込、左手ニ人ノ頭ヲ提グ、右手ニ生タル虜ヲ挾ム、一體秦ノ卒ト、山東ノ卒トハ、恰度孟賁ト懦夫ト闘フモ同様ナリ、重力ニテ推ツケ合フ事ハ、恰度烏獲ト少兒ト争フモ同様ナリ、今孟賁烏獲ノ士ヲ戦シメテ、服セヌ弱キ國ヲ攻ルハ、鳥卵ノ上ニ、千鈞ノ重ヲ落スモ同様ナレバ、幸ニ免ル事ナカルベシ、

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註モ亦誤ナリ

諸侯ハ兵ノ弱キモ食ノ少キモ顧ズ、合縱者ノ甘キ言ヤ、好キ辭モテ朋黨シテ飾ル説ヲ用ユ、皆イフ、吾計ヲ用バ、天下ニ強キ霸者トナレント、一体國家ノ大利ヲ願ズシテ

一時ノ邪説ヲ聽ク、人君ヲ誤ラセル事、此上モナシ、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

大王秦へ事へズハ、秦兵ヲ下シテ、宜陽ニ立籠リ、韓ノ上方ノ地ヲ斷チ切り、東成臯宜陽ヲ取バ、鴻臺ノ宮殿モ、桑林ノ庭園モ、大王ノ持物ニアラジ、掇成臯ヲ塞ギ、上地ヲ斷バ、大王ノ國分レン、先へ秦ニ事へバ安ク、左ナクハ、危カラン、一体禍ヲナシナガラ福ヲ求タリ、計淺基ニテ怨ミ多ク、秦ニ逆テ楚へ順バ、韓ノ亡ビヌ様望デモ得ラレマシ、ソレ故、大王ノ爲ニ考ルニ、秦ニ事ヘルガ一番ナリ、

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敵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

秦ガ望ミハ楚ヲ弱メルニ若カシ、能ク楚ヲ弱メルハ韓ニ若カシ、是ハ韓ハ楚ヨリ強キ故デハナク、其地ノ形勢上然ルナリ、今大王西ニ向テ秦ニ事ヘ、秦ノ爲ニ楚ヲ攻玉ハ、秦王喜ブニ相違ナシ、扱楚ヲ攻テ其地ヲ得バ、禍ヲ變ヘテ秦ニ氣ニ入タル、故此ヨリ便利ナル計ナカラン、ソレ故、秦王臣ヲシテ書ヲ大王ノ侍臣ニ獻セシムル故、早ク決定シ玉ヘ、

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韓王イフ、御身幸ニ予ヲ教吳タレバ、願ハ秦ノ郡縣ト同様ニナリ、帝宮ヲ築キ、春秋ニ祭リ、東ノ藩臣ト稱シテ、宜陽ヲ獻上仕ラン、

○鄭疆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曰。公留儀之使者。疆請西圖儀於秦。太宰ハ、楚ノ官ナリ、

鄭疆張儀ヲ秦ヨリ放逐セシメ度思テイフ、儀ノ使者楚ヘ往クニ相違ナシト、ソレ故、大宰ニイフ、君儀ノ使者ヲ留置玉ヘ、疆願ハ其間ニ儀ヲ秦ニ圖リ申サン、

故因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因テ西秦王ニ願テイフ、張儀人ヲ以テ舊ノ上庸ノ地ヲ返還セシムルトノ事故、使臣ヲシテ再拜シテ大王ニ言上セシムト、秦王儀ノ專横ヲ怒タレバ、張儀出奔セリ、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此解已ニ秦策ニ見ユ、但印ノ字、恐ハ抑ノ誤ナラン、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蔣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緩必敗矣。韓趙爲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

秦宜陽ヲ圍ム、游騰公仲ニイフ、君趙ヨリ人質ヲ取テ、蔣離石祁ヲ與フ事ヲ許バ、樓緩失敗スルニ相違ナシ、韓趙ノ兵ヲ収テ、魏ヘ出掛ハ、樓緩失敗スルニ相違ナシ、韓趙一致セバ、魏ハ秦ニ背ク故、甘茂失敗スルニ相違ナシ、成陽ヲ以テ、翟強ヲ封シテ之レヲ助バ、楚ガ之ヲ毀ルニ相違ナシ、秦ガ敗ル、ヲ待バ、秦、魏ヲ失バ宜陽拔ヌハ必定ナリ、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

韓ノ公仲、向壽ニイフ、獸追話ラルレバ、獵者ノ車ヲ顛覆ストカヤ、君韓ヲ破テ公仲ヲ辱タリ、公仲國ヲ收テ、又秦ニ事ヘ、自分思フニ、封土ヲ受ベシト、今君楚ヘ解中ヲ與ヘ、小令尹ヲ桂陽ニ封シ、秦楚聯合シテ又韓ヲ攻バ、韓亡ブニ相違ナシ、公仲自身家從ヲ引連テ秦ニ争ハシ、願ハ君熟考シ玉ヘ、

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

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讐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避讎也。

向壽イフ、予ガ秦楚ヲ合スハ、韓ニ敵スルニ非ズ、君予ガ爲ニ公仲ニ申セ、秦韓一致スベシト、對テイフ、願ハ君ニ申サン、諺ニ人ノ貴グ者ヲ貴バ貴バルト、今王ガ君ヲ愛習スル事、公孫郝ニ及バズ、君ヲ智能トスル事モ、甘茂ニ及バズ、今二人政ニ從ハズシテ君獨リ王ト政ヲ執ハ、此二人失アル故ナリ、公孫郝ハ韓ニ與シ、甘茂ハ魏ニ與ス故、王信用セズ、今秦楚強ヲ争テ、君楚ニ與バ、此兩人ト同シ仕方トナラン、世人皆楚ノ變心シ易キナイフニ、君其變心ナキヲ保證スルハ、人ヨリ貴バル譯ニ參ルマジ、君王ト楚ノ變ヲ謀リ、韓ニ善シテ楚ヘ備玉フニ若カジ、左レバ禍ナカラン、韓先ヘ國ヲ以テ公孫郝ニ從テ、後ニ國ヲ甘茂ニ委託セリ、韓ハ君ノ仇ナリ、今君韓ト親テ楚ニ備フトイフハ、即チ外舉仇ヲ避マ譯ナリ、

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

向壽イフ、予甚秦韓ノ聯合ヲ望ム、對テイフ、甘茂、公仲ニ武遂ト宜陽ノ民ヲ歸スヲ許セリ、今君空手ニテ收度モ甚難シ、向子イフ、左レバ如何セン、

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鮑彪曰。此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寄地。攻八取ノ誤。

對テイフ、君秦ヲ抱ヘ、韓ノ爲ニ潁川ヲ楚ヘ求玉ヘ、此ハ韓ノ寄地ナリ、君求テ得ラルレバ、號令ガ楚ニ行レテ、其地ヲ以テ韓ヘ德ヲ被セルナリ、君求テ得ラズハ、韓楚ノ怨釋ケズシテ、雙方共秦ニ附ン、秦楚強ヲ爭ヒ、君楚ヲ責テ韓ヲ收バ、秦ニ益アリ、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郝甘茂無事也。

向子イフ、如何、對テイフ、是善キ事ナリ、甘茂ハ魏ヲ抱テ、齊ヲ取度思ヒ、公孫郝ハ韓ヲ抱テ、齊ヲ取度思ヘリ、今君宜陽ヲ取テ功トナシ、楚韓ヲ收メ、宜陽ヲ安シテ、齊魏ノ罪ヲ責バ、公孫郝甘茂共爲ス事ナカラン、

○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誦之。以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

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以爲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反ハ一本ニ及ニ作ル、從フベシ、

客卿韓ノ爲ニ秦王ニイフ、韓珉ノ論ハ、韓ノ君アルヲ知テ、他ノ君アルヲ知ラズ、韓ノ國アルヲ知テ、他國アルヲ知ラズ、彼ノ公仲ハ、秦ノ勢、能ク屈伏サセル事出來ン、秦ノ強サデ、眞先ニ之ニ兵ヲ向バ、韓珉ノ論ガ國ノ禍ヲ招ク譯ナリ、韓ハ齊宋ノ兵ヲ進テ、首垣ニ至リ、遠ク梁ノ郭ニ迫テ、魏ヘ入ヌ譯ハ、平和ヲ成シテ、南陽ノ道ヲ過ギ、韓宋齊魏ニテ、秦ニ向度故ナリ、今秦ヲ攻度思テ、攻ヌ譯ハ、皆イフ、燕ハ齊ニ地ヲ失ヒ、魏ハ秦ニ地ヲ失ヒ、陳蔡ハ楚ニ亡タルハ、皆地形絶切レテ、通スル事出來ヌ故ナリ、

群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

群臣朋黨シテ、其上ノ者ヲ壅蔽シ、大臣諸侯ノ爲ニ國ヲ輕セリ、今大王ハ貴賤ノ位ヲ正シ、張儀ノ貴キ身モ、公孫郝ヲ議スル事出來ズ、左レバ從臣ガ大臣ヲ論スル事出來

又ナリ、公孫郝ノ貴キ身モ、甘茂ヲ議スル事出來ズハ、大臣モ近臣ヲ論スル事出來ヌ
ナリ、貴賤誹議スル事出來ズ、各其位ニ適ヒ、相集テ君ニ事ヘバ、群臣ノ賢愚察スル事
出來ルナリ、是大王ノ賢明ナル第一ナリ、

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
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群臣以爲能矣。外
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

公孫郝嘗テ齊韓ヘ急ニ取入ントシテ、貴バレズハ、大臣デモ敢テ諸侯ノ爲ニ國ヲ輕
セヌナリ、齊韓嘗テ公孫郝ニ因テ受ズハ、諸侯敢テ群臣ニ因テ厚キ交ヲナサズ、外ハ
諸侯、内ハ群臣相爲ニセスハ、諸侯ノ信僞モ察スル事出來ルナリ、是大王ノ賢明ナル
第二ナリ、

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
趙而反散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群臣之智
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而無自左右
也。吳師道曰、四疑
當作而、

公孫郝、樗里疾ハ、韓ノ陣ヲ攻ズニ避去ラント願タルニ、大王尙之ヲ攻メ、甘茂楚趙ヲ

約親シ、反テ魏ヲ敬テ、韓ニ講和セシメ、甘茂宜陽ヲ攻ントセシモ、大王其信ナラザル
ヲ疑テ、之ヲ檢察シ玉ヘリ、群臣ノ智、大王ノ賢明ニ及ズ者ナシ、臣故ニ公仲國ヲ以テ
大王ノ命スル所ヲ待チ、左右近臣ニ由ラヌ事ヲ願ヘリ、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
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
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
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

或人公仲ニイフ、聽クトイフ事ハ、廣ク國ニ聽ク事ニテ、實言ヲ聽クニ限ラズ、故ニ先
王ハ市井ノ俗諺ヲ聽ケリ、願ハ君僕ノ辭ヲ聽玉ヘ、儲君秦ニ局外中立ヲ求テモ、得ラ
ルヌ故、公孫郝ヲ善クシテ、甘茂ヲ畏ルハ、齊ノ兵ニ勸メ、魏ヲ止ル事ヲ勸ル譯ナリ、
楚趙ハ皆君ノ仇ナリ、僕ハ此ガ爲ニ國ニ禍アルヲ恐ル、ナリ、願ハ君再度秦ニ中立
ヲ求玉ヘ、

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
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
爲秦王臣也。行願ハ、人
ノ姓名、

公仲イフ、如何、對テイフ、秦王、公孫郝ガ君ニ與スルト思フ故、承知セズ、甘茂ハ君ト不仲故、君ノ爲ニ話サズ、君行願ニ從テ、秦王ト話スニ若カシ、行願ハ秦王ノ臣トナリテ、公平ナル人ナリ、

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

僕君ノ爲ニ秦王ニイハシ、齊ト魏ガ合フト離ルトハ、秦ニ取テ孰ガ利益ナルヤ、又其離合ハ、秦ニ取テ孰ガ強キヤ、秦王必ズイハシ、齊魏離バ秦重クナリ、合バ、秦輕クナリ、別ハ、秦強クナリ、合バ、秦弱クナラント、僕即チイハシ、今大王公孫郝ニ聽テ、韓秦ノ兵ヲ以テ、齊ト共ニ魏ヲ攻メ、魏敢テ戰ズシテ、地ヲ戻シテ、齊ニ合シ、左レバ、秦輕クナラン、臣甘茂ヲ攻メ、齊敢テ戰ハズシテ、矢張地ヲ割テ、魏ニ合度望シ、左レバ、秦輕クナラン、臣甘茂ヲ

不忠ト思ヘリ、

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必離兵交、

ソレ故、大王韓ニ中立サセテ、齊ヲ攻サセ、大王魏ヲ救フトイフテ、氣丈夫ニサセルニ若カシ、齊魏聽テ合同スル事出來ズハ、離テ戰フニ相違ナシ、

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郅齊、此武王之願也、

大王斯様ニナシ度望玉ハ、公孫郝ヲ齊ヘ信用セシメ、韓ノ爲ニ南陽ト穀水ト取換玉ヘ、是惠王ノ素志ナリ、大王斯様ニナシ度望玉ハ、甘茂ヲ魏ヘ信用セシメ、韓秦ノ兵ヲ以テ、魏ニ據テ、齊ト不和ニセシメ玉ヘ、是武王ノ素志ナリ、

臣以爲令韓中立以攻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臣思フニ、韓ニ中立サセテ、齊ヲ攻サセ玉ヘ、最モ秦ノ必要ナリ、公孫郝ハ、齊ニ與シ居

ル故大王ニ言ハズ甘茂ハ公仲ト交薄キ故大王ニ申サズ此二人ハ大王ノ大患ナレバ願ハ大王熟考シ玉ヘ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

公仲度々諸侯ニ不信ナレバ諸侯其説ヲ用キマ故國事ヲ楚ニ委タレド楚王許サズ蘇代爲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朋之反也常仗韓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蘇代公仲ノ爲ニ楚王ニイフ許シテ其反覆ニ備ルニ若カジ公仲ノ反覆ハ常ニ韓ヘ倚テ楚ヘ叛キ齊ヘ倚テ秦ヘ叛ケリ今此四國之ヲ錮シテ交通セマ故甚ダ憂ヘ居バ今コソハ尾生ノ信アル時ナリ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

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揚河外之ヲ

或人公叔ニイフ君舊ノ武遂ヲ秦ヨリ取戻度思テ楚ガ河外ヲ取ル事ヲ憂玉ハズ君人ヲ以テ楚王ヲ怖シ楚人ヲシテ君ガ爲ニ武遂ヲ秦ヘ求シムルニ若カジ

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

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限秦毋秦患而德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楚也

楚王ニイヒ玉ヘ大使ヲ遣テ韓ノ爲ニ武遂ヲ秦ヘ求玉ヘ秦王許バ命令ガ萬乘ノ君ニ行ハル事出來ン韓武遂ヲ得テ秦ニ界セバ秦ノ禍ナクシテ楚ヲ有難ガラン左レバ韓ハ楚ノ屬縣同様ナラン秦許サズハ秦韓ノ怨深ナリテ雙方共楚ヘ事ヘン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

之波則舟覆矣陽侯ハ海神ノ名或人公叔ニイフ舟ヘ乗ルニ水ガ浸入シテ塞ガズハ舟沈ン漏ル舟ヲ塞デモ大波ヲ輕セバ舟轉覆セン

今公自以爲辨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辨君長曰辨猶說也言雖得於齊而有秦之患

今君自分ニ薛公ニ好シト思テ秦ヲ輕シ玉フハ漏舟ヲ塞デ陽侯ノ波ヲ輕スルト同様ナレバ君察シ玉ヘ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

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吳師道曰、韓滅鄭、從都之、故稱鄭。

齊周最ヲ鄭ヘ遣リ、韓擾ヲ立テ、公叔ヲ廢セシメントシタレバ、周最憂テイフ、公叔ハ、周王ト親シキニ、我鄭ヘ行キ、韓擾ヲ立テ、公叔ヲ廢セシム、諺ニイフ、室内ニ怒テ市中ニ顔色ヲ變ズト、今公叔齊ヲ怨バ、如何スル事出來ヌモ、周王ト絶交シテ、深ク我ヲ怨ムニ相違ナシ、

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史舍ハ、蓋シ周最ト同シク使スル者。

史舍イフ、君行玉ヘ、臣公叔ヲシア屹度君ヲ重クサセン、

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

周最鄭ヘ行タレバ、公叔大ニ怒レリ、史舍公叔ニ面會シテイフ、周最ハ韓ヘ使者ニ來ル事ヲ望マヌナ、臣之ヲ強ヒタルナリ、周最ガ來ル事ヲ望マヌモ、君ノ爲メナレバ、之ヲ強ヒタルモ、矢張君ノ爲ナリ、

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

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令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視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

公叔イフ、其理由ヲ承ラン、對テイフ、齊ノ大夫ノ諸子、犬ヲ持テリ、犬猛キ故、叱ラレズ、叱レバ屹度人ヲ咬ム、客之ヲ叱ラント請テ、先ツ附付テ辭ニ叱タルニ、犬動カズ、再度叱付タレバ、犬終ニ人ヲ咬ム意ナカリシトナリ、今周最ハ君ニ事ヘ居ルニ、致方ナク使ニ來リタレバ、禮儀正ク其辭ヲ靜ニ陳ル積ナリ、韓王ハ齊王ノ迫ヌ故、許サヌハ必定ナリ、若シ周最ガ使ニ來ズハ、餘人ガ來ルニ相違ナシ、使ニ來ル者ガ君ト交際ナクハ、韓擾ヘ德ヲ被セ度思テ、睨付ル事烈シク、言フ事急ナレバ、韓王許スニ相違ナシ、

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叔イフ善シト、終ニ周最ヲ重シタリ、韓王案ノ條韓擾ヲ許サマリシトナリ、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敵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唐客ハ、

公仲韓珉ヲ秦ヘ遣テ、武遂ヲ求メシメタレド、楚ノ怒ル事ヲ恐タリ、唐客公仲ニイフ、韓ガ秦ヘ事ヘルハ、武遂ヲ求度爲ナレバ、楚ガ惡ム筈ナシ、韓武遂ヲ得タ後、其形勢楚ト親マズハナルマジ、臣其譯ヲ申スモ、楚ノ爲ニ計ルニ非ズ、
今韓之父兄得_ル者母相_ハ韓不能獨立勢必善楚_ニ

横田惟孝曰、今韓上疑脫謂楚王曰四字、○今韓ノ父兄ニテ、人望アル者、韓ノ相ニナリ居ラヌ故、獨立スル事出來ズ、勢、楚ト親ムニ相違ナシト、楚王ニ申サン、

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

王イハン、予國ヲ以テ韓珉ヲ助テ之ヲ相ニナシ度ガ、如何對テイハン、父兄珉ヲ惡バ珉國ヲ以テ楚ニ委テ、自ラ保ツニ相違ナシト、

公仲說士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_{士疑クハ}

公仲悅ビ、唐客ヲ大臣ニ薦テ仕官セシメ、韓楚ノ政ヲ主ラシメタリトナリ、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_{横田惟孝曰、固字恐衍}

公仲宜陽ノ役ニ付、甘茂ヲ仇トセリ、其後秦武遂ヲ韓ヘ戻セリ、魑テ秦王甘茂ガ武遂

ヲ歸シテ、公仲ト和解シタルヲ疑タリ、

杜聊爲公仲謂秦王曰、朋也願因茂以事王。

杜聊公仲ノ爲ニ秦王ニイフ、公仲ハ甘茂ニ因テ大王ニ事フルコト出來タリ、

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秦王甘茂ニ怒レリ、樗里疾ハ茂ト不和故、大ニ杜聊ヲ嬉歡思ヘリ、

○鄭疆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疆曰、公以八百金請伐入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

鄭疆八百金ヲ以テ秦ヘ往キ、韓ヲ伐度願タレバ、冷向鄭疆ニイフ、君八百金ヲ以テ、人

ノ與國ヲ伐度請フトモ、秦許スマジキ故、君秦王ニ公叔ヲ疑ハシムルニ若カジ、

鄭疆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伐楚也。

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
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讐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

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也_{横田惟孝曰、幾瑟太子嬰弟、時實楚、公叔所不善、旬有餘彼已覺六字、疑他意錯簡}

鄭疆イフ、如何、冷向イフ、公叔ガ楚ヲ攻タルハ、幾瑟楚ニ居ル故、楚ヲ伐ツトイフナリ、今最早楚王ヲシテ、幾瑟ニ車百乘ヲ以テ、陽翟ニ居ラシメ、昭獻ヲシテ反テ幾瑟ト

居ラシメタリ、幾瑟ハ公叔ノ仇ニテ、昭獻ハ公叔ノ仲善キ人故、秦王之ヲ聞バ、公叔カ
楚ノ爲ニスルト疑フニ相違ナシ、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争之而不聽。且亡。

公仲韓魏ノ爲ニ地ヲ交換セントス、公叔争止タレド、聽マ故、公叔逃亡セントセリ、
史暢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反。且示天
下輕公。公不若順之。

史暢公叔ニイフ、君逃亡セバ、交易成就スルハ必定ナレバ、君言譯ナクシテ、後日ニ歸

バ、天下ニ韓ガ君ヲ輕蔑スル事ヲ吹聴スル譯故、君公仲ニ順フニ若カシ、

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韓田惟孝曰、上下、
一韓ノ地、上地ト易ヘバ、趙ニ害アリ、魏ノ地、下地ト易ヘバ、楚ニ害アラン、

公不如告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
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君楚ト趙ヘ告ルニ若カシ、楚趙之ヲ憎マン、趙之ヲ聞バ、兵ヲ起シテ羊腸山ニ出張ラ

ン、楚之ヲ聞バ、兵ヲ舉テ方城山ニ出軍セン、左レバ交易破談ニナルハ必定ナリ、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

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
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
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錡宣ガ韓王ニ秦ヲ收ル事ヲ教ヘテイフ、公叔ガ爲ニ車百乘ヲ具ヘテ、楚ヘ往テ三川

ト取換ルト言觸シ置キ、因テ公仲ヲシテ秦王ニイハシメ玉ヘ、三川ノ人ノ辭ニ、秦王

必ズ三川ヲ取シ、韓王ガ地ヲ取換ル心變セヌ故、大王襄子ヲ韓ヘ人質ニ遣リ、韓王ヲ

シテ大王ガ三川ヲ取ラヌ事ヲ知ラシメ玉ヘト、因テ襄子ヲ出シテ、太子ニ德ヲ被セ

玉ヘ、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
矣。夫楚欲置公子咎。必以兵臨魏。

襄陵ノ戰ニ、畢長公叔ニイフ、今兵ヲ用キズハ、楚魏皆君ノ國ヲ有難ガラン、一軀楚ガ

公子咎ヲ棄テサセ度思ハ、兵ヲ以テ魏ニ臨ムニ相違ナシ、

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

辭以毋戰。於是太子與昭陽梁王皆德公矣。

君人ヲ以テ昭陽ニ説付サセ玉ヘ、勝利覺東ナキ故、子ノ爲ニ兵ヲ起シテ魏ヘ趣ン、左

レバ子言譯アル故、戰ハズニ濟マン、因テ太子モ昭陽モ梁王モ皆君ヲ有難ガラン、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
 臣非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
 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公叔曰、廣王、廣
 疑作廣）

公叔馮君ヲ秦ヘ使ニ遣ントセシニ、馮君拘留サレン事ヲ恐レ、陽向ヲシテ秦王ニ説
 カシメテイフ、馮君ヲ留置テ、韓ノ馮ヲ嫉ム者ヲ善スルハ上計ニアラジ、大王馮君ヲ
 善シテ、秦ヲ以テ助ケシムルニ若カジ、馮君大王ニ因リ、公叔ニ聽ズシテ、太子ト爭ハ

大王ノ恩澤布キ及ンデ韓ニ害アラン、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彊爲楚王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
 命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
 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
 急韓氏、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
 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於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此章已ニ楚策ニ載スル所ノ者ト大同小異ナレバ、此ニハ省キヌ、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

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
 身心危。尙何足以圖國之全爲。太子不聽。齊師果入。太子出
 走。

關君長曰、恐衍足字。○韓ノ公叔、幾瑟ト國事ヲ專ニスル事ヲ爭フ、中庶子ノ強太子

ニイフ、齊ノ兵這入ヌ内、早速公叔ヲ擊ニ若カジ、太子イフ、不可ナリ、自國ニテ戰ハ

ノ國中分裂スルニ相違ナシ、對テイフ、事成就セズハ、身危クナルハ必定故、何條國ノ

無事ヲ圖ル事出來申サウヤ、太子聽ズ、齊ノ兵果シテ攻込タレバ、太子出奔セリ、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
 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
 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鮑彪曰、陰、言私厚之、
 然則公叔不可不備）

齊明、公叔ニイフ、齊幾瑟ヲ放逐セルニ、楚ハ幾瑟ト仲善シ、今楚ハ齊ト親密ニナリ度

渴望シ居バ、君齊王ヲシテ楚王ニイハシメ玉ヘ、大王予ガ爲ニ幾瑟ヲ逐テ困窮サセ

玉ヘト、楚許バ、齊楚一致シテ、幾瑟出奔セン、楚王許サズハ、韓人中竊ニ幾瑟ニ厚ス

ル者アル故、備ヘズハナルマジ、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

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幾瑟ヲ殺サントシタレバ、或人公叔ニイフ、太子咎ガ君ヲ重スルハ、幾瑟ヲ畏ル、故ナリ、今幾瑟死バ、太子患ナキ故、君ヲ輕スルハ必定ナリ、韓ノ大夫、王ノ年老タルヲ見、太子ガ政ヲナスヲ望テ、之ニ事ヘ度望居レリ、太子外ハ幾瑟ノ患ナク、内ハ諸大夫ヲ收テ自分ニ助バ、君輕セラル、事必定ナレバ、幾瑟ヲ殺サズシテ、太子ヲ畏レサセルニ若カシ、左レバ太子ハ必ズ生涯君ヲ重セン、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瑟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

公叔幾瑟ヲ殺サントシタレバ、宋赫幾瑟ノ爲メ公叔ニイフ、幾瑟ガ亂逆ヲナセルハ、内ハ父兄外ハ秦楚ノ助アル故ナリ、今君之ヲ殺バ、太子患ナキ故、君ヲ輕スルニ相違ナシ、韓ノ大夫、王ノ老テ太子立ヲ知バ、陰ニ之ニ事フルニ相違ナシ、秦楚若シ韓ノ好

ミナクハ、竊ニ伯嬰ニ事フルニ相違ナキ故、伯嬰モ第二ノ幾瑟トナラン。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陰保於公。韓太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

君殺サヌニ若カシ、伯嬰恐バ、竊ニ君ヲ恃テ、自ラ保ツニ相違ナシ、韓ノ大夫モ幾瑟ノ這入ヲ期スル事出來ズハ、伯嬰ヲ助テ亂逆ヲナサヌニ相違ナシ、秦楚幾瑟ヲ抱込、伯嬰ヲ塞テ、太子ニ立タザラシメン、伯嬰外ハ秦楚ノ權ナク、内ハ父兄ノ衆ナクハ、必ズ亂逆ヲナス事出來ヌ故、君ニ便利ナラン、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

或人新城君ニイフ、公叔ト伯嬰ハ、秦楚ガ幾瑟ヲ國ヘ納ル、事ヲ恐レ居ル故、君韓ノ爲ニ人質ヲ楚ヘ要求シ玉ヘ、楚王許シテ人質ヲ韓ヘ入バ、公叔ト伯嬰ハ、秦楚ガ幾瑟ヲ以テ務トセヌ事ヲ知り、韓ヲ以テ秦楚ヘ聯合スルニ相違ナシ、秦楚韓ヲ挾テ魏ヲ

苦メバ、魏ハ敢テ東齊ヘ合フマシ、左レバ齊孤立セン、

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盼楚。楚王必重公矣。盼、睨也。

君又秦ニ人質ヲ楚ヘ求サセテ、楚許サズハ、韓ト怨ヲ結バン、韓齊魏ヲ挾テ楚ヲ恨ミ視バ、楚王君ヲ重スルニ相違ナシ、

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君秦楚ノ重ヲ挾テ、度々韓ニ德ヲ加ヘバ、公叔伯嬰國ヲ以テ君ニ事ルニ相違ナシ、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王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太子ハ、幾瑟ヲ斥ス、

胡衍ガ幾瑟ヲ楚ヨリ出ス時、公仲ヲシテ魏王ニイハシメテ、太子楚ニ居バ、韓楚ト分離シマシ、大王試ニ公子咎ヲ盛リ立テ、之ヲ太子ニセヨト請玉ヘト、

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讐於魏而德王矣。

因テ人ヲシテ楚王ニイハシメテ、韓公子咎ヲ立テ、幾瑟ヲ棄タリ、左レバ大王空質ヲ抱ク譯故、大王早速幾瑟ヲ歸スニ若カシ、幾瑟國ニ入バ、韓ノ權ヲ以テ魏ガ咎ヲ

立タル怨ヲ報ヒテ、大王ヲ難有思ハン、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

幾瑟逃テ楚ヘ往タレバ、楚ハ秦ヲ取收テ之ヲ國ヘ戻サントセリ、

謂芋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

或人芋戎ニイフ、公叔ヲ廢シテ、幾瑟ヲ助タル者ハ楚ナリ、今幾瑟逃亡シテ楚ヘ往タレバ、楚又秦ヲ收テ之ヲ復サントセリ、幾瑟韓ヘ入バ、韓ハ楚ノ縣邑ト同様ニナラン、

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劉君長曰、伯嬰未立、而賀其立、令楚絕韓以絶交也。

君ハ秦王ニ伯嬰ノ立タルヲ賀セシムルニ若カシ、韓楚ト絶交セバ、早速秦ヘ事ヘルニ相違ナシ、秦韓ヲ挾テ魏ヲ親バ、齊楚後レテ來レバ、三國之ヲ伐ツ故、先ツ亡ビン、

左レバ是王者ノ業ナリ、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

冷向韓咎ニイフ、幾瑟逃亡シテ楚ニ居ル故、楚王之ヲ國ヘ戻サント渴望セリ、

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

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今楚ノ兵十餘萬、方城山ノ外ニ居レリ、臣願ハ楚ニ萬戸ノ都ヲ韓ノ雍氏ノ傍ニ築カサセン、韓其迫ルヲ恐レ、兵ヲ起シテ之ヲ止ムルニ相違ナキ故、君其將ニナレン、君因テ楚韓ノ兵ヲ以テ、幾瑟ヲ擁シテ韓ヘ納レ玉ヘ、幾瑟韓ヘ入ル事出來テ、君ヲ德トセバ、韓楚ヲ以テ君ニ事ヘルハ必定ナリ、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

楚景鯉ヲ韓ヘ入レシメタレバ、韓伯嬰ヲ秦ヘ納ントス、景鯉之ヲ患ヒヌ、

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

冷向伯嬰ニイフ、太子秦ヘ入バ、秦太子ヲ留置キ、楚ト聯合シテ、幾瑟ヲ韓ヘ戻スハ必定故、太子反テ棄テラレン、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尙靳使秦。謂秦玉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鷹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

大王之熟計之。横田惟孝曰、擲筭也。一作媾、字音之誤也。

楚雍氏ヲ圍ム事五ヶ月、韓使者ヲ遣テ、救ヲ秦ニ求シム、使者引繼テ往モ、秦ノ兵殺關ヲ出デズ、韓又尙靳ヲ秦ヘ使者ニ遣タレバ、秦王ニイフ、韓ガ秦ニ於ルハ、居テハ藩屏トナリ、出テハ隨行ナナセリ、今韓已ニ疲タルニ、秦ノ兵出デズ、臣承ルニ唇亡バ齒寒シト、願ハ大王能々計リ玉ヘ、

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尙子之言是。召尙子入。宣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殺。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嗣君長曰、焉謂如乎、言獨不可使妾少有利乎。

宣太后イフ、使者多ク來タレド、只尙子ノ辭ガ尤ナリト、尙子ヲ召ビ入ル、宣太后尙子ニイフ、妾先王ノ后タル時、先王其股ヲ妾ノ腹上ニ加ヘタレバ、妾苦クシテ耐ヘ切レズ、盡ク其身ヲ妾ノ上ニ置タレバ、妾重シトモ思ハズ、其譯ハ妾ニ少シク利益アル故ナリ、今韓ヲ助ルニ、兵モ食モ多カラズハ、韓ヲ救フ事出來ズ、韓ヲ救フ事ノ危急ハ、日々千金ヲ費ス事故、妾ニモ少シク利益アルヤウニナサバ救申サン、

尙斲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

尙斲書ヲ以テ韓王ニ告タレバ、王張翠ヲ遣レリ、張翠病氣ト言立、日々僅一縣宛行ヌ、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

張翠至ル、甘茂イフ、韓危急ナレバ、先生病ヲ推シテ來玉ヘリ、張翠イフ、韓ハ未ダ危急ナシ、今ニ危急ニナルナリ、甘茂イフ、秦ハ大國賢君ナレバ、韓ノ危急ヲ知居レリ、今先生危急ナラズトイフハ、何故ゾ、張翠イフ、韓危急ナレバ、疾ニ折テ楚ヘ從フ故、臣何條來マセウゾ、甘茂イフ、先生再度イヒ玉フナ、

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鮑彪曰、柄、甘茂入テ秦王ニ申シテイフ、公仲秦ノ兵ヲ得ルト堅ク執リ居ル故、楚ヲ禦ダリ、今雍

氏圍レテ秦ノ兵出ズハ、韓亡ヒ、公仲首ヲ俯シテ秦ヘ入朝セジ、公叔ハ韓ヲ以テ南楚ヘ聯合セン、楚韓聯合セバ、魏モ承知致ス故、三國ヲ以テ秦ヲ伐ツ譯ナレバ、秦ヲ伐ツノ有様成就セン、坐リ居テ伐タル、チ待ツト、進テ人ヲ伐ツトハ、孰レガ利益ナルヤ、

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殺以救韓。

秦王イフ善シト、終ニ師ヲ殺ヨリ下シテ韓ヲ救ヘリ、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楚雍氏ヲ圍ム、韓冷向ニ救ヲ秦ニ請ハシム、秦公孫昧ヲ派遣シテ、韓ヘ入レシメヌ、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

公仲イフ、子ノ考ニハ秦ガ韓ヲ救フヤ否ヤ、對テイフ、秦王ノ辭ニイフ、南鄭藍田ヲ通テ楚ヲ攻メ、兵ヲ三川ニ出シ、公仲ノ使ヲ待テ、雍氏ヲ救ントノ事ナレバ、南鄭デハ合戰致スマジ、

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故謀ハ、昔者謀ル所、下文即チ是也

公仲イフ、如何セン、對テイフ、秦王張儀ノ舊キ謀ヲ行フニ相違ナシ、

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鮑彪曰。陽爲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楚威王魏攻タル時。張儀秦王ニイフ。楚ト魏ヲ攻バ。魏折テ楚ヘ從ハン。韓ハ勿論其與國ナレバ。秦孤立セン。其故兵ヲ出シテ魏ヲ強クセシムルニ若カシ。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

此時皮氏ヲ攻ム。秦魏ヲ助タレバ。勢強シ。楚ノ威王怒リ。楚魏ト大ニ戰ヒ。秦西河ノ外ヲ取テ歸レリ。

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

今秦ハ表向ハ韓ヲ救フトイフテ。内實ハ楚ト善クスルナリ。君秦ヲ恃テ。勢強ク輕ク敷楚ト戰バ。楚竊ニ韓ノ用ヲナサヌ。秦ヲ得テ。必ズ容易君ト敵對セン。

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橫田惟孝曰。易貿易也。以三救韓也。楚之勢而取三川。猶貿易也。

君戰テ楚ニ勝バ。秦終ニ君ト楚ニ勝タル功ニ乘シテ。三川ヲ取テ歸リ。君戰テ楚ニ勝

ズハ。秦韓ノ疲ニ因リ。三川ヲ塞テ守ル故。君救フ事出來マシ。臣甚ダ其事ヲ憎メリ。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鮑彪曰。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

司馬康三度郢ヘ往復シ。甘茂昭獻ト境ニ會合セリ。其辭ハ軍符ヲ收ントイヘド。内實ハ韓ヲ伐ツ事ヲ約束セリ。

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仲恐テイフ。左レバ如何セン。對テイフ。君韓ガ保持ノ計ヲ先ニシテ。秦ヲ恃玉フナ。己ノ謀ヲ善クシテ。張儀ノ故謀ヲ患ヒ玉フナ。

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思フニ君早速國ヲ以テ。齊楚ニ聯合スルニ若カシ。秦韓ヲ君ニ委任シテ。討伐ヲ免レントスルニ相違ナシ。君ガ避ル所ハ。張儀ノ故謀ノミ。左レド其實ハ矢張秦ノ好ミヲ失ハヌナリ。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

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カランハ一乳

或人韓ノ公仲ニイフ、雙兒ノ類似セル者ハ、只其母知ルノミ、利害ノ類似セル者ハ、只智者知ルノミ、今君ノ國利害ノ類似セルハ、恰度雙兒ノ類似セルガ如シ、之ヲ治ルニ道ヲ得バ王尊クシテ君安ク、道ヲ得ズハ、王卑クシテ君危クナラン。

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横田惟孝曰、輕矣之矣、當作而

今韓ガ秦魏ト和成テ、君主トシテ之ヲ處置スルニアラズハ、韓人ニ謀ラル、ハ必定ナリ、若シ韓ガ魏ニ從テ秦ト和ダハ、魏ノ爲ニ從フ者故、韓輕セラレテ王卑メラレン、秦最早韓ト和バ、秦ハ己ガ愛信スル者ヲ置キ、之ニ政事ヲ執ラシメテ、其約ヲ完クセシムル故、君危カラシム。

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ルモラ
今君安成君ト秦魏ノ媾和ヲナシ玉ヘリ、和成バ、勿論幸福ナリ、成ラヌモ、幸福ナリ、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

而主尊矣。

秦魏ノ媾和成テ、君之ヲ處置シ玉ハ、韓ハ秦魏ノ門戶ノ如ク、兩國ノ由ル者トナル故、韓重セラレテ王尊バレン。

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施彪曰、服猶事、以侯國爲上、則相猶爲下也。

安成君、東魏ニ重セラレテ、西、秦ニ貴バレ、證文ヲ持テ、君ガ爲ニ秦魏ノ君ニ其報酬ヲ責メ、地ヲ裂テ諸侯トナスハ、君ガ享クベキ事ナリ、韓魏ヲ安シテ、生涯相タルガ若キハ、君ノ次ノ事ナリ、左レバ王尊バレテ君安カラシム。

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吳師道曰、齊當作秦

秦魏到底承知セズハ、齊魏ノ和ヲ得ヌチ怒リ、韓ヲ善シテ魏ヲ韓ヘ絶タシメン、魏秦ニ承知セズハ、務テ韓ト善シテ秦ヘ備フルハ、必定故、君布ノ精粗ヲ擇ブ如ク、秦魏ノ厚薄ヲ擇テ、地ヲ割キ玉ヘ、

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

亦爲福者也。願之無疑也。

秦魏和バ、二國君ヲ徳トセン、和ガズハ、二國争テ君ニ事フル故、臣ガ所謂和成ルモ幸ナリ、成ラヌモ幸ナル者ナレバ、願ハ君臣ノイフ事ヲ疑ヒ玉フナ、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

或人公仲ニイフ、今一度行フテ王ニモ忠義、國ニモ君ノ身ニモ便利ナル事アリ、願ハ君行ヒ玉ヘ、今天下縦ヲ解テ秦ヘ事ヘバ、韓最モ輕セラレン、天下合縦シテ秦ニ離バ、韓最モ弱クナラン、或ハ合ヒ或ハ離ル事引續カバ、韓真先ニ危クナラン、是國ニ君トナリ、人ニ上タル者ノ大ナル患ナリ、

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

今君韓ヲ以テ先ハ秦ヘ聯合セバ、天下之ニ倣フ故、韓天下ヲ以テ秦ヘ事フル譯ナレ

バ秦ハ厚ク韓ヲ徳トセン、韓天下ト共々秦ヘ入朝シテ、韓ノミ厚ク徳トセラル、譯故、君此計ヲ行玉ハ、王ニ對シテ至極ノ忠義トナラン、天下不合、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搆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

天下秦ニ一致セズ、秦命令シテモ聽ズハ、秦兵ヲ起シテ、不服ノ者ヲ誅スルニ相違ナシ、秦久シク天下ト不和ニナリテ、勝負決セズハ、韓士民ヲ休息サセ置テ、其隙ヲ窺ヒ玉ヘ、君此計ヲ行ハ、國ニ對シテ大ナル便利ナラン、

昔者周倣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於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

昔周倣ハ西周ヲ以テ秦ニ善シタル故、梗陽ニ封セラレ、周啓ハ東周ヲ以テ秦ニ善シタル故、平原ニ封セラレタリ、今君モ韓ヲ以テ秦ニ善クセバ、韓ガ兩周ヨリ重セララル

、事限ナク、秦ガ韓ヲ得度機會ヲ争フハ、兩周ヲ得度時ヨリモ萬々ナラン、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

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今君韓ヲ以テ天下ニ率先シテ、秦ヘ一致セバ、秦君ヲ以テ諸侯トナシテ、明ニ天下ニ示スハ必定ナリ、君此計ヲ行ハ、君ノ身ニ取テ大ナル利益ナラン、願ハ君益々務メ玉ヘ、

釐王

○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

韓咎立テ君トナリタレド、其位未ダ定マラズ、其弟周ニ居レリ、周車百乘ヲ以テ重クシテ韓ヘ送り度モ、韓咎ガ己ニ入タル故、韓ガ其弟ヲ立ヌ事ヲ恐タリ、

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綦毋恢イフ、百金ヲ以テ其弟ヘ從ヘサセルニ若カシ、韓若シ弟ヲ立テバ、因テ百金ヲ戒備トセヨ、立テズハ、賊ヲ連レ來レリトイヒ玉ヘ、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

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

五國同盟シテ秦ヲ攻ム、楚王縱約ノ長ナルモ、秦ヲ害スル事出來ヌ故、退テ成臯ニ軍セリ、魏順市丘ノ君ニイフ、五國退軍シタレバ、市丘ヲ攻テ、兵ノ入費ヲ償フニ相違ナシ、君臣ニ旅費ヲ與玉ハ、臣君ガ爲ニ天下ガ市丘ヲ攻ル事ヲ止サセン、市丘君イフ善シト、因テ魏順ヲ遣レリ、

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魏順南、楚王ニ面謁シテイフ、大王五國ヲ約シテ、西、秦ヲ伐テモ、秦ヲ害スル事出來ズハ、天下此一事ヲ以テ大王ヲ輕シテ秦ヲ重セントスル故、大王何故交ノ厚薄ヲ占ヒ玉ハマヤ、楚王イフ、如何、魏順イフ、天下退軍セバ、市丘ヲ攻テ兵ノ費ヲ償フハ必定故、大王五國ニ市丘ヲ攻サセ玉フナ、五國大王ヲ重セバ、大王ノ辭ヲ許シテ、市丘ヲ攻マシ、大王ヲ重セズハ、大王ノ辭ニ背テ市丘ヲ攻ン、左レバ大王ノ輕重必ズ明ニ知

レント、ソレ故楚王交ヲ占テ市丘存在セリ、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
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新城陽晉ハ、皆秦ノ邑。

韓人宋ヲ攻タレバ、秦王大ニ怒テイフ、予ガ宋ヲ愛スル事ハ、新城陽晉モ同様ナリ、韓珉予ト交厚キニ、予ガ甚ダ愛スル所ノ宋ヲ攻ルハ、何故ゾ、

蘇代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

蘇代韓ノ爲ニ秦王ニ說テイフ、韓珉ガ宋ヲ攻ルハ、大王ノ爲ニスル譯ナリ、韓ノ強サデ宋ガ之ヲ助バ、楚魏恐ル、ニ相違ナシ、恐バ西ニ向テ秦ヘ事ヘルニ相違ナシ、大王一ノ兵器ヲモ損セズ、一ノ兵卒ヲモ殺サズ、手ヲ拱テ魏ノ安邑ヲ得玉フハ、是韓珉ガ秦ニ求ル譯ナリ、

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

秦王イフ、予誠ニ韓ガ或ハ合縱シ或ハ連橫シテ、知レ難キヲ憂居レリ、今子ガイフ事ハ如何ナル譯ニヤ、

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韓固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横田惟孝曰、令韓下疑脫不字。

對テイフ、天下ガ韓ヲシテ反覆知レ難カラシルヤウ致スナリ、韓最早宋ヲ攻タリ、韓ガ西ニ向テ秦ニ事ヘ、萬乘ヲ以テ自ラ助ン、西、秦ニ事ヘズハ、宋ノ地ハ安カラジ、

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鞢。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鞢。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中國ノ年老タル游說ノ士ハ、皆智ヲ運シテ、秦韓ノ交際ヲ離サントシテ、車ノ前ノ横木ニ伏シ、馬ヲ駕スル紐ヲ結テ、西ヘ來ル者ハ、一人デモ韓ト善クセヨトイフ者ナシ、軾ニ伏シ、鞞ヲ結テ、東ニ馳スル者ハ、一人デモ秦ト善クセヨトイフ者ナシ、皆韓ト秦ト、聯合ヲ望マヌハ、晉楚ハ智アリテ、韓秦愚ナレバナリ、晉楚聯合セバ、韓秦ヲ伺ヒ、

韓秦聯合セバ、晉楚ヲ伐ツニ相違ナキ故、早ク事ヲ決斷シ玉ヘ、秦王イフ、善シ、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

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事ハ、攻伐

或人韓王ニイフ、秦王梁ヲ伐度思テ、絳ト安邑ヲ攻ントセリ、韓ハ如何ナシ玉フヤ、秦ガ韓ヲ伐テ、東周室ヲ圖リ度渴望シテ、唯眠ル間丈餘ル程ナルニ、今韓察セスシテ秦ニ加擔セバ、山東ノ大害ヲナスハ必定ナリ、

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之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

秦ガ梁ヲ攻度ハ、梁ヲ得テ韓ニ出向度望ム故ナリ、梁ガ許サヌヲ恐ル、故梁ヲ懲ラシメテ交際ヲ厚セントスルナリ、大王察セスシテ、中立シ度望玉ヘリ、梁ハ韓ノ已ニ與セヌヲ怒バ、折テ秦ノ用ヲナス事必定ナレバ、韓必ズ亡ビシ、願ハ大王熟計シ玉ヘ、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成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

至急大使ヲ趙梁ヘ遣リ、約束シテ親戚トナリ、山東ニ皆銳キ兵ヲ以テ、韓梁ノ西邊ヲ守ラシムルニ若カシ、斯様ニセズハ山東存在スル事出來ヌ故、是萬代ノ計ナリ、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

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秦ガ天下ヲ併セテ王トナリ度望ムハ、古ト異ナリ、秦ニ事ヘル事、子ガ父ニ事フル様デモ、伯夷ノ如キ行デモ、桀紂ノ如キ行デモ、滅サントスル故、如何ニ善ク事フトモ無益ニテ、存在セシムル事出來ズシテ、却テ自分ニ亡サシムルナリ、左レバ山東合縱シテ堅ク交ルニ非ズハ、皆亡ブルニ相違ナシ、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鮑彪曰、靡、蔑視之、

或人韓王ニイフ、昭釐侯ハ一代ノ明君ニテ、申不害ハ一代ノ賢士ナリ、韓ト魏トハ匹

敵ノ國ナリ、申不害昭釐侯ト珪ヲ執テ魏ノ君ニ面謁スルハ、卑テ好テ尊テ惡ムニ非ズ、考違ヒヤ議リ損ヒニ非ズ、申不害ガ事ヲ計テイフ、我珪ヲ魏ニ執テ事ヘバ、齊ノ君志ヲ韓ニ得ルハ必定故、天下ヲ輕蔑スルニ相違ナシ、其時ハ魏疲弊セン、諸侯魏ヲ惡バ、韓ニ事ヘルニ相違ナシ、左レバ我一人ノ魏ノ下ニ屈シテモ、萬人ノ諸侯ノ上ニ伸ブル譯ナリ、一躰魏ノ兵ヲ弱クシテ、韓ノ權ヲ重クスルニハ、魏ヘ入朝スルニ若カシト、昭釐侯聽テ之ヲ行タルハ、明君ナリ、申不害ガ事ヲ計テイヒタルハ、忠臣ナリ、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爲不ノ爲、疑クハ衍

今日ノ韓ハ、最初ノ韓ヨリモ弱ク、今日ノ秦ハ、最初ノ秦ヨリモ強シ、今秦ハ魏王ノ如キ心ヲ持テリ、然ルニ大王群臣ト秦ヲ尊テ韓ヲ定ル事ヲ急務トナシ玉ハズ、臣竊ニ思フニ大王ノ賢、昭釐侯ニ及バズ、群臣ノ忠、申不害ニ及バズト、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晋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也。

昔秦ノ穆公ハ、一度韓原ニ勝テ、西戎ニ覇者トナリ、晋ノ文公ハ、一度城濮ニ勝テ、天

子ヲ定メリ、是皆一旦ノ勝利ヲ以テ、天下ニ覇者ノ制令ヲ立テ、功名ヲ成就セルナリ、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剛君長曰、主疑作立、蓋上交立、尊成名也

今秦數代強ク、大ナル勝利ハ、何十度トアリ、小ナル勝利ハ、幾百度トアリ、大ニシテハ王者ニナラズ、小ニシテハ覇者ニナラズ、名尊モ立タズ、命令モ行ハレヌニ、春秋ニ戰フ者ハ、天下ニ尊テ立テ名ヲ成シ度心ニテハアルマジ、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

昔先王ノ攻伐ニハ名ノ爲メト、實ノ爲メトアリ、名ノ爲ニスルニハ、其心ヲ攻テ服從セシメ、實ノ爲ニスルニハ、其形ヲ攻テ、土地人民ヲ取ルナリ、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無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鮑彪曰、諸御、吳之執事者

昔吳ト越ト戰テ、越人大ニ敗レ、會稽山ノ上ニ保タレバ、吳ノ人越ニ入テ、每户撫テ從

ヘリ、越王大夫種ニ吳へ和解ヲ行ハシメ、男ハ僕トナリ女ハ婢トナリ、越王禽鳥ヲ執
テ諸臣ノ後ニ隨フ、吳人其辭ヲ許シ、共々和テ盟ハズ、此ガ所謂其心ヲ攻ル者ナリ、
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
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

其後越吳ト戰ヒ、吳人大ニ敗レタレバ、亦男ハ僕トナリ女ハ婢トナリ、越ガ吳ニ事ヘ
タル通りノ禮ニテ、越ヘ事ヘ度ト請ヘド、越人許サズ、終ニ吳ヲ亡シテ、夫差ヲ擒ニセ
リ、此ガ所謂其形ヲ攻ル者ナリ、

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
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
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今其心ヲ攻度ハ、吳ノ如クナシ玉ヘ、其形ヲ攻度ハ、越ノ如クナシ玉ヘ、一舛形ヲ攻ル
ニ越ノ如クセズ、心ヲ攻ルニ吳ノ如クセズシテ、君臣上下、老弱貴賤、盡ク霸王ト呼ブ

ハ臣竊ニ思フニ、恰度井戸ノ中ニ居テ、予ハ汝ガ爲ニ火ヲ求ントイフノ類ナリ、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楚哀侯、而殪之、立以爲
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

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

東孟ノ會ニ、聶政陽堅、相韓傀ヲ刺シ、兼テ哀侯ニ中レリ、許異哀侯ノ足ヲ躡ミ、伴リ死
セシメ、後立テ韓王トナセリ、韓人令ヲ聽ヌ者ナキハ、許異率先シタル故ナリ、ソレ故

哀侯君トナリテ、許異終身相トナレリ、韓許異ヲ尊ブハ、恰度哀侯ヲ尊ブト同様ナリ、
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

豈不爲過謀哉、

今日韓王ハ、哀侯ノ尊ヲナスベカラズ、貴キ許異ノ如キ者、終身之ヲ相ニナストモ、予
君ヲ尊ブ事ヲサヌトイフ者ハ過チナリ、

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
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

昔齊ノ桓公、九度諸侯ヲ會合セルニ、常ニ周ノ襄王ノ命ヲ以テセリ、左レバ襄王ヲ
尊ブトハイヘ、桓公モ霸業ヲ定メタリ、九度會合セル諸侯ガ桓公ヲ尊ブハ、恰度諸侯

ガ襄王ヲ尊ブト同様ナリ、

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
謀而不知尊哉、

今日秦ヲ天子トセバ、周ノ襄王ノ尊ヲナスベカラズ、尊キ桓公ノ如キモ、予秦ヲ尊ブ事ヲナサヌトイフ者ハ過チニシテ、尊ブ事ヲ知ラヌトハナサヌナリ、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

韓ノ士數十萬皆哀侯ヲ戴テ君トナセドモ、許異ノミ獨相位ヲ取タル者ハ、尊ブ所ヲ知居ル故ナリ、諸侯ノ君、周室ヲ奉戴スレドモ、桓公ノミ獨霸業ヲ得タル者ハ、矢張尊ブ所ヲ知居ル故ナリ、

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覺、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韓君長曰、國先言以國先合於秦、王之兆、以國先言以國先合於秦、

今秦ハ帝王ノ兆アレバ、國ヲ以テ真先ニ從フ者ハ、桓公許異ノ類ナレバ、善ク謀ルトイハズハナルマジ、

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之事成、則有福。

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扱先へ秦へ與スルノ利益ハ、秦能ク王トナレバ、我ハ覇トナル事出來、秦王トナレズハ、秦能ク他國ノ兵ヲシテ我ヲ伐タシメヌヤウナシ吳レン、左レバ秦ノ事成バ、我帝ヲ立テ覇トナリ、秦ノ事成ラヌモ、手厚我ニ德ヲ被セルナリ、今秦ニ與セバ、秦ノ事成バ幸福アリ、成ラズハ禍害ナカラン、左レバ真先ニ秦へ附ク者ハ、聖人ノ妙計ナリ、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鮑彪曰、役、役人、公子、謂陽韓陽、三川へ征伐ニ往キ、歸度思タレバ、足強之ガ爲ニ韓王ニ說テイフ、三川服從セ

リ、大王モ知玉フカ、征人共公子ヲ君ニ立ントナシ居レリ、

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王因テ諸公子ノ三川へ征伐ニ往キタル者ヲ召歸シヌ、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韓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

秦ハ大國ニテ、韓ハ小國ナリ、韓甚ダ秦ヲ疏シテ、表面ハ秦ヲ親ムヤウ見セ掛タリ、韓思フニ金デナクハ、秦へ親ム事出來ズト、金ナキ爲メ美人ヲ賣レリ、

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

美人ノ價高キ故諸侯買フ事出來ズ、秦之ヲ三千金ニ買タリ、韓因テ其金ヲ獻シテ秦ヘ事ヘタレバ、秦、金ト美人トヲ得タリ、美人韓ニ賣ラレタルヲ怨テ、秦王ニイフ、韓甚ダ秦ヲ疏セリト、左レバ美人ト金トヲ失テ、其秦ヲ疏スル實情益々知レ渡レリ、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滌用。以是爲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ソレ故或人韓ニ說テイフ、淫奢ノ費用ヲ廢止シテ、其金ヲ以テ秦ヘ事ヘルニ若カシ、左レバ金ハ用ニ立テ、韓ガ秦ヲ疏スル內情モ知レシ、美人ハ國內ノ隱事ヲ知居ル者故、善ク計ヲ爲ス人ハ、內情ヲ人ニ知ラシメズ、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運、恐ハ張丑、齊楚ヲ魏ヘ和解サセ度思ヒ、韓ノ公仲ニイフ、今君烈敷魏ノ運ヲ攻玉ヘド、魏急

ナレバ、地ヲ以テ齊楚ヘ和グハ必定故、君攻玉ハヌニ若カシ、魏危急デナクハ、齊楚ト戰フハ必定ナリ、魏勝バ疲居ル故、運ヲ攻取ルハ容易ナリ、勝タズハ魏ガ運ヲ獻セン、公仲イフ、承知セリ、

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爲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張丑因テ齊楚ニイフ、韓ハ最早魏ト和ゲリ、若シ僞ト思バ、公仲ガ攻ルカ攻マカチ見玉ヘト、公仲攻マ故、齊楚韓魏ノ聯合ヲ恐レ、因テ韓ヘ告グズシテ、魏ト和解セリ、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

或人韓相國ニイフ、人ガ扁鵲ヲ嘉ミスル譯ハ、腫物アル故ナリ、扁鵲ヲ嘉ミシテモ、腫物ナクハ、誰モ扁鵲ヲ嘉スマジ、

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橫田惟孝曰、以所惡當作所以、
今君ガ平原君ヲ嘉ミスル譯ハ、秦ニ惡マル、爲メナレド、平原君ヲ嘉ミスルコソ、却テ秦ニ惡マル、譯ナレバ、願ハ君熱考シ玉ヘ、

○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

韓ノ相公仲、韓侈ヲ遣テ、魏ヲ攻度ト請タレバ、秦王悦ビ、又韓侈唐ニ居タルニ、公仲人ヲ以テ秦王ユイハシメテイフ、魏ノ使者後ノ相韓辰ニイフ、君是非魏ノ爲ニ韓侈ヲ罰シ玉ヘ、韓辰イフ、不可ナリ、秦王之ヲ仕テ臣トナシ、又共々事ヲ約束セリ、

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

使者イフ、秦ガ韓侈ヲ仕フハ、公中ヲ重スル故ナリ、今公仲死去シタレバ、韓侈唐ヨリ國都ヘ往トモ、秦入レヌニ相違ナシ、入バ何條韓侈ガ秦ヲ有テルヲ以テ、魏ヲ伐テ恨ヲ買フヤト、韓辰之ヲ患テ、魏ニ許サントナシ居バ、今大王韓侈ヲ召シ玉ハズハ、韓侈罪ヲ恐テ山中ニ隠レン、

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

秦王イフ、寡人斯様權變ノ者ト疑フカト、安伏ニ韓侈ヲ召シテ之ヲ仕ヘリ、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又怒周之留成陽君也。

韓珉齊ノ相トナリ、官吏ニ公疇豎ヲ逐ハシメ、又周ガ成陽君ヲ引留タルヲ怒タリ、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

或人韓珉ニイフ、君兩人ハ賢者ナレバ、往タル國デ用キルト思玉フカ、左レバ周ノ如キ小國ニ置クニ若カジ、其譯ハ成陽君ハ秦ガ善クスル故韓ヲ去レリ、公疇豎ハ楚王之ヲ善クセリ、今君逐出シ玉ハ、兩人秦楚ヘ往ハ必定故、君ノ害ヲナスニ相違ナシ、

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且又君ガ兩人ト不和ノ事ヲ天下ニ知ラセバ、天下ノ君ト不和ノ者ト、齊ノ相トナリ度望ム者トガ、兩人ヲ收メ、秦楚ノ兵ヲ以テ、齊ヘ推寄セ、君ヲ廢スルニ相違ナシ、

○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

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楚地曰棘

或人山陽君ニイフ、秦ハ君ヲ山陽ヘ封シ、齊ハ君ヲ莒ヘ封セリ、齊秦ハ韓ヲ重スルニ非ズハ、君ノ行ヲ勝レリトスルナリ、今楚齊ヲ攻テ莒ヲ取リ上ハ、齊ト交ラズ、下ハ君ニ莒ヲ返納セズ、是齊秦ノ威ヲ折テ、韓ヲ輕蔑スルナリト、山陽君因テ楚ヘ使テ遣レ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上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此章前ノ張翠ガ甘茂ニ説ク所ト大同小異ナレバ、其重複ヲ厭フテ、復タ講述セズ、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使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

韓向晉ヲ周ヨリ放逐セシメントセリ、周成恢ヲシテ之ガ爲ニ魏王ニイハシテイフ、

周寬ニシテ之ヲ還ス故、大王向晉ヲ周ヘ置テ、魏ノ用ヲナサシムルト先ヘ言觸シ玉ヘ、魏王イフ承諾セリ、

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韓君長曰、豈如之句、恐復在之也下、

成恢因テ韓王ニイフ、向晉ヲ逐フ者ハ韓ニテ、之ヲ還ス者ハ魏ナレバ、魏ハ周ニ向晉ヲ有テ、韓ハ失フ譯故、韓ヨリ之ヲ還スニ若カシ、韓王イフ善シ、因テ請テ之ヲ戻セリ、

○張登謂費縹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縹、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縹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ニイフ辭ハ此ニ止ル、

張登費縹ニイフ、公子牟ヲシテ韓王ニイハシメ玉ヘ、費縹ハ西周デハ仇トシ、東周デハ寶トセリ、其家萬金ノ富アレバ、大王之ヲ召シテ、三川ノ守トナシ玉ヘ、左レバ縹三川ヲ以テ西周ノ備ヲナシ、其皆産ヲ盡シテ大王ニ事ヘン、西周之ヲ惡バ、先代ノ名器

ナ厭シテ、大王ニ繼ノ守ヲ止メント、

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必解子罪。以止子之事。

韓王之ナナスニ相違ナク、西周之ヲ聞バ、仇敵ノ思ヲ釋テ、其守ヲ止メルニ相違ナシ、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九里ハ、地名。

魏王九里ニ於テ盟ヲナシ、元々通り天子ヲ立テントセリ、房喜韓王ニイフ、承知シ玉フナ、大國ハ天子アルヲ憎テ、小國ハ之ヲ利益トセリ、大王大國ト承知シ玉ハズハ、魏ハ如何シテ能ク小國ト共々之ヲ立テル事出來ヤウヤ、

桓惠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君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建信君ハ趙ノ人、國君長。曰、無之而疑作レ以、

建信君、韓熙ヲ輕蔑セリ、趙敖之ガ爲ニ建信君ニイフ、趙國ノ形勢魏有バ存シ、魏無バ亡ブ、又韓ト合縱セ子バナナルマジ、

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

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

今君ガ韓熙ヲ輕蔑スルハ、楚魏ト交親キ故ナリ、秦君ガ楚魏ト交親キヲ見バ、韓ヲ收ル事重カラシ、合縱セバ韓輕クナリ、連橫セバ韓重クナル故、韓輕キ方ハナスマジ

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釁。

秦兵ヲ三川ニ出セバ、南鄢ヲ圍ム故、蔡邵ノ道塞ラン、魏危急ナレバ、趙ヲ救フ事遲緩ナルハ、必定ナリ、秦兵ヲ起シテ邯鄲ヲ破バ、趙亡アハ必定ナリ、ソレ故君韓ヲ取收メ置バ、秦ヨリ伐タル、隙間ナカラン、

戰國策講義卷之十三

燕

文公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橫田惟孝曰。下李兌非誤。則行。今君之下。疑此合字。誤合燕於齊也。

奉陽君李兌。蘇秦不和。不和。蘇秦燕二居。タル時。李兌蘇秦ガ爲ニ奉陽君ニイフ。齊燕分離セバ。趙重クナリ。齊燕聯合セバ。趙輕クナラン。今君ガ燕ヲ齊ヘ合同サセ玉フ。ハ。趙ノ不利益ナレバ。臣竊ニ君ノ爲ニ不賛成ナリ。

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橫田惟孝曰。何。吾合燕於齊。

奉陽君イフ。予何條燕ヲ齊ヘ合同サセヤウヤ。

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

對テイフ。燕ヲ制御スル者ハ蘇秦ナリ。燕ハ弱キ國ナレバ。東齊ヘ附クカ。西趙ヘ附クカ。ズハ。維持スル事出來ズ。然ルニ君蘇秦ト甚ダ不和ナレバ。蘇秦弱キ燕ヲ抱テ。天下ニ孤立致ス。善ナキ故。是燕ヲ逐込テ齊ヘ合同セシムルヤウナ者ナリ。

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鮑彪曰。權謂且燕ハ亡國ノ後ニシテ。權ニ據テ立チ。齊趙ノ如キ外國ヲ重シ。貴者ニ仕ヘタリ。

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之。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ソレ故君ノ爲ニ考フルニ。蘇秦ヲ嘉セバ。交リ玉ヘ。嘉ミセズモ之ニ交テ。燕齊ヲ疑ハサセ玉ヘ。燕齊疑ハ趙重クナラン。齊王蘇秦ヲ疑ハ。君助ケ多カラシ。奉陽君イフ善シト。軀テ使ヲ遣テ蘇秦ト交ヲ締バシメヌ。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得矣。此所謂

天府也。

蘇秦合縱セントシテ、北燕ノ文侯ニ説テイフ、燕ハ東ニ朝鮮、遼東アリ、北ニ林胡、樓煩アリ、西ニ雲中、九原アリ、南ニ呼沱、易水アリ、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兵糧十年分アリ、南方ニ碣石、雁門ノ沃野アリ、北方ニ棗栗ノ大利アリ、民耕作セズトモ、棗栗ノ收穫ニテ、兵糧充分ナレバ、此ゾ所謂天然ノ土藏トイフ者ナリ、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冠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

扱安樂無事ニテ、軍破ラレ將殺サレタル心配ナキハ燕ニ若カシ、大王其理由ヲ知玉フカ、一躰燕ガ秦ノ寇兵ヲ受ヌ譯ハ、趙ガ其南方ヲ塞ギ居ル故ナリ、

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蔽、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

秦ト趙ト五度戰ヒ、秦二度勝テ、趙三度勝チ、秦趙共疲テ、大王無難ナル燕ニテ、秦趙ノ後ヲ抑付ル故、燕ガ秦ノ難ヲ被ラヌ譯ナリ、

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

且秦ガ燕ヲ攻ルニハ、雲中九原ヤ、代ノ上谷ヲ通過テ、地ヲ渡リ道ヲ行ク事數千里故、

燕ノ城ヲ得テモ、秦ハ守切レヌナリ、左レバ秦ガ燕ヲ害フ事ノ出來ヌハ明ナリ、

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

今趙ガ燕ヲ攻ルニハ、號令ヲ出シテヨリ十日以内ニ、數十萬ノ兵、東垣ニ陣取リ、呼沱ヲ渡リ、易水ヲ涉バ、四五日ヲ出デヌシテ、燕ノ都ヘ攻至ラシ、

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

ソレ故秦ガ燕ヲ攻ルニハ、千里ノ外デ戰ヒ、趙ガ燕ヲ攻ルニハ、百里ノ内デ戰フト申シ、ナリ、一躰百里ノ内ヲ憂ヒズシテ、千里ノ外ヲ慮テハ、甚シキ過失ナリ、願ハ大王趙ト合縱シテ、六國一トナラバ、燕患ナキ事ハ必定ナリ、

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越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燕王イフ、寡人ノ國ハ少クシテ、西ハ強キ秦ニ迫ラレ、南ハ齊趙ニ接近セリ、齊趙ハ強キ國ナリ、今御身ハ幸ニモ合縱シテ、燕ヲ安スル仕方ヲ教ヘ、吳タレバ、謹テ國ヲ奉テ合縱致サント、蘇秦ニ車馬金帛ヲ賜テ、趙ヘ遣レリ、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

權ノ戰ニ、燕齊ト再度戰テ勝タズ、趙救ハヌ故、噲子文公ニ云、地ヲ以テ齊ヘ一致シ度ト請フニ若カシ、趙我ヲ救フニ相違ナシ、若シ救ハズハ、齊ヘ事ヘ子バナルマジ、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

文公イフ善シト、郭任ヲシテ地ヲ以テ齊ヘ和解ヲ請ハシメタレバ、趙之ヲ聞キ、終ニ兵ヲ出シテ燕ヲ救ヘリ、

易王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

燕ノ文公ノ時、秦ノ惠王其娘ヲ燕ノ太子ノ妻トナセリ、文公死シテ易王立タリ、齊ノ

宣王、燕ノ喪中ニ乘シ、攻テ十城ヲ取タリ、武安君蘇秦、燕ノ爲ニ齊王ニ説キ、再拜シテ賀シ、仰テ弔ヒタリ、

齊王按戈而却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

齊王戈ヲ撫テ蘇秦ニ退カシメテイフ、如何ナレバ、斯ク慶弔相繼グ事ノ速ナルヤ、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鳥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弱燕爲鷹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鳥喙之類也。

對テイフ、人が飢エテモ鳥喙ヲ食ハヌ譯ハ、苟モ滿腹ニナル程食バ、餓死スルモ同様ナル故ナリ、今燕ハ弱小ナレド、強キ秦ノ女婿ナリ、大王其十城ヲ利トシテ、強キ秦ト深キ仇トナリ、弱キ燕ガ之ニ隨行シ、強キ秦ガ尻押ヲシテ、天下ノ銳兵ヲ招キ玉フハ、恰度鳥喙ヲ食フト同様ナラン、

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

齊王イフ、左レバ如何セン、對テイフ、聖人ガ事ヲナスハ禍ヲ變テ福トナシ、敗ニ因テ功トナス故、齊ノ桓公ハ、婦人ノ累ヲ負フテ、名益々尊クナリ、晋ノ韓獻子ハ、戰ヲ勸テ六卿ノ交愈々固クナレリ、是皆禍ヲ轉シテ福トナシ、敗ニ因テ功ヲナセル者ナリ、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

大王能ク臣ニ許バ、燕ノ十城ヲ返シ、遜辭シテ秦ヘ謝スルニ若カシ、秦ハ大王ガ自分ノ爲ニ燕ノ城ヲ返シタルヲ知バ、大王ヲ有難ガラン、燕モ故ナキニ十城ヲ得バ、燕モ大王ヲ有難ガラン、是ゾ強キ仇ヲ棄テ厚キ交ヲ得ルナリ、且燕秦共々齊ヘ事ヘバ、大王ノ號令ニ天下皆從フ譯故、大王實ナキ辭ヲ以テ秦ヲ附ケ、十城ヲ以テ天下ヲ取ルナリ、是霸王ノ業ニテ、此ゾ所謂禍ヲ福ニ變ヘ、敗ヲ功ニナセル者ナリ、

齊王大説、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鮑彪曰、塗泥也、自昇之甚、

齊王痛ク悦ビ、早速燕ノ城ヲ返シ、黄金千斤ヲ贈テ、其罪ヲ謝セリ、其後地上ニ頓首シ、兄弟トナリ度ト願テ秦ヘ謝罪セリ、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

或人蘇秦ヲ燕王ニ讒言シテイフ、蘇秦ハ不信義ノ人ナリ、大王萬乘ノ身ヲ以テ之ニ下リ之ヲ朝廷ニ尊ビ玉ヘルハ、世間ヘ小人ト黨スル事ヲ示ス譯ナリト、蘇秦齊ヘ使者ニ往キ、戻來テモ燕王蘇秦ノ家ヘ往テ面會セズ、

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

蘇秦燕王ニイフ、臣ハ東周ノ賤キ者ニテ、些少ノ功モナキニ、大王臣ヲ郊外ニ出迎ヘ、朝廷ニ顯シ玉ヘリ、今臣大王ノ爲ニ齊ヘ往キ十城ヲ得テ、危キ燕ヲ全セリ、大王臣ニ聽玉ハマハ、誰カ臣ヲ不信義ノ者ト申シテ讒言セシ者アルニ相違ナカラン、

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

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汗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素ハ、空ナリ、

臣ガ不信義ハ、大王ノ幸ニコソ、今臣ガ信實ナル事、尾生ノ如ク、清廉ナル事、伯夷ノ如ク、孝行ナル事曾參ノ如ク、此二ノ高キ行ヲ以テ、大王ニ事ヘバ、如何、燕王イフ可ナリ。蘇秦イフ、好シ此臣アルモ大王ニ事ヘジ、且曾參ノ如キ孝子ハ、一夜デモ親ニ別テ外ヘ宿ルマジキ故、大王如何シテ之ヲ齊ヘ使者ニ遣ル事出來ヤウヤ、伯夷ノ如キ廉士ハ、游食シマジ、武王ノ義ヲ辱トシテ臣トナラズ、孤竹國ノ君位ヲ辭退シテ、首陽山ニ餓テ死セリ、斯様ナル廉士ハ、如何シテ數千里ヲ行テ、弱キ燕ノ危キ君ニ事ヘル事ヲ承知致サウヤ、尾生ノ如キ信人ハ、女子ト期シテモ來ラヌ故、橋ノ柱ヲ抱テ死セリ、斯様ナル信人ハ、如何シテ燕秦ノ威ヲ齊ヘ耀シテ、大功ヲ取ル事ヲ承知致サウヤ、

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

且信義ノ行ハ、自分ノ爲メデアリテ、人ノ爲メデハナシ、信實清廉孝行ハ、皆自分ノ名譽ヲ護ル道ニシテ、進取ルノ術デハナシ、

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君ハ若ノ誤、營丘ハ太公ノ封地、

且三王ノ更々興リ、五霸互々ニ盛ナリタルハ、皆自ラ覆ハヌ故ナリ、若シ自ラ覆フ事ヲ善トセバ、齊ハ營丘ヨリ増サズ、大王モ境ヲ越ヘタリ、邊城ノ外ヲ越ヘヌ筈ナリ、

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者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

且臣ハ周ニ老母アリ、老母ニ別テ大王ニ事ヘ、自ラ覆フ事ノ道ヲ去テ、進取ル事ノ術ヲ謀レリ、臣ガ主趣大王ト一致セヌハ、大王ハ自ラ覆フノ君ニシテ、臣ハ進取ルノ臣ナル故ナリ、臣ハ所謂忠臣ナル爲メ罪ヲ大王ニ得タル者ナリ、

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

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答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答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

燕王イフ忠信ナレバ罪ヲ得ヤウ答ナシ對テイフ大王知玉ハヌナリ臣ガ隣家ニ吏トナリテ遠方ヘ出張セル者アリ留主中其妻ガ姦通セリ、臆テ夫歸ラントセシニ、姦夫愛ヘタレバ、姦婦イフ君愛玉フナ、妾己ニ毒酒ヲ用意セリト、其後二日過テ夫歸タレバ姦婦下婢ニ杯ヲ奉テ毒酒ヲ進メシメタリ、下婢其毒酒ナル事ヲ知居ル故、言ハズハ主人ヲ殺シ、言ヘバ細君ヲ逐フハ必定ナレバ、如何スベキヤト躊躇タルガ、臆テ佯テ頓テ酒ヲ覆セリ、主人左様トハ知ラズ、大層怒テ之ヲ鞭タリ、ソレ故下婢一度頓テ酒ヲ覆シタル爲ニ、主人モ細君モ無事ニ濟タリ、斯様ニ忠信ナレド鞭タリ、左レバ忠信ナレバコソ罪ヲ得ルナリ、臣ガ不幸モ恰度此下婢ト同様ナリ、且臣之事、足下、元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

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會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且臣が大王ニ事ルニ、義ヲ奮テ國ニ利セルモ、今却テ罪ヲ得タレバ、此後大王ニ事フル者ガ、敢テ義ヲ亢ゲ國ヲ益スマジ、且臣ガ齊ニ說キタルハ欺ケルニハ非ズ、齊ニ說クニ臣ガ辭ノ様デナクハ、堯舜ノ智モ敢テ取ラヌハ必定ナリ、

王 噲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主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

蘇秦死シタレバ、其弟蘇代之ヲ繼ギ度思ヒ、北、燕王噲ニ面謁シテイフ、臣ハ東周ノ賤キ者ナリ、竊ニ大王ノ高義ヲ慕ヒ、不肖ナレドモ農具ヲ棄テ大王ニ求度思ヒ、邯鄲ニ至レリ、邯鄲ニテ聞タル事ハ、東周ニテ聞タル事ヨリモ勝レタレバ、臣竊ニ其志通リナルヲ自負シ、燕ノ朝廷ヘ來テ、大王ノ諸臣下僚ヲ觀テ、果シテ大王ハ天下ノ明君ナル事ヲ知レリ、

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

王イフ、卿ガ所謂天下ノ明君トハ、如何ナル者ヲ申スヤ、對テイフ、臣承ルニ明君ハ務テ己ノ過ヲ聞テ、善ヲ聞クヲ望マズト、臣願ハ大王ノ過ヲ申上シ、擧テ齊ハ大王ノ仇敵ニテ、楚魏ハ大王ノ援國ナルニ、今大王仇敵ニ從テ、援國ヲ伐玉フハ、燕ノ不利益ナラン、是大王ノ失策ナルニ、敢テ諫ル者ナキハ、不忠臣ナリ、

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紼曰。有大數矣。有之乎。

王イフ、寡人齊趙ヲ伐度心ナシ、對テイフ、人ヲ謀ル心ナキニ、人ニ疑ハラルハ危シ、人ヲ謀ル心ナキニ、人ニ知ラル、ハ拙シ、謀未ダ始マニ、他ヘ洩ル、ハ危シ、今臣承ルニ大王寢食ヲ安セスシテ、齊ヘ復讎シ度思ヒ、自身甲ノ革縁ヲ削リ、夫人ハ甲ノ組ヲ

織テイフ、大ナル計アリト、全ク然ルヤ、

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

王イフ、卿知居バ、今更隱サス、予齊ニ深キ意恨アリテ、復讐シ度思フ事二年ナリ、齊ハ吾カ敵國ナレバ、寡人伐度思フナリ、只國疲弊シテ、兵力ノ不足ヲ憂フルナリ、卿能ク燕ヲ齊ヘ敵對サセ與バ、寡人國ヲ舉テ卿ニ委託セン、

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

對テイフ、凡テ天下ノ戰國七アレドモ、燕弱シ、獨力テハ戰ヘマジ、他國ヘ附バ其國重クナラン、南、楚ヘ附バ楚重ク、西、秦ヘ附バ秦重ク、中、韓魏ヘ附ハ、韓魏重クナラン、且附ク所ノ國ガ重クナレバ、其國ガ大王ヲ重クサセルハ必定ナリ、

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六年。積積散。西困秦。二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

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今齊王八年長ノ君ニテ我儘ナリ、南、楚ヲ攻ル事五年、貯蓄盡キ、西、秦ヲ苦ル事二年、士民疲レ北、燕ト戰テ三軍ヲ破リ、二人ノ將ヲ擒ニシ、又其殘兵ヲ以テ南ニ向ヒ、五千乘ノ強キ宋ヲ援テ、十二ノ諸侯ヲ併吞セリ、齊王ノ志ハ成リ、人民ノ力ハ盡タレバ、何條再度攻取ル事出來申サウヤ、且臣承ルニ度々戰バ民疲レ、久シテ爭バ兵勞ルト、

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

王イフ、予承ルニ齊ニ清濟濁河アレバ固メトスル事出來、長城巨防アレバ境トスル事出來ルト、誠ニ然ルヤ、對テイフ、天好時機ヲ授ズハ、清濟濁河アルモ固メトハナレズ、民ノ力窮セバ、長城巨防アルモ境トハナレズ、

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龍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

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

且他日濟西ノ兵ヲ徵發セヌハ、趙ニ備ル爲メナリ、河北ノ兵ヲ徵發セヌハ、燕ニ備ル爲メナリ、今濟西河北ノ兵ヲ徵發シ、境內疲タリ、一躰驕慢ノ君ハ計ヲ好マズ、亡國ノ臣ハ財貨ヲ貪ル、大王若シ愛子母弟ヲ惜マズシテ人質トナシ、寶珠玉帛ヲ贈テ齊王ニ事ヘバ、齊王ハ燕ヲ難有思テ、宋ヲ亡スナ輕スル故、齊亡ル事容易ナリ、

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王イフ、予卿ノ教ニ依テ勝敗ヲ天ニ任セン、對テイフ、國內ノ寇黨セズハ、國外ノ敵拒ガレズ、大王自身齊ヲ伐玉ヘ、臣自身內應致サン、是國ヲ亡ス、勢ニコソ、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

蘇代燕ノ爲ニ齊ニ説ントセシモ、未ダ齊王ニ面謁セズ、先ツ淳于髡ニ説テイフ、駿馬ヲ賣度思フ人アリ、三日續テ馬市ニ連行タレド、誰モ其馬ノ駿ナルヲ知ラヌ故、往テ伯樂ニ面會シテイフ、僕駿馬ヲ所有シ之ヲ賣度思、三日續テ馬市ニ索行タレド、其價ヲ問フ者モナシ、願ハ君旋リテ見タリ去テ顧タリシテ被下、僕御禮ニ馬市一朝丈ノ税金ヲ獻セン、伯樂其通リナシタレバ、馬ノ價十倍ニナレリト、今僕駿馬ヲ齊王ニ面謁シ度思ヘド、僕ノ爲ニ前後ヲ環リ顧ル者ナシ、君僕ノ伯樂トナリ度心ナキヤ、僕御禮ニ白璧二顆、黄金千鎰ヲ獻シテ、馬糧ノ資ト致サン、

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説蘇子。

淳于髡イフ、承知セリ、因テ齊王ニ申上テ面謁サセタレバ、齊王深ク蘇子ヲ悦ビヌ、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

陳翠齊燕ヲ合同サセ、燕王ノ弟ヲ齊ヘ人質ニ遣ラントセシニ、燕王承諾セリ、太后聞テ大ニ怒テイフ、陳公人ノ國ヲ治ル事出來ズハ、其迄ノ事ナリ、如何シテ人ノ親子ヲ離別サセル筈ナシ、老婦之ヲ殺辱シテ志ヲ逞ウセント、

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懼。懼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鮑彪曰、鴈少肉、

陳翠太后ニ面謁セントシタレバ、王イフ、太后卿ヲ怒居ル最中ナレバ、怒ノ解ルヲ待テ、陳翠イフ妨ナシト、終ニ入テ太后ニ謁見シテイフ、大層瘦玉ヘリ、太后イフ幸ニ先王ガ鴈鶩ノ餘食ニテ、生命ヲ保チ居レバ、瘦ル筈ナシ、瘦タルハ公子ガ齊ヘ人質ニ往クヲ愛ル故ナリ、

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齋地百里。以爲人之終也。

陳翠イフ、人君ガ子ヲ愛スルハ、賤キ者ガ愛スル程デナシ、人君ハ子ヲ愛セヌノミデナク、又男兒ヲ愛セヌナリ、太后イフ、何故對テイフ、太后女兒ヲ諸侯ヘ嫁入セル時、千金ノ財ト百里ノ地トヲ與テ思フニ、嫁入ハ一生ノ終ナリト、

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群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太后弗聽。

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

今王ハ公子ヲ封シ度思ヘド、群吏ハ職ヲ守リ、諸臣ハ忠ヲ盡シテイフ、公子功ナケレバ封スベカラズト、故ニ王ハ公子ヲ人質ニ遣リ、其功ヲナサシメテ之ヲ封セントセルニ、太后承知シ玉ハズ、臣ソレ故、人君ガ男兒ヲ愛セヌ事ノ甚キヲ知レリ、

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東車制衣爲行具。

且太后ト王ト幸ニ存在シ玉ヘル故、公子貴キモ、太后ノ崩後、王家督ヲ太子ニ讓リ玉ハ、公子ハ匹夫ヨリモ賤クナラン、ソレ故、太后ト王ト存生ノ中ニ、公子ヲ封セズハ、公子生涯封セラレマジ、太后イフ、老婦ハ淺墓ニテ、君子ノ計ヲ知ラズト、臆テ公子ニ命シ、車ヲ約シ衣服ヲ製シテ、出立ノ用意ヲナセリ、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

或人書ヲ燕王ニ奉テイフ、大王自分ニ恃ム事出來ズハ、鄙キ名ヲ厭ハズシテ、強キ秦ヘ事ヘ玉ヘ、秦ヘ事ヘバ國安泰ニシテ永續スル故、萬代ノ妙計ナリ、秦ヘ事フルヲ萬代ノ妙計トナシ玉ハズハ、弱キ六國ヲ合縱サセ玉フニ若カシ、群弱ヲ合テ一致スル事出來ヌチ、臣ハ山東ノ爲ニ憂フルナリ、

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

比目魚ハ其友ヲ得ズハ行ク事出來ズ、ソレ故、昔ノ人之ヲ稱シテ比目魚トイフ、其二尾ヲ合テ一尾ノ如キ故ナリ、今山東群弱ヲ合テ、一國ノ如クナル事出來ズ、左レバ山東ノ智惠ハ、魚ニモ及バヌナリ、

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

又譬バ車夫ガ車ヲ引クト同ジ、三人ニテ引カレズハ、二人ヲ益シ、五人ニテ車運轉スル事出來ナリ、今山東ノ三國弱シテ秦ニ敵對出來ズハ、二國ヲ求タラバ秦ニ勝ツ事出來ン、然ルニ山東二國ヲ求ル事ヲ知ラズ、左レバ其智惠ハ車夫ニモ及バヌナリ、